

#812.526623
學叢書生國學

蘇軾詩

既澄選註

商務印書館總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482B

學生叢書國學

蘇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軾

選註者 嚴旣澄



商務印書館發行

1654738

導言

蘇軾這人，在我們文學史上，確不能不算他是一個怪傑；凡是中國文學上各種文字，他幾乎是無一不能，無一不精。我們從前各家文集的分類，本來是很複雜的，概括地分列起來，大概不外文詩及詞的三類；可是古今來的文學作者，卻有一件頗可怪的事情，就是精於文的，大概不會精於詩或詞；而精於詩的，也很難得他同時精於詞及文；至於在精於詞的人中，要找出一個兼能作出絕好的文與詩的人，那更如鳳毛麟角一般了。屬於第一類的，我們可以舉出韓愈、柳宗元、蘇洵、曾鞏、王世貞歸有光、姚鼐、魏禧等來作例；韓柳姚三家的詩，雖間有妙品，但自大體上說來，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大家。屬於第二類的，如李白、杜甫、李義山、黃庭堅、陸遊、吳偉業、王士禛等，是而屬於第三類的，則其例更多，即在南北兩宋，便有不少詞以外更無其他作品的人。本來文之與詩，詩之與詞，其區別

不僅在形式上的體制而已，我們只要細心體會一下，便自然會覺得此三者的風格與韻味，實含有全體的差別，即其制作的技術，亦大不相同；所以凡是用作文的技術去作詩，用作詩的技術去作詞的人，其產品沒有不惡劣的。因此古今的文人，很少有兼試三途的野心和勇氣；即偶有之，其結果也絕不容易使他的三類的作品都達到第一流的地位。就這一點看來，我們這位東坡先生著實可以算得是一個雄視千古的人，他的文，他的詩，他的詞，都卓然成家，巍然高踞於第一流的位置。我們從他的作品裏，在在都可看出他的稟賦極高的天分。而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功，尤為卓絕，處處都表現著他的特殊的風格，和他的優越的天才。我現在居然有機會，來替他做一篇介紹的導言，這真是我生平所遭遇的一件很快心的事！這裏先略敍他的生平，再討論他的作品。

作者的生平

蘇軾，字子瞻，眉山——今屬四川省——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按西曆計，當在一〇三七年一月。——他的父親蘇

淹亦一著名文士，但時常遊學四方，他只靠母親程氏教導他學業；還有一個道士，名張易簡的，也是他的啓蒙先生——這道士不久便辭謝還家——所以他童年時所受的教育，很不完備。但他卓絕的天才，卻很早的時候便已表現出來，當他八歲時，有人自京師到眉山來，帶著一篇石介所作的慶歷聖德詩——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爲着仁宗起用韓琦富弼范仲淹杜衍等人，以爲是盛德的事，因作詩去歌頌。——他從旁誦習，併歷舉詩中所稱美諸人問張道士，自己說：『正要認得這些人。』又當十歲時，他已能夠擬作謝賜金帶馬表。到了二十二歲，他和兄弟蘇轍一同隨著父親入京考試，其時主試官是那時的古文大家歐陽修及梅聖俞等人，見了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大家都很驚奇，但歐陽修恐怕是他自己的門下客曾鞏的文章，爲欲避嫌，只好將他屈置第二名；然而到了第二場，他所作的春秋對義，仍居第一。等到殿試，題目是重申巽命論——易經題。——及鸞刀詩，他就以第二人及第，成進士。那時他作書謝歐陽修，歐陽修看了

他的書，便對梅聖俞說：『讀賦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他出一頭地！』

他成了進士，便丁母憂，回家守制。到了嘉祐五年，復至京師。六年對制策，列入三等。——宋朝自有召對策問以來，能列入三等的，只有他和吳育兩人。——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廳公事。他在鳳翔，很做了不少利民的事。英宗治平二年還朝，受任判登聞鼓院；這時他三十歲。英宗久聞他的文名，很想召他入翰林院，命他知制誥。——代皇帝作詔書。——其時韓琦做宰相，堅執不可，說蘇軾是遠大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如果拔擢太驟，反使天下士不敬服，必須使他循資漸進纔好。英宗拗他不過，只得再召試學士院，試了他兩篇論文，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國史館編纂。是年五月，他的夫人王氏卒。明年四月，他父親蘇洵亦逝世，他替他請了一個官銜，便扶柩還蜀。神宗熙寧元年，續娶王介安女，還京師。這時王安石已專政，方欲銳意變法，很不喜蘇軾的倔強，有心抑置他，使他判

官告院；但他藉著司馬光的薦引，不久便做了諫官。熙寧四年，王安石要改革考士之法，擬變科舉，興學校，他力爭不可，有議學校貢舉狀一篇表白他的意思。他勸神宗留意遠大，勿徒在這種小問題上用功夫。——就那時大勢上說來，他的話是很合理的。神宗讀了他這篇狀，便說：『吾固疑此得贊議，意釋然矣。』於是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他說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勸神宗鎮以安靜。神宗聽了很感動，卻被王安石壓着，命他權開封府推官；這是個很繁劇的職務，王安石要借此困住他，可是他精明幹練，絕不是不善治生的文士，就職以後，決斷精敏，聲名反而大起來了。

那時王安石正在勵行新法，他便做了一篇上神宗皇帝書，痛論新法之不可行；這封書條理縝密，文氣浩瀚，確實是一篇書翰文的上品。本來王安石的變法，那種銳進的改革精神是很難得見的，歷史上像這樣偉大的政治改革家實在不多；他所提的方案，也不少可採的地方；可是他的毛病，在乎心胸太狹，圖功

太速，爲目的不擇手段，致使那時的正人君子都看不起他，併且有許多本來不壞的方法，因爲他任用非人，便成爲害民之政。蘇軾在那時的朝臣中，態度是比較穩健，而思想也比較縝密些。他在這一封長書裏所反覆討論的，理由極充分，眼光也極遠大，即此可見他並不止是李白一流不能臨大事決大政的詩人。他上了這封書後，接着又上一書，都沒有甚麼結果，可是王安石已經對他懷恨極了；恰當其時，翰林學士范鎮又應詔推舉他做諫官，於是愈觸安石的怒，便叫他的姻親謝景溫誣奏他的罪過，雖則窮治無所得，但已使神宗對他失了信任心。於是他自請補外官，便到杭州去做通判。

到了杭州，他鎮日倘佯西湖，他的詩思，藉着湖漪山靄的浸潤，愈加豐富，詩境也愈加清妙起來；他有許多不朽的詩歌，都在這時候做的。至於政事方面，他也很做些利民的事。元豐二年，王安石的黨徒李定等，爲着平時受了他的譏諷，便控告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把他印行的詩文，進呈神宗，作爲證據，於是

他被逮下獄。李定等人，一定要害死他。范鎮上疏論救，他兄弟蘇轍求罷官替兄贖罪，都不報。李定等摘出他的題司馬光獨樂園送范鎮遊洛中送曾鞏倅越州等詩，要做成他的罪名，但是鍛鍊了好久，獄還沒定。幸而神宗可憐他，到了十二月底，特爲遣人覆案，結果，僅充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團練副使。

他到了黃州，頗能優遊自適，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過了三年，神宗憐念其才，屢次想起用他，都被那時的執政擋住；後來因曾鞏修國史，不能如意，手札移使居汝州，札中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他到汝州後，自請改居常州，立卽報可。他纔到常州，神宗便死了，哲宗卽位，就召他還朝，任禮部郎中。元祐二年，任翰林學士兼侍讀，頗得哲宗敬禮。有一夜，他被召入內殿，見宣仁皇后——神宗后。——皇后問他道：『卿前年爲何官？』他答道：『臣爲常州團練副使。』又問：『今爲何官？』他答：『臣今待罪翰林學士。』皇后便說：『何以遽至此？』他說：『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皇后說：『非也。』他說：『豈大臣論薦乎？』

皇后又說：『亦非也。』他倒怕起來，連忙自己表白道：『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皇后便告訴他道：『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於是他感激涕零，至於哭失聲，皇后和哲宗俱泣，甚至連左右亦爲之感動垂涕。那夜他並且領受了好多的殊恩——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這件事，是蘇軾生平最得意的事，也是宋史所豔稱的，可見神宗如長壽些，他在政治上，必能大大的發展一番哩。

|元祐四年，他以論事爲當道所忌，復請出外作官，乃以龍圖學士知杭州。他這一次到杭州，以官職較大，舉措自由，善政更多。西湖中有許多葑田，蔓延滿湖，三年便要大淘一次，爲民大患，他設計造堰牶，以爲湖水蓄洩之限，又悉取葑田積湖中爲堤，南北長三十里，以通行者，杭人喚作蘇公堤。其餘更有許多關於吳越水利的計畫，可惜政府沒有完全採用。元祐六年，復被召還朝，爲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纔數月，以避讒，出知潁州。七年，徙揚州。宣仁皇后崩，哲宗親政，新法漸

復，元祐舊人，多被讒逐。他徙知定州——今甘肅蘭山道——以地屬邊圉故，盡力整頓軍備，部勒戰法，軍校皆畏服。纔越一年，至紹聖初，他又以所作詞被御史尋瑕索疵，說他譏斥先朝，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今廣東惠陽縣。那時他漸衰老，安於淡泊，胸無芥蒂，一直住了三年，甚得該地人民的歡心。後來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屬今廣東崖州。現在的廣東，那時候還算是瘴癘之地，而瓊崖等處，更被視為非人所居的地方。他住在這裏，當然苦不勝言。不多時，哲宗死，徽宗立，他纔得移居內地。最後提舉玉局觀，受命不到幾個月，便卒於常州，年六十六歲，時在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曆一一〇一年。

作者的作品 蘇軾的詩，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一向佔著第一流的位置，能和他享著同樣的盛名的，寥寥可數；因此，中國詩歌的特質和優點，在蘇詩裏都可以找出許多的好式例來。我們現在要評判蘇詩在文學上真正的價值，第一步必先拿中國詩歌的特質來討論一下，然後可以分辨得出；至於蘇詩在中

國爲詩歌裏，是否應當佔那樣高的地位，我們也要重新替牠估定過。

大凡用文字寫的東西，我們可以按照性質大別爲三類，就是說理的文辭；記事的文辭；和抒情的文辭。屬於末後一類的，我們叫牠做文學的作品。在文學的作品中，自然也有不少的記事的，和少量的說理的文章，但這兩種文學作品還是以抒情爲主，不過拿記事或說理來做牠的手段罷了；所以凡是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完全出發於作者的感情，而同時又能喚起讀者同情的文字。詩歌既是文學之一種，當然也要具備這兩個條件；並且，因爲詩歌在文學中，特別是體質較嚴格，分量較纖小的作品，所以牠的『文學的』性質，尤爲純粹。因此，我們可以定詩歌的界說做：『一種憑著最經濟的手段來發揮最深刻的感情，而以其內容及其形式的美爲附帶條件的文學作品。』中國的文字，因爲缺少語尾變化，和嚴密的文法，天然就不宜於寫說理和記事的文章；至於抒情的文字，並不如其他兩種那樣要講究詳密和透徹，用中國文字來寫，頗能勝任愉快，並

且中國文字是單音的，形式上易求整齊，而聲調的變化也較繁雜，音節上易求美備，用來寫抒情的文章，較易收得喚起讀者同情的效果。——尤其是用來做詩歌時，更顯出牠的特色。詩歌本是一種特別注重音節和格調的文字，所以無論那一國的詩歌，其形式都要比其他文字來得整齊，因此，詩歌的篇幅便不宜過於冗長，免使讀者感覺形式上太單調。——篇幅不能過長，便不適宜記事或說理。這一點是中國古代的詩人早已覺察到的，所以中國詩人的作品裏，極少說理記事的詩歌；而詩歌的大多數是不滿一二百字的短篇，也便爲此。現在試將中國的詩歌分作形式和內容兩方面，而仔細研究其優點如下：

形式方面 我們在界說裏已經講過：詩歌的形式的美，也是一個重要條件；所以詩歌的生命雖然不在乎音節和格律，但音節和格律確能增加詩歌的形式的美，究竟不能廢棄。中國的詩歌，自始便是十分注重格律和音節的，如平仄聲的協洽，韻脚的整齊，造句的駢儷，都是我們詩人所施用的手段。牠又是自始便

極端趨向於抒情的，唯其認清了詩歌的真面目，故不是詩則已，是詩則必純粹抒情；現在有人嫌中國缺少記事的和說理的詩歌，實則這不但不是中國詩歌的短處，並且是牠的長處。詩的內容，既然完全趨向於抒情，而各個詩人的境遇，不十分懸殊，描寫的題材自亦不能有無窮之變化；假使完全出之以赤裸裸的描寫，不加上藝術的手段，那麼同一題材，千萬手作來，不將成同一的面目麼？詩人知道這一點，就在藝術的手段上用工夫，使其所欲發抒的感情，經過了藝術的烹鍊，委曲傳達於讀者的心目中。於是同是『悼亡』一個題材，千百個詩人所感到的這種情緒是相差不遠的，但他們卻能憑着各人的藝術手段，作出千百首面目完全異樣的好詩來；這種成功，形式上的成分的重要很是顯明，所以到了後來，有許多詩人簡直不惜用全力來做形式上的工夫，而忽視了作品的內容，結果產出許多虛偽無實的無聊作品。這種現象，當然很不好，但我們卻不能怪前人太著意於藝術手段，只該恨後人之並無要發抒的感情，而浪作無聊。

的詩歌

內容方面 中國詩歌的內容，是一向最與人以毀罵口實的；因為牠的題材，大都是大同小異，如遊玩，贈答，哀悼，諷怨，自傷等等，詳細分別也不過幾十類，如果拿任何名作來剝除了牠的形式的美，那麼剝下來的思想或想像之類的實質，便不免是一些平凡到極點的東西。譬如拿蘇詩詠雪的名句「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來譯做白話，便只是最平凡的「冷得肩膊汗毛都豎起，光亮耀得眼睛都花了」兩句話罷了；他這兩句詩的好處，完全在句子的漂亮，和用典的工穩，即在『因難見巧』的一個原則上，已經很可動人，何況經他這樣借典故，用巧句來傳出這平凡的景狀，確能令讀者得到較深刻的印象。

我在這裏所說的藝術手段，除了上述的形式上的修飾而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便是利用『聯想的作用』來造境或『提境』。所謂『造境』者，便是並不直接將作者所感到的情緒一一敘述給讀者聽，只利用著讀者的聯

想的作用，輕描淡寫地將作者現時所歷的心境——或從外面所得的印象。——用深刻的簡練的文字，活畫於讀者之前，作者自己完全不說一句感到如何如何的斷語，只將此境活現出來，叫讀者自己去感覺牠，體會牠；像柳永的『今夜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溫庭筠的『江上柳如煙，鴈飛殘月天。』和晏殊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都是我所謂『造境』的妙句，面子好似寫景，其實則舉凡一切說不出，寫不出的情緒，都已包涵於句裏，作者更無須自述在此境中感到如何如何的感情，而自然能使讀者默悟了。所謂『提境』者，是憑藉前人所經過的事或說過的話來襯託作者現在所經歷的境界，讀者只要是曾經知道這個古人所處的情境，或曾經讀過這人所說的話的，他自然會感到現時的作者所憑藉他人來襯託的他自己所處的情境；這便是用典的目標。這兩種方法，都是根據於聯想的心理作用的，在中國詩歌裏，確會有過極大的勳勞。

曾經有人說過：中國的詩歌，愈是不通，愈有人說好；那話也有一半是真理。中國解說不通的好詩是有，但不能說凡不通的都好。我們要知道，文學和藝術的作品，都不是要我們當作科學一般地拿理解力去要求『明白』牠的，牠們本不是訴於我們的理知的東西，牠們是要直接地訴於我們的『感情』的，所以我們賞鑒牠的時候，不能要求去『知』牠，只可要求去『感』牠。牠們的價值的高下，全在乎牠們所能從讀者的心理上喚起的同情的多少，而不在乎是否能使我們明白。即謂牠們達到我們的感情的時候，同時不能不伴有多少理解的成分，但我們決不能便把『知』推到『感』的上面去，知不知是第二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去感牠；所以對於一件文藝的作品，我們只能說是否感到牠的好處，決不能說是否知到牠的好處；這實是文藝和科學或哲學的一個主要差別，不容混爲一談。至於賞鑒力的培養，當然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我們對於一切的文藝作品，皆須有相當的修養，然後能養成一種相當的賞鑒力；如

果只憑著平常的賞鑒力去賞鑒文藝作品，則雖以貝多芬的妙樂，在牛敦或達爾文聽起來，簡直可以不成東西，而今世的著名油畫家的傑作，在我們看起來，也簡直領會不到這些模糊雜亂的人物畫到底妙在那裏。所以在實際上說來，一切文藝作品都是帶有貴族性的，倘若沒有相當的修養，自然不會有相當的賞鑒力，我們決不能因爲普通人領會不到牠的好處，而孟浪地斷言某種作品沒有價值。

在藝術的世界中，確有『不藉理知爲媒介而直接達到賞鑒者的感情深處』的一種境界；併且就我個人的觀察說來，這種境界實是藝術的『頂點』，凡是藝術的作品都要以此爲正鵠。但賞鑒者的賞鑒力，同時也是藝術賞鑒上一個重要條件，必先有了牠，然後作者和賞鑒者之間，纔會有一條互相感應的路途。若把這賞鑒力分析起來，則少量的『知』，自然也不是完全沒有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成分罷了，文學的世界，本和藝術的世界相比連的，而文學中的詩

歌——尤其是中國的詩歌——又是含有藝術性質最多的，所以牠雖然是一種用文字砌成的東西，卻竟能和那些用顏色鈎成的圖畫具有相同的特性；因此牠根本沒有甚麼通不通的問題。

照此看來，中國的詩歌，可算是自始就走上了最純正的路途。牠的性質差不多是純粹抒情的，而牠又能利用中國文字所特具的美質來造成形式方面的美，使人一見便能生出相當的美感。牠的內容方面頗缺少奇偉的理想和豐富的想像，然而因為牠能利用藝術的手段來自文其缺憾的緣故，牠只要涵有真實深刻的感情，便足使讀者目眩神搖，再也看不出牠的短處來了。譬如元稹的悼亡詩，其中所涵的意象是何等平凡！想像是何等枯窘！像『今日俸錢過百萬，與君營奠復營齋』等語，根本不宜於入詩，然而有了『拚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的兩句結語，憑著詩人的藝術手段來將『今昔』『爾我』的兩個境界牽合在一起，互相對照起來，便將作者的極深刻的悲感豁然呈露出

來了。

上面所說，已彀把中國詩歌在文學上的價值討論得很清楚了。蘇軾的作品，在中國的詩歌裏，向來佔著第一流的位置，那麼，他應當有不少可以代表中國詩歌的特色的東西，現在就把他的詩來研究一下，看其中是否含有上面幾節裏所數說的優點；如果牠確能包涵上面所說的種種特質，那麼蘇詩之估價，不但可算是中國詩歌裏的第一流，并且在世界的文藝作品中，也不失爲最成功的傑作之一。說到這裏，我要預先聲明一句：在這上面所說的中國詩歌的優點，當然是指我們詩歌裏爲數極少而最高等的作品說，並不是說一切古今詩人的產品都是如此。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相信詩歌是純粹感情方面的產品，可以無須借重於理知方面深邃精明的思想來動人，而自能達到文藝作品的頂點，那麼根據前人的成績來下斷語，我們很可以斷言我們的詩歌是富有達到這一個頂點的可能性東西。這都是『質』的方面的話，至於『量』的方面

的情形怎樣完全是另一個問題啊！蘇軾的詩歌之所以在我們的文壇上佔著那麼樣崇高的位置，並不是偶然的，僥倖的。向來拿他捧到九天上去的許多文學批評者，幾乎有百分之九十是震驚於他『腹笥』的淵博，和他作品氣象的壯麗，但就我們今日重新立定的標準說來，這二者都不是詩歌的美麗裏最主要條件；所以以前人的評價，不十分可靠，他們的判斷，也不得算是顛撲不破。可是蘇氏的作品裏所涵有的美質，除了這兩種替他爭得八百年來傳統的文學批評者一致崇拜的成分以外，還有不少其他成分，很受得起我們新眼光的估價，及新標準的評量。我這裏就拿這些成分，合在蘇詩上討論一下：

蘇詩的內容 我們如用嚴密的眼光，拿蘇氏的作品來和歐洲的名詩集相比較，蘇詩的實質方面，誠不免有空疏淺陋之譏。他並沒有很超越的說理詩，他的作品裏所表現出來的思想，仍不外古代詩人傳下來的一點很平凡觀念。等到受過了臺獄的磨折，便逐漸釀成後半世佛教派的人生觀，詩歌裏便夾雜

着許多佛家的思想。但是他的天分雖高，對於佛學，卻並未獲得很深造的心得，他詩歌裏所表現的，不過是一點佛家的老生常談，結果不但不能使讀者感到甚麼特殊的觸動，並且減低了他的詩歌在文學上的價值；因此他的許多談禪說理的作品，這選本內差不多完全擯棄；至於『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等妙句，都是他自己從性靈上流露出來的，絕對不與佛經的句子和佛家的觀念相涉，所以都選在裏面。我們固然不必替蘇氏爭取『思想家』或『哲學家』的地位，但不可不辨清他在詩人的世界裏的成功。他的作品，缺乏高深玄妙的思想，實在是一件無可諱而且也不必諱的事；但是牠能用相當的想像力去掩護他作品的短處，無論是怎樣平凡的題目，經他憑著想像力來點染一過，便立刻成爲一首絕妙的詩，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引用典故，或平空引出他事他物來襯託比擬，都富於引人入勝的特色；如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一首，題材很平凡，他因爲石屏上畫了松樹，便借

此想出善於畫松的兩個人來，同時又想到此兩人以不遇而含憤而幻想此石成於兩人之精靈，經他這樣地點染一過，便使得這極平凡極枯窘的題材居然成爲一首極動人的好詩了。

我在上面曾經說過，詩歌的生命是真情實感，凡缺乏真情實感的作品，不但不能成好詩，並且根本就不能算牠是一首詩，不幸中國的詩人，過於側重了形式的美，流弊太深，積重難返，竟釀成了不顧本質單務外表的惡習慣。蘇氏在詩人裏，在比較上卻能擺脫這通病，因爲他生來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一生的遭遇，又都是因苦顛連的厄境，更能隨時觸發他怨憤之情，不平之感，因此他的詩歌，便大部分不是無病而呻，言之無物。從前兩句關於文學批評的名言，一句是歐陽修的『詩人以窮而後工』，一句是韓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兩句話，都算得一語破的的言論；試問一個人窮困厄塞，感著了切身的痛苦，把滿腔的悲情愁緒，統統宣洩在作品裏，那作品還會不成好作品麼？

蘇軾博學多才，少年登用，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本想在政治上建樹一點偉大的勳業，而竟以見忌遭讒，陷於繩縛，一再斥逐，潦倒終身，在他的作品裏，自然要涵蘊着很深刻的感情；尤其是他和兄弟蘇轍相酬答，以及他贈送一班同志——以反對新法而被斥逐的同志——的作品裏，更顯不平之鳴。

真正的詩人，總是有感於中，不能不吐，然後作詩，在真情湧起時，心目中惟見這真情，意識的全部，都被他充塞著，名心是完全沒有的，蘇氏的心胸，原來很高曠，在沒有受磨折以前，還有多少『達則兼善天下』的豪想，那時自然無暇想到要做一個留名後世的詩人，等到嘗過了種種痛苦，雄心漸死，纔逐漸走進了無罣無礙的高曠途徑。他在四十歲以後，和蘇轍相酬答的詩中，還含著期望他兄弟替他完成未了之志的意思，如出知潁州時留別子由的詩裏說：『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便是；可是直到此時，他還是一點沒有要做詩人的心思，元祐六年，他還有譏諱詩人的話，說：『癡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

靈巖山竹》——此詩本編未選。——他簡直罵這些努力作詩的人爲癡人。同時他還有一首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說『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饑，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態度更是明顯，可見他那時不但不存心想做詩人，並且以爲詩做得好，也不過是爲人作容姿罷了，沒甚麼大用；他又說『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刦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可見他那時真已到了古人所謂『養氣功深』的時候，不但得喪榮辱，不繫其心，就是古人所豔稱的不朽之名，也不復在他的意內了。必有此不沾沾於現實的世界的高曠心胸，然後可以脫離種種束縛，而使作品都不失爲『自我表現』的活潑自由的工具。蘇氏的作品，所以能處處保持他的本來面目，差不多每首詩都有特殊個性表現其中的原因，第一固然在他時時懷抱著豐富浪漫的感情，而又有聰明慧巧的藝術手段來充分地傳達，其次即由於他胸懷高曠，並不如許多作者之立心要做一個不朽的詩人；——這種毛

病，連杜甫白居易黃庭堅陸游都不能免，而在白陸兩人的詩集裏，虛偽無聊的作品更多。——所以他的全部作品，雖然有二三千首之多，『其中完全沒有靈魂的空軀殼』卻是很少，這一點實是蘇詩實質方面最可寶貴的去處，歷來作詩的人，在這方面能及得上他的，實在少有。——無論那個時代裏都很難找出這麼一個可以和他分庭抗禮的人。

蘇詩的形式 中國詩歌形式方面的美質，完全憑詩人藝術手段所構成的東西，正如圖畫音樂等製作一樣，萬不能應用分析解剖的方法來研究；但我們爲研究上的便利計，卻不能不勉強拿牠來分作幾方面，以揭示其一部分之優點。就蘇軾的詩說，其所涵蘊的形式的美，大概可以分列爲下述的四種：一、聲調諧和，音節鏗鏘；二、造句駢儷多姿，勁峭有力；三、奇巧典故的利用；四、創造與描摹詩境，能使人神移魄動；這四種都是構成蘇詩形式的美的有力成分。

聲調音節與詩歌的關係，原來很重大，雖說宋時的詩歌，已不復保持其入

樂歌唱的地位，但牠終是給人誦讀的東西，只要牠能在音節聲調上涵有一種特殊美質，就立刻能給與讀者以一種特殊的美感，甚至能使讀者大受牠的感動，如聽音樂一般，不及細問牠辭句間所表示的意義和全詩的價值怎樣。蘇氏作品中，具備這優點的很是不少，他在聲調和韻脚上，都十分注意，常常在一首詩裏連換好幾次韻，在換韻之時，又能選擇得十分的當，務使牠在可能的範圍內充分變換，在紛繁複雜中顯出整齊諧洽來；因此讀他的詩時，最容易感到牠聲韻的鏗鏘悅耳。他又很注意『雙聲』的功用，而且他同時又知道『雙聲』字如果用得太多，也會生出單調的弊害來。

蘇詩造句的勁健，向爲宋以後文人所艷稱，他實有這種天才，即使很繁複的意義，也能輕輕地納入五字或七字之中，無絲毫遺漏；而極平凡的意思，經他用警拔的句子來表述，也能夠立刻成爲很動人的詩句。讀他的詩，每能振起我們的精神，古人有『韓潮蘇海』之稱，便是讚他氣象的雄偉。至於駢儼的句子，

原是中國的文字上特殊的美之一，但這種特質，很容易弄巧成拙，如果作者的手段不高明，就如醜婦之拗捏作態，反足引起人的厭惡心，所以律詩很難得氣機流暢；獨蘇氏以其靈巧的資質，活潑的手段，不生此種流弊。他的七言律詩，如龜山一首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在文字上和意義上，都不失爲儼句的正格，而其涵義則何等活潑！何等流利！而王安石卻必要死守律詩的呆法，以爲律詩非各字成對不可，硬指白頭爲日頭之誤，以爲必日頭方可與天下爲對，不知這麼一改，不但呆滯已極，且完全失卻作者之原來的感想，及詩的搖曳風姿了。

運用典故，第一忌不適切，第二忌提境無詩趣，第三忌喧賓奪主；這三忌常常看見，以致人多反對在詩歌裏運用典故，到了現在，幾乎把典故看作詩歌的大敵了。其實典故在詩歌裏既有特殊的功用，自不能根本反對其存在，只要作者有驅使和選擇的手腕，他也能把作者的所感傳達到讀者的心目中去，並非

單是一種妝飾品啊蘇氏讀書既多，記憶力又很强，他的詩中援引典故的豐富，向被學者所佩服；然而我們所佩服他的，不在他用典故的多，在他用得適當和高妙，如他的西湖詩中『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兩句，西湖和西子，名稱上既有特殊的連繫，而一_|是越地，一_|是越人，一_|是美絕今古的美人，一_|是今古艷稱的勝境，其巧合自不必說，而又以人的淡妝濃抹來比擬湖的雨景晴光，更可謂出神入化！還有些意存諷刺的詩歌，不好十分顯露，傷詩人敦厚的旨趣，他也常用典故來作委婉的傳達，如送朱壽昌郎中判河中府一詩，本意在譏刺李定之不持母服，及王安石之偏袒李定，然李定與蘇氏本無夙憾，而王氏則更與東坡有相當的友誼，萬不能用直言來痛加指斥，於是你除了極力稱贊朱壽昌之孝行，以爲消極的映射而外，只輕輕地說了『西河太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的兩句，便將『當世號稱君子者流之不罪不孝』及『不孝者之不可與言，不能感動』的兩層意思，都暗示在這兩故典的援引中了。照這樣的

用典故，試問有甚壞處呢？

所謂詩境的描摹，便是文藝上所稱爲『再現的』方法之一。那功用能使讀者對於作者起同情的作用。文藝上第一個標語，雖然是『表現』——作者之自我的表現。——但是『再現』也是一種最重要的手段，作者時時可以借著這個途徑來達到自我表現的目標。至於詩境的創造，便是純從文藝作者的心靈上流出來的東西，當然要歸入於『表現』的範圍內了。蘇氏作品中最富於詩境的描寫，而詩境的創造，也正是他的極敏慧的天才之一端；他常常有許多妙句，一接觸於讀者的眼前，便立刻如圖畫般將其中所描摹的詩境一一陳列於讀者的心目中，使讀者立刻被牠的美景靈思所陶醉，而酣然興起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情，不及深求全詩的意旨所在。他的寫景，每一下筆，便能揪住那美景的靈魂，就是極尋常的詠物詩，他也必定形容盡致。他的寫情，更是曲曲入微，深刻而又細密，從不草草地作平鋪直敍的率筆。

蘇詩的特色已經大略說明，現在再把本編選註的體例說幾句，做這篇導言的結束。

選擇蘇詩，編者著實費了些腦力。原本共有一千多首，本書只選十分之二弱，當然不能說已經把好的都選出，更因人們對於文藝作品，嗜好各有不同，也不敢說所選的全是其中最好的作品；但編者對於每詩的去取，都會斟酌再三，這卻是實在的。至於選擇的標準，第一件自然在乎詩中靈魂——真實的情感。——的有無，而因為藝術的手段，在中國詩歌裏佔著最重要的位置，也不能不特別注重，這二種都是估定詩歌價值時所應注意的條件，因此本書就把牠做選擇的標準。

註釋不厭求詳，遇到典故，不單是指明出處，並且說明用那典故的用意，使讀者能理解作者的意思。

此外在欣賞方面，應當由讀者自己去體會，纔得「深入」的效果，因此本

編只註不評。

蘇軾詩導言

三十

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嚴既澄

目 錄

江上看山	一	王維吳道子畫	一三
夜泊牛口	一	秦穆公墓	一四
留題仙都觀	二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一五
仙都山鹿	三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一六
望夫臺	四	石鼻城	一六
入峽	四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出峽	六	別歲	一七
渚宮	八	守歲	一八
襄陽古樂府三首	九	中隱堂詩并敍	一八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入驛呼與食至醉詰旦客 南去竟不知其誰	一一	題寶雞縣斯飛閣	一〇
阳子由澠池懷舊	一一	妬佳月	一一

七月二十四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

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

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有萬縣令趙

薦留名因懷其人

扶風天和寺

授經臺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亡伯提刑郎中挽詩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

舍書

寄題興州量太守新開古東池

驪山三絕句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謝蘇自之惠酒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石蒼舒醉墨堂

次韻揚褒早春

送劉攽倅海陵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穎州初別子由

虞姬墓

泗州僧伽塔

龜山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遊金山寺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送岑著作

雨中明慶寺賞牡丹

吉祥寺賞牡丹

四四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五六

和劉道原詠史

四五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四六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四六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

四八

老學士

四八

夜泛西湖五絕

四九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五〇

望海樓晚景

五一

催試官考較戲作

五一

秋懷二首

五二

朱壽昌郎中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

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五三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五五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五八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五八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五九

新城道中二首

六〇

湖上夜歸

六〇

薄命佳人

六一

於潛僧綠筠軒

六一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六二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六三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六四

東陽水樂亭.....六五

陌上花三首 並引.....六六

遊東西巖.....六七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

二首.....六九

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聞買妾述古令作詩.....七〇

刁同年草堂.....七一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七二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七二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第二首.....七三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七五

.....七三

薄薄酒二首 並引.....八四

七月五日.....八六

贈寫真何充秀才.....七五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聚遠樓詩三首.....七六

潤州甘露寺彈箏.....七六

鐵溝行贈喬太博.....七七

雪後書北臺壁.....七八

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博.....七九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七九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八〇

寄呂穆仲寺丞.....八一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八一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八二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酒招飲.....八三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八六

留別零泉.....八七

虔州八境圖并引.....九八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八七

讀孟郊詩二首.....一〇一

除夜大雪留瀕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芙蓉城并敍.....一〇二

京師哭任遵聖.....八八

續麗人行并引.....一〇六

東欄梨花.....八九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一〇七

司馬君實獨樂園.....九〇

開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一〇八

次韻李邦直感舊.....九〇

答范淳甫.....一〇九

陽關詞三首.....九二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一一〇

中秋見月和子由.....一一一

九日黃樓作.....一一二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一一三

字兼寄孫巨源二首.....九五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一一四

韓幹馬十四匹.....九七

百步洪二首并敍.....一一四

送鄭戶曹.....九八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

不得	一一七
送參寥師	一一八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得鳥字	一九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二〇
臺頭寺送宋希元	二〇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二二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二二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次韻答之	二三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二三
舟中夜起	二五
遊惠山并敍	二六
蘇 訓 詩 目錄	一一一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闢彥長徐安中通至分韻得風字	一二七
與王郎夜飲井水	一二八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一二八
次韻答孫侔	一二九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	一二九
梅花二首	一三三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一三四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南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一三五
雨中看牡丹	一三六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	一三六

曉荳巴洞口迎子由

一三四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

一四五

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一三八

定惠院願師爲余竹下開嘯軒

一三九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往

一四七

女王城東禪莊院

一四〇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謁王文父於江南坐

一四九

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种誇領兵深入

一四九

破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衆喜忭唱

一五〇

樂各飲一巨觥

一四一

四時詞四首

一四二

姪安節遠來安坐

一四三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

一五四

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一四四

魚蠻子

一四四

次韻和王鞏

一四五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

一四六

南堂

一四七

孔毅父妻挽詞

一四八

徐君猷挽詞

一四九

橄欖

一五〇

東坡

一五〇

和秦太虛梅花

一五〇

海棠

一五一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

明日集之爲詩故辭無倫次

一五二

過江夜行武昌山聞黃州鼓角

一五四

初入廬山三首

一五四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一五五

題西林壁……………一五六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古

銅劍……………一五六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遜小名幹兒

順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

陵作二詩哭之……………一五七

張庖民挽詞……………一五八

同王勝之遊蔣山……………一五九

次韻蔣穎叔……………一五九

金山夢中作……………一六〇

廣陵後園題扇子……………一六〇

邵伯梵行寺山茶……………一六一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一六一

和王旃二首……………一六二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一六三

書劉君射堂……………一六三

漁父四首……………一六四

書林逋詩後……………一六五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一六六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一六七

溪陰堂……………一六七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一六七

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一六八

登州海市并序……………一六九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一七〇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一七一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一七二

- 次韻李修孺留別二首.....一七三
虢國夫人夜遊圖.....一七三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一七五
郭熙畫秋山平遠.....一七六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
其韻跋之.....一七七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一七八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一七九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一八〇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一八〇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一八一
書艾宣畫杏花白鶲.....一八二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
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
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
流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

才韻.....一九一

一八二

滕達道挽詞二首……………一九二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一九三

再和楊公濟梅花……………一九五

與葉淳老侯敷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

詩次韻……………一九六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一九八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日而去平日自覺

出處老少竊似樂天雖才名相連而安分寡

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

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一九九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〇〇

題王晉卿畫後……………二〇〇

感舊詩 井序……………二〇一

泛類……………二〇二

臂痛謁告示四君子……………二〇四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

當昌其身耶抑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

此答之……………二〇四

聚星堂雪 井引……………二〇五

和劉景文見贈……………二〇七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二〇八

淮上早發……………二〇九

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

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

二一〇

和陶飲酒 井序……………二一一

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韻……………二一四

送芝上人遊廬山.....二一四

東府雨中別子由.....二一〇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

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

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

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二一五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

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

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並求純夫數句：

.....二一六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宴射.....二一七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二一八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洛室東堂八年

六月乞會稽將去汝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

首.....二一九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二一〇

題毛女真.....二二二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二二二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二二三

黃河.....二二四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

謝.....二二五

慈湖夾阻風.....二二五

望湖亭.....二二六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二二七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二二七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二二八

寓居合江樓.....二二九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

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嫗出
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嘆之餘
作詩記之.....二三〇

和陶歸田園居.....二三一〇

四月十一日初至荔支.....二三二

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二三三

送惠州押監.....二三五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

之.....二三五

遷居并引.....二三六

擲菜并引.....二三七

縱筆.....二三八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二三八

行瓊僧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

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和陶還舊居.....二四一

和陶擬古.....二四二

和陶東樓.....二四三

和陶雜詩.....二四四

獨覺.....二四五

觀棋并引.....二四五

被酒獨行徧至子望威徵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二四六

贈嶺上老人……………二五七

縱筆三首……………二四七

過嶺二首……………二五七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
論此今斯言乃驗……………二四八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二五九

次韻江晦叔……………二六〇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二六一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二五〇

贈詩僧道通……………二六一

安期生……………二五一

汲江煎茶……………二五二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二五三

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二六二

雨夜宿淨行院……………二五三

客徑山琳長老……………二六三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二五四

送邵道士彥肅歸都嶠……………二五四

往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二五五

次韻鄭介夫……………二五六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枒忽變態，後嶺雜沓如驚奔。

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渺；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自此詩起，至後出峽止，均作於仁宗嘉祐四年，時軾方隨父洵自眉山赴京師。○倏忽本作翛忽，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爲倏，北海之帝爲忽。」後人引作瞬息解。

夜泊牛口

日落紅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爲夜餐，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嚦，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余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諸名在四川宜賓縣。○咿嚦，語未定貌，見漢書東方朔傳，因用作聲音繁詬之形容詞。

汲汲忽遽不休貌。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苦辛。安得獨從逍遙君，○泠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仙都觀，在四川鄧都縣平都山上，唐時建，宋改景德觀，又名白鶴觀；其最高爲漢時王陰二真人蟬

蛻之所。○王遠，字方平，漢桓帝時人，能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帝詔至京師，低頭閉口，不

肯答，詔題宮門扇四百餘字，帝令削之，墨皆徹入木，見列仙傳。陰長生，河南新野人，漢皇后之親屬，不好榮貴，從馬明生得度世法，偕入青城山中，後丹成，白日昇天，見列仙傳。○老子黃庭經一卷，見漢

書藝文志。④紫清謂天空。李白詩『深宮高樓入紫清』。⑤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逍遙君殆指此。

◎冷然清和之意，見莊子逍遙遊。

仙都山鹿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
○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樓悵望層城。
○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

○此詩題按蘇洵亦有之，其自敍云：『至鄆都縣遊仙都現，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嘗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予聞而異之，乃爲此詩。』○任昉述異記：『鹿千年化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見水經注。

望夫臺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
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

○望夫臺自注：『在忠州南數十里。』按忠州卽今四川忠縣，縣南有南山，卽翠屏山，中有朝真洞，望夫臺。○伶俜，單子貌。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

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四垂蔓綠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五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樵童忽兩三。人烟偶逢郭，沙岸可

乘鱗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簾。○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祿衍，○舊俗接魚蠶。板屋漫無瓦，巖居窄似菴。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豐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住，幽邃信難憐。○獨愛孤棲鵠，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鷂。○塵勞世方病，局促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四川奉節縣東有瞿唐峽，兩崖對峙，中貫長江，爲全蜀江路門戶。

○長江出峽，至江州縣東與涪

水漢水白水合而南流，故曰合水。又四川合州有河南流至重慶，與江水會，此處與黔波相對，疑指此。

○黔水自黔江來合大江，江濤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

○率音猝，ㄘㄨㄔ，率率聲碎細貌。

○石楠木名，初夏開花有紫碧白三色，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

○古子男時所經州縣俱屬古夔楚兩

國地，周代封子男之國也。

○黃精草多年生草，莖高一二尺，葉似百合，花後結黑實如豆，根莖均可

入藥，古人謂以其汁浸米蒸飯，暴乾食之，可以延年。⑦簾竹長貌，綠玉簾蓋指竹也；謂黃精叢生於

竹間。⑧彭卽彭祖，上古陸終氏第三子篯铿也，爲堯臣，封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聃卽老子，姓

李，名耳，謚聃，爲道家之祖。⑨昶衍自注『孟昶自此入覲』。按孟昶爲五代後蜀主孟知祥第三子，

嗣蜀主位，後降於宋，封秦國公。王衍爲五代前蜀主王建子，嗣立後，荒淫無度，爲後唐莊宗所滅。⑩

顱，音僧（ㄉㄜ），嬖也。⑪叟鑠，老人矯健之形容詞，見後漢書馬援傳。⑫嘔嘔，小兒語也。⑬鞞，音

耽（ㄉㄜ），樂也。⑭鷄，音譜（ㄉ），鶉之別名，青州人呼曰鷄母。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卽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尙遺略，不錄久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盞。忽驚巫峽尾，巖腹有穿壘。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向。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

浪石竇見天囷^四瓦棺^五悲古葬新灘^六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七茅屋沽村釀玉虛^八悔不至實爲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黃牛峽盡則爲扇子峽過此盡峽中灘矣三十里得南岸則盡平地曰平善壩舟出峽至此人皆相慶○蜀之巫山有神女廟者卽巫廟也○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在峭壁人迹不可至彷彿

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見入蜀記又宋王十明梅溪集『巴東之西近江有夫子洞亦曰聖洞巫山縣有孔子泉夫子胡爲洞於此且有泉耶』○天囷十二星主倉廩之屬見星經○舜南

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水經『江水歷峽東經新崩灘』○龍馬溪一名馬鳴溪在清夔州府。

○玉虛洞名在四川興山縣南去江岸五里許內可容數百人有石如幢蓋旛旛狀與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

渚宮○

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茫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莽，[○]何況遠間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古烹蛟螭。當時郢人架宮殿，意思絕妙般與倕。[○]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娥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辭。[○]秦兵西來取鐘簴，[○]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迥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浮清漪。綠牕朱戶春晝閉，想見深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牕無紙風颺颺。陳公蹤蹟最未遠，[○]七瑞寥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爲我訪遺蹟，草間應有湘東碑。[○]

○自此詩起，至後大雪獨留尉氏止，皆作於嘉祐五六年内，時方自荊州陸行至京師。

○渚宮，在今湖北江陵縣城內西北隅，春秋楚成王所建之別宮也。縣北有古郢城，楚文王所都。

○二王，自注：

湘東王高氏。按湘東王名繹，卽梁元帝高氏。卽後梁高季興父子，其後從誨鑿城西南築亭，亦名渚宮，從誨降唐，封南平王。鹵莽，作淪落荒唐解。

㊂縱橫時，戰國約縱連橫之時也。

㊃公輸子魯班，爲

魯之巧人，曾爲楚造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卽般也。[△]倕，又作垂，舜時爲共工之官，見書舜典。

㊄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㊅宋玉，楚頃襄王時人，爲屈原弟子。漢人集屈宋二氏之文章及楚國

古代流傳之九歌，及其後楚人之擬作，編爲總集，名之曰楚辭。

㊆簾，音巨（⁴），所以懸鐘鼓者，橫

曰簾，縱曰簾。[△]離離，分披繁盛貌。詩王風『彼黍離離。』周旣東遷，大夫行役，過宗廟宮室，盡爲禾

黍，因作此詩。

㊇荊州記載城西南有馬融絳帳臺，與諸宮不遠。

㊈孔姬，孔子與周公也。

㊉陳公，

陳堯咨也。宋真宗天禧中，堯咨以右正言知制誥出守荆南。

㊊梁元帝名繹，字世誠，爲武帝第七子，

小字七瑞。[△]梁元帝舊封湘東王。

襄陽古樂府三首

野鷺來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饑，飛來爲爾繫綵絲。北原有兔老且白，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巍，○臺中公子著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心悠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陽月黑孤夜嗥。

○澇水南有景升臺，爲劉表所築，表好鷹，嘗登臺歌野鷹來曲，見水經注。

○萬山，在襄陽城西。○

崔巍△△，高峻貌。

上渚吟○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空；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白馬爲塞鳳爲關，○山川無人空自閒。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鯔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堵陽縣堵水出焉，有白馬塞，孟達爲新城守，登之而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

因爲上堵吟，音韻哀切，今水次尙歌之，見水經注。

○兩稚子，謂劉封申耽也。

○白馬塞，在湖北竹

山縣西南。風林關在襄陽峴山。

襄陽產鯿魚。

襄陽樂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襄甄裘；自從甄裘南渡汙，襄陽無事多春遊。
襄陽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
使君朱旆來翻翻，人道使君似羊杜。
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

○劉道產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在雍部政績卓著，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見南史。

○峴山，在襄陽縣南，有晉羊祜德政碑。漢江卽漢水。

著稱者也。

大雪獨留尉氏，
○有客入驛呼與食至醉詰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誰。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
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瀝；
○千門晝

閉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尉氏^{△△}，縣名，春秋鄭邑，今屬河南省。○不留澀^{△△△}，意謂不留點滴也。○策，馬攤也。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子由^{△△}，軾弟轍也。澠池^{△△}，縣名，戰國韓邑，今屬河南省。自此詩起，至後石鼻城止，均作於嘉祐六年十一

月至七年三月內，時方任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公事。[○]蘇轍有懷澠池寄子瞻兄詩，其自註云：

『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老僧奉閑之壁。』於此可知作者前曾過此題詩寺壁，此時重過，已僧死壁壞，故憶舊作此。[○]自注『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按所云往歲，卽指五年前赴

京應舉時。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量扶桑瞰。[○]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守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龍。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間言。

○王維，字摩詰，唐時太原人，年十九，登進士第，官尚書右丞，工畫。吳道子，唐陽翟人，工畫，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元。下筆有神。朱景元謂吳畫爲神品上上，王畫爲妙品上上。[○]普門寺名，在陝西鳳翔縣東門外，唐時建。開元寺名，在鳳翔縣北街，唐開元元年建，內有道子所畫佛及維畫竹。[○]佛書載佛說法於雙林下，按此知吳畫乃釋迦示寂圖也。[○]扶桑神木，瞰朝日始出之光，山海經言大荒之中。

湯谷上有扶桑，爲日始出地。
⑤不貪不恚不癡滅，見維摩經。
之美麗。⑥祇園爲佛所舍，佛書載佛說於祇樹園。
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⑦唐太宗幸元武池，見鸚鵡戲召閣立本圖之，左右誤云「宣畫工」，立本大恥之，遂
絕筆，戒子弟不令學畫，見名畫錄。
⑧得之象外，謂意境超逸，不拘拘於尋常畫法也。
⑨歛衽整其衣裳，以示尊敬也。

秦穆公墓

橐泉在城東，
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
生不誅孟明，
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
田橫。
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
望，今人益可傷！

○秦穆公墓，在今陝西鳳翔縣東橐泉宮所，年觀下。

○鳳翔縣城東南隅有橐泉，秦穆公建宮其上。

見鳳翔府志。

○孟明視，秦大夫，嘗以秦師襲鄭，晉擊之於殲，敗秦師，獲孟明，後晉歸孟明於秦。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穆公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引爲己罪，仍使孟明爲政事。見左傳文公元年。○左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漢高帝破齊，齊臣田橫自立爲齊王，及漢滅項羽，橫乃與其客五百人亡海島，高帝使人招之，橫因與二客詣洛陽，未至，以不欲臣漢而自殺，高帝葬以王禮，二客穿其冢，皆自刎從之，餘數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海上。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嶂，落月澹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閒愧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太白山，在陝西武功縣，山勢高峻。崇壽院，在陝西郿縣東橫渠鎮南。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巖巔第幾尖。
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
不慚弄玉騎丹鳳，^②應逐嫦娥駕老蟾。^④
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蝴蝶入疏簾。

○軒王寅二月往屬縣減決囚禁詩中自注：「……又西至延生觀，觀後小山上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跡。」按玉真卽唐睿宗第九女昌隆公主，小堂，玉真修道之堂也。^②上方猶天上。仙子指玉真公主。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見列仙傳。^④夏時后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見淮南子。俗謂月中黑影爲蟾蜍。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閒。
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
^②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④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修竹水潺潺。

○石鼻城，在陝西寶雞縣，南去陳倉三十里，諸葛武侯築。○戰國指蜀魏。○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奔河指渭河。注上聲，讀如莽。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花開酒美盍言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自此詩起，至後扶風天和寺止，作於嘉祐七年至八年十二月，時遷大理寺寺丞。○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尙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

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隣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
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原詩共三首：一爲別歲，酒食相邀呼也；一爲守歲，除夜達旦不寐也；一爲餽歲，相與餽問也。蜀中之風俗如是，今所選祇別守二首，餽未選。時軾官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得，故爲此詩以寄子由。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壁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譴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搊。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此篇歌韻與麻韻通押，唐以前實無歌韻，篇中所押，均應讀成麻韻。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爲作此五篇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

徑轉如修蟒坡垂似伏鼈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晚偷閒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汚君袍。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壘貢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潛然。

○唐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其序云『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泣下』按漢武帝鑄金銅仙

人捧盤承露，魏明帝取歸洛陽。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蝌蚪。○崩崖露伏龜。○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四)

○長安歷爲周秦漢前秦後秦及唐各代國都。

○蝌蚪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形多頭麤尾細腹

壯，團圓如水蟲之蝌蚪也。

○伏龜古名最屬所以載碑者。

○岣嶁，峯名，在湖南衡陽縣北五十二

里，衡山之南峯也，相傳禹登此得金簡玉牒治水之書。韓愈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

……事嚴迹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洟，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按

岣嶁碑相傳爲禹治水時所書，爲石刻之最古者，在衡山雲密峯，今傳七十七字，近人疑爲明楊慎所

僞造。

題寶雞縣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野闊牛羊同雁鷺，天長草樹接雲霄。昏

昏水氣浮山麓，汎汎春風弄麥苗。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

○寶雞縣今屬陝西。斯飛閣在縣治西南。

妒佳月

狂雲妒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汚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爲三客；○今夕偶不見，汎瀾念風伯。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顧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露○洗秋色。浩瀚玻璃瓈，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爲莫逆。○四

○李白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玉繩，星名，玉衡——北斗第五星——北之兩星也。○玉露，秋露也。○莫逆，同心相契也，見

莊子太宗師。

七月二十四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龜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

○磻溪，一名茲泉，在今陝西寶雞縣東南，卽姜尚垂釣處。虢縣，舊屬陝西鳳翔府，元省入寶雞縣。趙薦，四川人。○杓，音標（ㄉ一ㄤ；ㄉㄤ），又稱斗柄，北斗星中第五至第七之三星也，見史記天官書註。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響浩難收。

○扶風，縣名，今屬陝西省。城南有天和寺。

○長嘯，從無確解，詩箋：『嘯，蹙口而出聲。』說文：『吹聲。

也。」編者曾見有嘯譜一書，觀其圖說，似卽今人之撮脣吹氣作響，不過鼓氣直吹，不如今人之常依曲譜而生轉折動下耳。

劍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臺一覽秦川小，^四不待傳經意已空。

授經臺○

○授經臺，在鳳翔城南，尹喜旣見老子，授五千言，退而居此。自此詩起，至後謝蘇自之惠酒止，均作於英宗治平元年至二年。——二年正月還朝，受「判登聞鼓院」任。[○]唐張旭爲草書名家，自言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劍器乃舞法之一種，故此處所云劍舞，亦只是劍器舞之省，非指舞劍言也。[○]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言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偕往，至蓬萊山，留伯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湧洞崩拆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愴然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刺船迎之而返，

伯牙之琴，遂妙天下。
④按軾自注，臺乃南山一峯耳，非復有築處。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
○三年吾有幾，棄擲理無還。長恐離別中，摧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爲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蠭生氳。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
○猛士憂塞壘，廟謨^②雖不戰，虜意久欺天。
○山西良家子，
○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裝刀環；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

○軾於嘉祐六年赴鳳翔任，至是時——英宗治平元年——已屆三年。
○漢宣帝元康三年，先零

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見漢書趙充國傳，言其自相親結，欲入寇也。
○廟謨，朝庭之決策

也。
○按宋史，是年，西夏大舉犯邊，聲搖三輔。
○漢書趙充國傳：『六郡良家子善騎射。』又贊云：

『山西出將。』

亡伯提刑郎中挽詩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舍書○

揮手東門別，朱顏鬢未霜。至今如夢寐，未信有存亡！後事書千紙，新墳天一
方。誰能悲楚相，抵掌悟君王？○

○亡伯名渙，軾父洵之仲兄，以進士得官，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任。詩本兩首，選其第二首。

○春秋時楚相孫叔敖知樂人優孟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自言叔敖子。父死時囑困貧往見優孟，孟囑無遠去，卽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因言叔敖盡忠於楚王，得以霸今。叔敖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飲食。王乃謝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見史記滑稽列傳。此喻渙之子不欺不疑，猶未仕，且患貧也。

寄題興州鼂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清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

縱飲座中遺白帽，
幽尋盡處見桃花。
不堪山鳥號歸去，
長遣王孫苦憶家！

○興州，宋屬利州路，清爲陝西漢中府地。量太守，名仲約。

○南宋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川，素所愛好，既不得志，遂恣意傲遊，所至輒爲詩歌以致意。永嘉，縣名，屬今浙江省。

○帽，音恰（ㄐㄧㄤ）

○帽也，行於魏初，見晉書五行志；又集韻釋帽爲士服。

○舊以「不如歸去」狀子規之啼聲。

驪山○三絕句

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嘆前王恃太平。
辛苦驪山山下土，阿房纔廢又華清！

○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境。

○阿房宮名，在長安縣西北，秦始皇築，十五年始成，以在山阿之旁，故

名。華清宮名，在驪山之麓，唐開元十年建，明皇每歲十月往幸，歲盡乃歸。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
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

○周幽王寵褒姒，褒姒不喜笑，故例京師有寇則舉烽，諸侯見烽，則奔救，王欲褒姒笑，無故舉烽，諸侯

畢至，至則無寇，褒姒乃大笑。後犬戎入犯，舉烽，諸侯鑒前事，莫至。戎遂殺王驪山下。趙高專秦政，欲覬臣下之附己與否。以鹿獻二世，指爲馬。二世言鹿，以問左右，左右或言鹿，或言馬。高陰取言鹿者置諸法，由是無敢逆高意者。

○上皇指唐玄宗。安祿山反，玄宗奔蜀。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商鑑，○朝元何必苦躋攀！

○秦始皇遣方士浮海至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以求不死之藥。○秦陵始皇陵，在長安縣東。商鑑，卽殷鑑，詩『殷鑑不遠』，言殷亡之事，足資借鏡也。○朝元閣名，唐玄宗自稱爲老子之後，建朝元閣於驪山，尊奉老君，且禱長壽。按軾送陳睦知譚州詩句有云：『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鸞鳴鐵鳳。』是閣至宋猶存。軾與睦同遊其地，乃作此三詩。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暉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

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
○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鳥漫移文。
○

○宋太宗端拱元年置祕閣，每夜輪校理校勘一人直夜。英宗治平二年，軾自鳳翔罷還，召試祕閣入三等，得直史館。
○閣中多藏書，此君卽指書言。
○白居易詩：『大隱在朝市。』言身雖在朝，心固淡薄也。
○南齊孔稚珪作北山移文，譏隱士之出仕者。詩言身仕心閒，猿鳥勿移文驅逐也。

謝蘇自之惠酒

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麴蘖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
○達人本是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
○景山沈迷阮藉傲，畢卓盜竊劉伶顛。
○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
○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羣仙。
○流涎露頂置不說，爲問底處能逃禪。
○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常孤圓。
○有時客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忘絃。
○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雙罌遠將寄。
○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
○不如同異兩俱冥，得鹿亡羊。

等嬉戲。○決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

○莊子達生篇言，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况得全於天乎。○三國魏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晉阮籍

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耆酒能嘯。○畢卓字茂世，晉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

醉，夜至其鑿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晉劉伶字伯倫，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囑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杜陵杜甫也。甫有飲中八仙歌，詠賀知章李白等八人之好酒事，有云『道逢

麴車口流涎……脫帽露頂王公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晉陶潛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

絃徽不具，每遇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鄭人遇駭鹿，御而擊之，

斃之，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告其室人，言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見列子周穆王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曰：挾篋讀書；問穀奚事，則曰：博塞以遊。二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同也。見莊子。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

鳥因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
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
作堂名靜照，此語子爲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
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况肯從我爲！

○秀州五季吳越置，今浙江舊嘉興府江蘇舊松江府皆其境。嘉興舊郡治西北有唐之曹刺史宅，刺史捨爲院，賜名羅漢院，宋治平四年改招提院，內有靜照堂。本瑩字慧空，卽住招提院。自此詩起，至後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止，皆作於神宗熙寧二年至四年。

石蒼舒醉墨堂 ⊖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龐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恍令人愁。
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近者作

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山邱。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石蒼舒，字才美，京兆人。官承事郎，善行草，人謂得草聖三昧。[○]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不足學。』[○]柳子，柳宗元也。宗元答崔黯書有：『凡人好詞工書，皆病癖也。』

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等語。[○]鍾，三國魏鍾繇也，善書。[○]後漢張芝也，亦善書，時稱草聖。[○]羅，羅暉，趙，趙襃，皆後漢京兆人，工草書。[○]張芝嘗自稱下方羅趙有餘。[○]

張芝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次韻楊襄[○]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衝殘雪，來聽佳人唱踏莎。[○]

破恨徑須煩麌蘖，增年誰復怨羲娥。○良辰樂事古難並，白髮青衫我亦歌。細雨
郊原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放朝㊂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楊褒△字之美，華陽人，嘉祐末官國子監直講，治平間出通判潁州。○踏莎△古曲譜，今詞與曲中俱

有踏莎行牌名。○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山海經從而附會之，
謂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日浴於甘淵，後之詩人遂易羲和爲羲娥，展
轉訛傳，幾迷出處。○漢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見漢書鄭當時傳。○放△
朝準令不上朝，藉以休息也。

送劉攽倅海陵○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

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
萼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人。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初任館閣校勘，以論新法不便，忤王安石，出通判泰州。元祐間，拜中書舍人，卒於官倅。音催（ㄔㄨㄞ），副也。因之凡副佐之官皆曰倅。海陵晉置郡，唐改泰州，隋廢，卽今江蘇泰縣治。

○阮嗣宗，卽阮籍，生平不好臧否人物，但爲青白眼以示其對人之愛憎。○戰國張儀嘗笞辱於楚相，其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是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後遂以連橫之說顯於時。○南梁謝朏爲吳興太守，其弟倫送之，朏指倫口曰：『此中惟宜飲酒。』○劉攽出閣時，曾作詩題館壁，有句云：『明日扁舟滄海去，都從雲氣望蓬萊。』

○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雉尾蓴，葉舒長足，名絲蓴，見齊民要術。晉張翰爲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言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而歸。○唐劉禹錫贈看花諸君子詩：『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又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又還京師詩：『南曹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
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
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塵暗人亡鹿，○
溟翻帝斬鼈。○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襄。○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臯。騎鯨遁
滄海，○持虎得綈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遊遨。○
○簡牘儀型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
遭。般斤思郢質，○鯢化陋儻濠。○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殷勤理黃菊，未遺沒
蓬蒿。

○張安道，名方平，南京人。神宗時，累官參知政事，知陳州。卒，謚文定。著有《樂全居士集》。杜詩，唐杜甫之
詩也。○詩經古分四類，風大雅小雅及頌是也。後以大雅爲正聲雅樂之代表。李白古風云：『大雅
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楚屈原作離騷。○杜陵，漢宣帝之陵，在長安
南，其西有杜甫舊宅，故甫自號杜陵布衣。後遂稱杜甫爲杜陵。○此言杜詩能兼諸家之長，而獨與

李白爭錦標，故言兩艘喻諸龍舟之競渡也。④唐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拜右拾遺。明年，房琯罷相，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⑤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此指安史之亂。⑥此指肅宗誅安史，再造唐室。⑦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李牧爲將，以制匈奴。⑧蜀王褒有軼才，漢宣帝時，曾應上詔，作聖主得賢臣頌。此似指杜甫以救房琯被逐；一說言值兵亂，尙武輕文也。⑨李牧戰國趙名將，漢文帝嘗歎不得廉頗李牧。○甫送孔巢父詩：『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滄海島在北海中，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見東方朔十洲記。○甫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西川，往依焉。嘗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武之父也。武恚久之，乃曰：『杜審言孫擬捋虎鬚。』甫祖卽審言也，武因欲殺甫，其母聞而奔救，得止。戰國時，魏須賈與范睢有隙，睢後入秦爲相，改名張祿，適賈使秦，睢爲微行敝衣，間步見之，賈驚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賜之。詩引此喻甫依嚴武事。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三年技成，見莊子列禦寇。○王子猷爲桓沖騎兵參軍，桓問

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見世說新語。○甫於永泰二年，唱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公，指安道。韓愈詩：『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旄。』○郢人塗漫其鼻端若蟬翼，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壘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召匠石試之，匠石言臣之質死久矣。見莊子徐無鬼。揚子有般之揮斤，羿之激矢語，般卽公輸般，此蓋以般代石，並爲巧匠也。上三句皆言安道之讀杜作詩。
◎莊子逍遙遊：『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又秋水篇載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儻音儻（彳又）。此句落到自己之次韻，以張詩例鯤之化，已則如儻之在濠也。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楂，獨畫峨嵋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烟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歐陽少師，卽歐陽修，修於熙寧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峨嵋山，在四川。

峨嵋縣西南兩山相對如蛾眉。

○偃蹇，高峻貌。

○畢宏，唐時人，大歷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

省廳壁，好事者皆以詩詠之。韋偃，亦唐人工老松異石。杜甫詩：『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二子，卽指宏偃。

潁州初別子由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胸。
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
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
始我來宛邱，[○]牽衣舞兒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
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
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
[○]離合旣循環，憂喜迭相攻。
語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
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潁州府名，魏置，宋時屬河南道，今安徽阜陽縣其舊治也。蘇轍忤王安石，出河南推官，張安道知陳州，辟爲教授，軾通判杭州，出都來陳，轍送至潁，同謁歐陽修而別。[○]宛邱，漢陳縣，隋改宛邱，卽今河

南淮陽縣。③歲在東，歲指太歲星，卽木星，以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古人以其經行之躔次紀年，太歲在東者指寅年也。意謂計至寅年，判杭州之任期可滿，卽當受代而歸也。④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

言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并已一老翁也。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倉黃不負君王意，只有虞姬與鄭君。①

○虞姬墓，俗名嗟虞墩，在今安徽定遠縣南六十里。項籍兵敗，起飲帳中，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驃，常騎，乃慷慨悲歌，美人和之，其詞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後人因此證虞姬曾以死殉籍。○鄭君，名榮，鄭當時父也。榮嘗事項籍，籍死，乃屬漢，高帝令諸故爲項籍臣者皆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諸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見漢書鄭當時傳。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香火未收旛脚轉。
回頭頃刻失長橋，却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
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今我身世兩
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
觀所營今已換。○不嫌俗士汚丹梯，一看雲山繞淮甸。

○^{泗州}卽今安徽省之泗縣。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何國在碎葉國之東北，伽在本土，少而出家，始
至西涼，次歷江淮，嘗臥賀拔氏家，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遂捨宅。唐中宗景龍四年示寂，歸葬淮上，多
於塔頂現小僧狀，見高僧傳。○汴水名，古名汴渠，由河南鄭州經江蘇徐州合泗水入淮。軾於治平
三年，護其父喪舟行還蜀，曾自汴入淮，故云。

○^{龜山}在安徽盱眙縣北，上有絕壁，下有深淵。○澄

觀，僧名。韓愈曾送以詩云：『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恢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
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
塔以舍僧伽者，爲洛陽之澄觀，卽退之所與詩者也。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

○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游。○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⑤

○註見前篇。

○軾自治平丙午秋載喪歸蜀過此，至是熙寧辛亥九月再過，凡六年中扣足五周。

○此聯謂五周飄蕩，皆名場所致，今再遇菴僧，頭已初白，而飄蕩正無已時，將頭白而止矣，如頭白而僅與此僧此肩，是反不如亦臥一菴也。○或謂此聯借龜山形勢以發揮，上句指安石當權，下句乃乘桴浮海之意云。^⑤元嘉，南宋文帝年號。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捲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顚

浦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頽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恍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淮陰△△，舊郡名，今江蘇淮陰縣其舊治也。楚州淮陰郡理山陽△△縣，本漢射陽縣地。○使君指淮陰郡守。

○漢書五行志載言之不從，則有白眚白祥，聽之不聰，則有黑眚黑祥。

遊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尙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蘚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

田不歸如江水！
⑤

○金山在今丹徒縣西北，舊在江中，今四周山漲成陸，有寺舊名澤心，宋真宗天禧初，改曰金山寺。自此詩起，至後夜泛西湖止，作於熙寧四年十一月至五年七月，時在杭州通判任。○長江發源四川岷山，軾蜀人，故云云。○中冷，水名，亦曰南零，在長江之中，爲天下點茶第一。盤陀，山石攀礪不平貌。

○轉文細，形容水紋繡疊，或當時轉上繡有波紋，故借用也。○禮「月三日而成魄」，後人因謂初三日爲始生魄。○軾是夜所見如此。○四語蓋視夜中所見爲江神，神似尤已之不能引退，因對之設誓言，已爲貧而仕，非得已也，此乃純從想像中幻擬出來。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雪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紝，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牕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園蒲。天寒路遠愁僕夫。

整駕催歸及未晡，^③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鵠盤浮圖，^④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⑤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孤山，在杭州西湖稍西，一嶼聳立，傍無聯附。^{△△△△△}惠勤惠思俱杭州高僧，勤爲餘杭人，長於詩，恩則王安石曾贈詩。軾聞勤名，到杭三日，卽訪諸孤山下，而作此詩。^{○宋乾德二年，吳越錢氏建寶雲寺，寺有}寶雲菴山。^{○晡，申時也。}^{○浮圖，依梵義，本瘞佛骨所，名曰塔。}^{○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送岑著作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爲，相得歡有餘。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靜者不終居。而我懶拙病，不受砭。[○]藥除。臨行怪酒薄，已與別淚俱。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疎。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岑△△△，岑象求也，字巖起，梓州人。著作郎舊官名，專掌國史，岑爲之，故稱。岑時以提舉梓州路還蜀。

故作此送之。○詩鵲巢疏：『鳩拙於營巢。』歐陽修林間鳩詩：『人皆笑鳩拙，無以家室爲。』○

砭△，以石刺病也。

雨中明慶寺○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

○明慶寺，在杭州木子巷北，唐大中二年建，初名靈隱院，宋祥符五年改今名。○孟蜀時，兵部貳卿

李昊，每牡丹花開，分遺親友，以金鳳箋成歌詩以致之，又以興平酥同贈，花謝時煎食之。詩意本欲形容花之未老，而借煎酥故事爲烘托也。

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吉祥寺，在杭州安國坊，宋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溫捨宅爲寺，治平二年改曰廣福，其地多牡丹。

和劉道原詠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
吳客漫陳豪士賦，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
獨掩陳編吊興廢，牕前山雨夜浪浪。

○劉道原，筠州人，與王安石不合，長史學於魏晉後事，尤精詳，著有十國紀年通鑑外紀等書，其詠史

詩無傳。○楚狂接輿見論語。○見前謝蘇自之惠酒註。○晉陸機，吳郡人，作有豪士賦，以刺齊

王問。○扁鵲，姓秦氏，名越人，精於醫，嘗與虢中庶子論方，過齊，齊桓侯客之，鵲入朝見桓侯，言其有

疾，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果病，召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日飲無何，謂日飲酒少許也，見漢書袁

益傳。○全體借史事寫忤逆安石，沈淪不達，以示憤慨。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
空使吳兒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
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
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職方舊官名，爲兵部官屬，從六品。張吉甫爲之，故稱。六和寺在杭州開口月輪峯旁，舊爲錢氏南果園，宋開寶三年，釋智覺建塔以鎮江潮，今稱六和塔。

○閩之人居海隅，有七種，故云七閩。此聯似謂吉甫初授官江南，嗣卽改除閩漕，故上云欲下還飛去也。

○水卽指清池之水。此自言不達也。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望湖樓，一名看經樓，又名先德樓，在杭州昭慶寺前，乾德七年，忠懿王錢氏建。

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
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鮮與月徘徊。

○天禧四年，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

鳥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忽憶嘗新會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餐。

○菰卽今茭白。此言以繫菱芡，蓋指其葉言，以菰葉如蒲葦也。○會靈觀在宋汴京南薰門外，宋祥符五年建，初名五岳觀。觀賣芡最佳。

獻花遊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溼翠翹。○無限芳洲生杜若，○吳兒不識楚辭招。

○木蘭川在尋陽江中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至今猶在，見任昉述異記。○翠翹女子之首飾，亦有作女鞋用者。○杜若，香草名。楚辭九歌：『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白居易中隱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邱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徒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
問謀知秦過，[○]看山識禹功。[○]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
追游慰遲暮，覓句效兒童。北望苕溪轉，[○]遙憐震澤通。[○]烹魚得尺素，[○]好在紫鬚翁。[○]

○餘杭，秦縣，今屬浙江省。法喜寺，在餘杭縣郭內溪北，舊名吉祥，左有亭跨城，軾嘗宿於寺，留題亭上。

後人名懷舊亭。吳興，縣名，屬浙江省。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嘉祐中編校昭文書籍，後出知湖州，唐開元時，集賢校書郎許稱學士，孫任編校事故，亦得稱。[○]魯宣公八年，晉伐秦，獲秦譖。漢賈誼

作過秦論。[○]餘杭西北有舟杭山，山頂有石穴，相傳爲禹治水維舟之所。[○]漢昭帝時，上林柳樹

斷，且已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苕溪，源出天目山，夾岸多苕草，因名。[○]苕溪水北入太湖，湖乃古震澤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三國吳孫權，人稱爲紫鬚將軍，莘老旣姓孫，又多鬚，故云。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豔如半壁，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一西沒時。

○蒼龍，東方七宿之總名，七宿者，角亢氐房心尾箕也。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

蒲聲。

○牛斗，二星名。牛斗橫，天將曉。○長庚，星名，卽金星，又名太白，其光特耀，晨見於東方，夜見於西方。

○時湖上禁漁，皆盜釣者也。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月黑反見湖光語似奇特，然癸辛雜識載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色青紅，自移行，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是詩中湖光殆即指此，證以下首尤近似。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啄，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諾。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傍人愕。世事如今臘酒釀，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心親豈貌從。白髮相映松間鶴，清句更酬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塵足，却追范蠡五湖中。^(四)

○趙少師名概，字叔平，應天虞城人。神宗朝官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康靖。自此詩起，至後吳中田婦歎止，皆作於熙寧五年八月後，時在杭州通守任。^(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語見論語。歐陽蹕趙爲知制誥，趙無不平之意，後歐獲罪，人莫敢言，趙獨上章爲聲辨，歐以得全，趙旣老，歐亦還居汝南，趙自往從之遊，樂飲旬日。^(二)漢揚雄居岷山之陽，曰：『俾有田一壢，有宅一區。』^(三)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後，泛扁舟遊五湖。

望海樓○晚景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望海樓，一名東樓，在杭州舊治中和堂北，高十八丈，唐武德七年建。

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初涼。臨風有客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裝。

○晉王岷有白團扇歌。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况我官居似蓬島，鳳味堂○前
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鯤鵬水擊三千里，組練
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
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宋時定制，放榜在中秋日，而是年——熙寧四年——則延至八月十七日始出榜，故作此。○[△]喙

音畫（生又），喙也。鳳喙堂，在杭州鳳凰山下，山形如鳳，有兩翅，各建一塔，而鳳喙正落所居池上，堂在

山欲落處。○杭州無此橋名，或言當指蜀中也。○杭州每歲八月十五以後，潮怒勝於常時。○

杭人執旗泅水上，謂迓子胥弄潮之戲，始於此。^{△△}組練，指軍服，見左傳襄公三年。○紅旗青蓋，弄潮人所挾持者。○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此指待榜之諸生也。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帷。牕前有棲鵬，○夜嘯如狐狸。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有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留，我興爲嗟咨。便當勤秉燭，○爲樂戒暮遲。

○鵬，音伏（ㄈㄨ），鳥名，形似鷁，爲不祥之鳥。

○熠燿，讀如亦耀，光明貌，此處指螢，以螢飛有光也，見

詩東山。

○杜甫螢火詩：『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此聯卽用其意，謂天氣日寒，螢不能復多見也。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又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堵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
壠漿慰作勞，裏飯救寒苦；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

○堵長一丈，高一尺，而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貧也。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麟肩輿簾蹙繡。○感君離

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④仲孺豈意逢將軍。^⑤開皇苦桃空記面；^⑥建中天子終不見。^⑦西河郡守誰復識，^⑧頬谷封人羞自薦。^⑨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人，官駕部郎中，其父巽，真宗朝爲工部侍郎，壽昌七歲，父守長安，出其母劉氏，嫁民間，壽昌不知其所在，居常憶念，後乃棄官求之，卒得之，馮翊迎以歸，劉年七十餘矣，歸數歲卽歿。

○古未仕者稱白衣，三公周時之太師太傅太保，西漢之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東漢之太尉司徒司空，此言以一平民而驟貴也。^⑩言成仙也。^⑪春秋楚老萊子性至孝，年七十，著五色綵衣作戲

庭前，以悅其親，見列士傳。^⑫壽昌既得母，奉之入都，上嘉賞，特召見，復其官，封其母長安縣太君。

○漢武帝母王太后，微時爲金王孫生女，帝車駕自往迎之，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歸，與俱謁太后，竭音揭（⁴一廿），去也，此處無義。^⑯

中讀如仲中孺，漢霍去病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不相聞久之，去病旣壯大，爲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迎中孺，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⑰開皇隋文帝年號，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

稱有姑字苦桃，爲楊廣妻，勘驗，知是舅子，因追贈外祖雙周，外祖母姚氏。

㊂唐代宗皇后沈氏，生德

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太后所在，德宗卽位，年號建中，遙尊爲皇太后，以陸王述爲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然終無聞焉。④戰國吳起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囑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起仕衛爲西河守。此句意謂處今之世，卽如吳起之行爲，惟貪利祿，不顧父母，亦復視爲尋常，不加譏議，況常有棄官尋親之事乎。⑤春秋鄭穎考叔，爲穎谷封人，鄭莊公以母寵弟叔段，與相惡，考叔見公，以言悟之，始爲母子如初，見左傳隱公元年。壽昌不欲與世爭名，乞河中府，此句卽指之。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井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

○吉祥寺，註見前。○此指牡丹也，時方冬，花非其時。

和致仕張郎中春畫

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舊因尊菜求長假，新爲楊枝作短行。
○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詩名。淺斟杯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蝸殼
圮下老○，逸書閒問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只恐先春鶗鴂鳴。○

○張郎中張子野也，仕至都官郎中，故稱致仕居吳興，漁釣自適，至今稱其所居曰張釣魚灣。○紱，
音弗（ㄨㄤ），官印環上所繫之絲綬也。投紱棄官不仕。○白居易有妾名小蠻，善舞，白詩因有「楊
柳小蠻腰」之句。白年老，嘉其戀而不去，爲作楊柳枝詞以寄意。△短行，樂府中之長短歌行也。○言

廬舍之小，如蝸牛殼也。○漢張良小時，曾在下邳圮上跪進一老父履，見漢書良傳。○儒生伏生，
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治之，欲召，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量錯往受
之，見漢書儒林傳。○鶗鴂，讀如題，鳥名，卽杜鵑，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古。
謂此鳥一鳴，卽衆卉零落。

吳中田婦歎

今年梗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鑊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苦
一月隴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
肩頰，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
賣牛納稅析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
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軾自注言和賈收韻。○杷頭卽杷頭，平田器。言積雨久，農夫不能耕耘，致田器如杷頭鐮刀，以久

搁置而生霉菌也。○爾雅：「白蓋謂之苦。」指茅草覆頂之小田舍。

○賴音逞（ㄊㄥ），赤色也。言擔負頻繁，肩爲之赤。

○糠穀皮也。粞碎米也。○宋制納稅本從民便，任納米或錢，自王安石施行新法後，官爭取錢，到處皆錢荒米賤。

○言以官要錢不要米故，因向西北招羌人入爲貿易，期以米易錢也。

○龔黃漢龔遂黃霸也，俱以能卹民稱。戰國魏文侯時，鄴有河伯娶婦之惡俗，歲必死人，西門豹爲鄴令，禁絕之，見史記滑稽列傳。王安石等以新法，極言其利民，此述田婦意，謂利民之龔黃滿

朝，人民更苦，反不如爲惡吏遣嫁河伯，以一死了之。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沼忽生鱗。○老來厭伴紅裙醉，病起空驚白髮新。
臥聽使君鳴鼓角，試呼稚子整冠巾。曲欄出樹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

○述古姓陳，名襄，福建侯官人，登進士第，官御史，後出知陳州，徙杭州。自此詩起，至後張子野年八十
五止，作於熙寧六年中，時在太常博士直史館杭州通守任。○言池冰乍解，水波如鱗也。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朝曦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

○湖上有水仙王廟，在孤山南麓。

水光澈灘○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

宜。

○激灑，水光搖動也。○西子，卽西施。○自有此詩，後因稱西湖爲西子湖。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礀礀○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
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邨。○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
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城二
日尙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富陽縣名，今屬浙江省。唐高宗永淳元年，分富陽西境置新城號上縣，宋仍之，卽今新登縣。李節推，
卽李泌，時爲杭州節度推官。臨安楊村慈巖院——舊名恩德院——有洞極大，流水不竭，頂上又一
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是卽所謂風水洞也。○礀，音摘（ㄓㄢˋ）；礀礀，禽鳴聲。○金鯽池，以池

中多金鯽，故稱。池在六和寺後。○定山，在杭縣西南。○此句代李設想，極稱其留待三日爲難能。

可貴。○此聯譏世上小人之務急進。

新城道中二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
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
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
散材畏見搜林斧，疲馬思聞卷旆钲。
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
人間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以歧路之多，故須向耦耕者問津也。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
籃輿湖上歸，春風灑面涼。
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
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
○尙記梨花邨，依依聞暗香。
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

亡。睡眼忽驚顰。[○]繁燈鬧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麋。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強。人生安爲樂，吾策殊未良。^(四)

[○]此聯寫半酣遊覽後之情境。[○]驚顰，左右驚視也。[○]沙河塘爲舊杭州街名，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檐，歌管不絕。^(四)六句自謂山野之狀，不適作官，市人皆以其不類而失笑。

薄命佳人

雙頰凝酥髮抹漆，眼光入簾珠的礫。[○]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汚天質。吳音嬌軟帶兒癡，無限閒愁總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

[○]的礫，鮮明貌。[○]唐武則天長壽三年，詔令天下尼俱用細白練爲衣，見冷齋夜話。

於潛僧綠筠軒[○]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

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③世間那有揚州鶴！^④

○於潛縣名，在今浙江省。縣南二里有寂照寺，內有綠筠軒，又名此君軒。僧名孜，字惠覺。^②晉王徽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徵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③大嚼，言食肉也。^④曹植與吳質書：「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⑤舊有數人聚談，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貨財，或願騎鶴爲神仙，獨一大言曰：「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蓋欲兼三人之願望而有之也。後因以揚州騎鶴爲奢望之代名。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試呼白髮感秋人，令唱黃雞催曉曲。^②與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葉空殘綠。如今莫問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③

○宗人，蘇舜欽也，時爲臨安令。

○白居易詩：「誰道使君不解歌，試聽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

鳴白日催年酉時沒。」
◎此詩全體在同年上達其流水華年之感。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潺。煙雲好處無多子，
及取昏鴉未到間。

○詩共五首，第二第四兩首皆未選。
○無多子，猶言無多少也。
佛經中語。

白汗翻漿午景前，雨餘風物便蕭然。應傾半熟鵝黃酒，
照見新晴水碧天。

○鵝黃酒，言酒色如鵝黃也。
杜甫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客路三年不見山，上樓相對夢魂間。明朝卻踏紅塵去，羞向清伊。
○照病顏。

○詩係和其弟轍者，轍以熙寧三年出爲陳州學官，至五年赴洛陽舉人試，句就轍原作言，非軾自道也。

○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流經洛陽縣，南入洛水。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定知玉兔十分圓，
○己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鎖，夜潮留向月中看。

○玉兔月中兔也，卽作月解。

萬人鼓譟懾吳儂，猶是浮江老阿童。
○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晉王濬小字阿童，[△]晉武帝初年，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濬後滅吳。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

○

○白居易詩：『愁見舟行風又起，白頭浪裏白頭人。』
○枚乘七發：『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江

水本東流，此言隨潮逆上而西也。古人每以江水之東流喻華年之去而不返，故軒與此感。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是時新有旨禁弄潮。麻姑自言見東海三變桑田，見太平廣記。斥鹵鹵之地，禁弄潮，欲以興水利。

以潮人貪官中利物而弄之也。軾意水利難成，故云。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四)

[○]醯鷄微蟲名，以喻藐小，見莊子田子方。

[○]海若海神名。

[○]春秋吳王夫差有衣水犀甲之軍三

千人，見國語。

^(四)吳越王賞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

東陽水樂亭[○]

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涼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强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洞庭不復來軒轅，至今魚龍舞鈞天。^(四)聞道磬襄東入海，^(五)遺聲恐在海山間。鏘然澗谷含宮徵，^(六)節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七)

○此爲東陽令王概而作。東陽縣名，今屬浙江。東陽南有山，飛瀑自巔下注澗，概作亭澗上，號水樂亭。

○漢書溝洫志載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六斛四斗曰鍾。○哥舒，唐哥舒翰也。翰將兵橫行青海，封涼國公。

羯鼓，樂器，狀如漆桶，下承牙牀，以兩杖擊之，唐玄宗最長此。唐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涼州亦曲

名也。○黃帝號軒轅氏，曾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鳥聞而飛，獸聞而走，魚聞而下水。洞庭湖名，在

湖南；江蘇之太湖，亦名洞庭。秦穆公疾，不知人，旣寤，言之帝所，與百神遊，鈞天廣樂，九州萬舞，其聲動

心。○孟子：『擊磬襄入於海。』言周衰，雅樂無人過問，樂工各散也。襄善擊磬。○舊以宮商角徵

羽爲五音，猶今工尺。○舜作五絃之琴，以歌薰風。詩意新聲流行，特假古樂寄存天然水樂中，囑愛

惜之，勿浪將譜入絃歌，以取不知音者之憎厭。

陌上花三首并引

遊九巒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

遺妃曰陌上花開可以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爲易之云

○九僊山^{△△△}在今杭縣西，九僊，左元放許邁王謝之流也。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輶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

○翠輶^一衣車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若爲^{△△}猶言怎能。堂堂[△]指歲月也，唐薛能詩：『青春背我堂堂去。』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教緩緩妾還家。

遊東西巖

謝公含雅量，世運屬艱難。況復情所鍾，感慨萃中年。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

歎。嘗恐兒輩覺，坐令高處闌。獨攜縹紳人。[○]來上東西山，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四挽鬚起流涕，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臥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五往駕那復還。空餘行樂處，古木昏蒼烟。

[○]東西巖，軾自注卽謝安東山，按臨安有東永安巖西永安巖，人謂卽謝安東山，卽軾此詩所指，但會稽金陵皆有東山，俱傳爲安所游地。[○]謝翹詩：『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紳人。』意似指美

人高士。[○]周公輔成王，管蔡二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因避居東，越二年，成王覺悟，乃復迎歸，見尚書安旣破秦居高位，會稽王道子專權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以避之。詩意殆指此。[○]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與謝玄共破苻堅於肥水，善吹笛，音樂盡一時之妙。^五西州地

名，在今江蘇江寧晉揚州刺史治所，其東有東府城，會稽王道子於其處領州，故號此爲西州。[○]謝安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輿人入西州門，自以本志未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吾病殆不起乎！』尋薨，見晉書安傳。安甥羊曇自安薨後，行不由西州路，偶因

醉樂不覺至西州門，悲哭而去。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鬢翁。
○誰知愛酒龍山客，卻在漁舟一葉中。

○有美堂，在杭。歐陽修有有美堂記。魯少卿，魯有閑也，字元翰，以從父宗道蔭入官，知確山縣，富弼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熙寧初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何如，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少卿，舊官名，如太僕太常等署皆有此職。
○魯多髯。
○龍山，山名，在今湖北江陵縣西北。晉桓溫燕龍山有風吹來，孟嘉帽落，而不自覺。此句軾引以自比。

西閣珠簾卷落暉，水沈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

○漢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玄言斯人俱已灰滅，盛時疲精力，馳騖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時魯使事已完，不還朝，家有

美妾，故詩譏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張子野，名先，烏程人爲北宋名士，官郎中，工詞。述古見前。

○成都謂之錦官，杜甫因稱爲錦里，有

「錦里先生烏角巾」之句，臨安在錢王時，賜名衣錦城，故詩引杜典以指子野。

○唐貞元中有張

生者，遇崔氏女於蒲，小名鶯鶯，相與繩繮多時，其後崔氏別嫁，張生復求見之，不可以詩謝之。

○漢

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

一說，張祐妾名燕燕。

○漢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

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爲丞相，十餘年病免，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年百餘歲，始卒。

◎張又新，唐人，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不果納，後在李紳席上見妓，妓猶目張，張題詞盤上，李卽命妓歌以送酒。又白居易示小妓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此蓋用張事，兼借白詩示意也。⑤

漢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禹愛崇，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張禹封安昌侯。

刀同年草堂

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第兩參差。○青山有約長當戶，流水無情自入池。
歲久酴醿渾欲合，春來楊柳不勝垂。主人不用惄惄去，正是紅梅著子時。

○刁同年，名約，字景純，名士也，宣州人，晚年築室潤州，號藏春塢。自此詩起，至後雪後書北臺壁止，均作於熙寧七年，是年九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罷杭州通守任，渡江赴海州，十一月蒞任。

○晉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燦目，咸

以竿挂大布犢鼻——短袴。——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按刁約兄弟共四人，其時當與刁氏諸族羣居一處，故詩以阮氏爲比，言其弟兄叔姪皆貴顯，各有園第，不必如諸阮之畫分貧富也。

同柳子玉游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花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

巖頭匹練兼天淨，泉底真珠^④濺客忙。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⑤

○鶴林招隱，二寺名，在今江蘇丹徒縣。^①劉氏謂劉裕，裕本家彭城，晉東遷，移居丹徒之京口里；此

謂劉惔宅。^②戴公謂戴顥，顥來止黃鵠山，宋文帝每欲見之，嘗言吾東巡日當宴戴公山下。^③真[△]

珠，山泉奔激之形容詞。按招隱寺有真珠鹿蹟二泉。^④言其聲能裂石也。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年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常常州，卽今武進縣治。潤潤州，卽今丹徒縣治。

○丘遲與陳伯之書：

『今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

生樹，羣鶯亂飛。』

○杭人以放鵠爲太守壽。

楊貴妃呼白鸚鵡爲雪衣女，此處借稱白鵠。

浮玉山頭日日風，○湧金門外已春融。○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

公。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織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

○浮玉山，鎮江金山也。

○湧金門，杭州西城城門之一。二句言京口多風，不如錢塘之春色已融也。

○倒暈，當時新翻眉樣。

○晉竇滔妻蘇氏，思滔，織錦爲回文詩以贈。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第二首○

西來煙障塞空虛，灑徧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訴烏銜肉，○憶弟難憑犬附書。○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浮雲嶺，在今浙江於潛縣南。茶，讀如涅，疲貌。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擇廉吏出伺察，屬令周密，吏
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
勞之曰：「甚苦食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隱。此言爲吏之
苦，無可告訴也。
○晉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乃爲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上，犬尋舊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
洛，因以爲常。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犖確，○尙能村醉舞淋浪，
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確，音確（ㄔ一ㄕ），犖確，山多大石貌。
○馮良年三十爲尉，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廁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家人不知其處，以爲見害於盜賊虎狼，十餘年乃歸，見後漢書周
變傳。詩意謂新法煩擾，已之才力亦不勝任也。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暮歸走馬沙河塘，爐煙裊裏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嶺，寒泉咽咽千山靜。君勿笑老僧耳聾喚不聞，百年俱是可憐人。明朝且復城中去，白雲卻在題詩處。

○青牛嶺舊名寶福山，在今浙江新登縣西南新鄉。

贈寫真何充秀才○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橫燃箭。○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饑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襄公與鄂公！

○何充，蘇州人，能寫真。○唐明皇英武善射，初封臨淄王，爲潞州別駕。明皇一日微斜，故作橫燃箭之狀。○孟浩然，唐詩人。浩然詩：「郊外凌兢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杜甫丹青引詩：「良

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
襄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襄公段志元，鄂公尉遲敬德也。

單同年求德興愈氏聚遠樓詩三首

雲中煙水苦難親，野草幽花各自春。
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聞人。

○單同年，名錫，字君貺，宜興人。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卷入簾鉤。
直將眼力爲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他仙，不知門外有塵寰。
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潤州甘露寺彈箏

多景樓上彈神曲，欲斷哀絃再三促。
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雲。
○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
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

○甘露寺，在今江蘇丹徒縣北固山，孫吳所建。

○多景樓，在甘露寺中。

○江妃，江中女神也。

○

浮玉，金山名。

○雙鳳槽，樂器名，爲蜀木所製，故云吾家。一說軾有胡琴婢，是時方與家屬同行，故云

喚取吾家，而後有與君合奏之句，僅因蜀木鳳槽而傳會之，未當云。

○此蓋以啄木鳥啄樹之聲，狀

筆絃之繁響。

鐵溝行贈喬太博

城東坡隴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城中病守無所爲，走馬來尋鐵溝水。
鐵溝水淺不容輶，恰似當年韓與侯。[○]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聊復寫我憂。孤村野
店亦何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山頭落日側金盆，倒著接籬。[○]搔白首，忽憶從軍年
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老去同居兩憔悴，
犯夜醉歸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

○鐵溝水，源出烽火山，流經山東諸城縣東北入濰水。喬敍，字禹功，官太常寺博士。
○輶，車轅也。
韓愈詩：『深如車轍闊容輶。』又『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
○襄陽兒童歌曰：『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羅。』見晉書山簡傳。
○長楊漢宮名。漢楊雄長楊賦，盛述漢帝射獵之事。
○此漢李廣事，註見前。喬嘗欲換武，故有此句，其後果換左藏知欽州。

雪後書北臺壁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
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
○老病自嘆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

○道經以項肩骨爲玉樓，眼爲銀海。起粟，凍起肉上如生粟也。
○麥比他粟獨隔歲種，故號宿麥。

雪宜麥而辟蝗蟲，故爲豐年之兆。蝗遺子於地，雪深一尺，則子入地一丈，麥得雪則滋茂。

○劉叉，韓

愈門弟子，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

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秔。
○我今號爲二千石，
○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
○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會當拂衣歸故邱，作書貸粟監河侯。
○萬斛船中著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

○自此詩起，至後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止，作於熙寧八年，時在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任上。
○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晉時人，嘗爲彭澤令，故又稱陶彭澤。潛胸懷高尙，嗜酒盡以公田種秫。
○漢太守秩二千石，世因謂知府爲二千石。此謂知密州歲所受俸。
○時減削公使庫錢太甚，歲造酒不得過百石，詩意指此，故題曰莫笑銀杯小也。

○莊子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見莊子外物。
○晉畢卓嘗謂人得酒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云。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送客客已去，尋花花未開。未能城裏去，且復水邊來。父老借問我，「使君安在哉？」今年好風雪，會見麥千堆。

春來六十日，笑口幾回開。會作堂堂去，何妨得得來。倦遊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一堆。○

○廬山，在今山東東武故城東南，世稱以此名，賦謂其絕類峨眉而小。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堆。○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困落日，○薄豔戰輕雷。○老守尤多病，壯懷先已灰。殷勤此粲者，○攀拆爲誰哉？玉腕揜紅袖，金樽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回。

○漢司馬相如甚貧，家徒四壁立。○古人每以花比錦。○此似謂牡丹畏寒。○作詩之前日曾

雷雨。○賀獻魏花三朵，魏花紫色牡丹也。詩『三英粲兮』又『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型存。

○君先去踏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村。四回首西湖真一夢，灰心霜鬢更休論！

○軾守杭州時，呂爲察推。二此謂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感楚王事，詳前。三中郎，漢蔡邕也。孔融素

與邕善，邕被害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軾。與呂別後，常令作之以爲笑。四此聯蓋言本同在杭州西湖相聚，今呂去京師，密州卽桑棗之地，軾則來守也。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

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侍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延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晁美叔名端彥，時提點兩浙刑獄，置司杭州。子說之後亦從軾遊。

[○]孔子遊於緇幃之林，坐乎杏壇之上。有漁父者，顧見孔子，還轡而立，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孔子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知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雷鳴撼四鄰。

[○]劉貢父名致，號公非，新喻人，官至中書舍人。[○]李公擇名常，二人皆軒知友。

[○]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河薤露，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

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漢張釋之嘗便宜言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者。』釋之因言秦漢間事。○公擇寄詩時，或在湖州，詩皆道吳中饑苦之狀。○貢父近喪偶。

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餉有埃。綠蟻○沾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
○

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酒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屍真細事，○虎頭食肉更何

人。_四陣雲冷壓黃茅瘴，_五羽扇斜揮白葛巾。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宋有西京左藏庫使，武職也。欽州，隋置，故城在今廣東欽縣東北。自此詩起，至後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止，作於熙寧九年，時在祠部員外郎，權知密州事。任上十二月徙河中府，至濰州。

○軾前贈

喬詩，有明年定起故將軍之句，故詩云。

○後漢馬援嘗曰：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

何能臥牀上死兒女子手中耶！』

○後漢班超詣相者，相者曰：

『生燕額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嶺南多瘴氣，從仲春訖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訖孟冬，行黃茅瘴。此言軍中壯氣，能勝瘴疫也。

薄薄酒二首并引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爲未也復

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爾。

○膠西卽密州今山東膠南一帶地趙明叔名果卿密州鄉貢進士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韃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牕。涼珠襦，玉柙萬人相送歸北邙。○不如懸鶴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謂百官進候早朝也。漢制諸陵，○皆珠襦至柙，形如鎧甲連以金鏤之，見西京雜記。北邙山名，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北，王公多葬其地。○懸鶴衣敝之狀，百結，言衣多補綴也。負朝陽，曝朝日也。○莊子駢母篇載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齊卽叔齊，伯夷之弟。亡羊見前減穀註。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牕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愁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

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東華門[△]，百官入朝時所從出入也。詩中常以東華代京師。

○後漢初年，赤眉樊崇等入關，燒長

安宮室爲墟，宗廟園陵皆發掘。

七月五日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秋來未云幾，風日已清亮。雲間聳孤翠，林表浮遠漲。新棗漸堪剝，晚瓜猶可餉。西風送落日，萬簌含悽愴。○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

○莊子齊物論言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言風起時凡空洞之孔穴，皆受激成聲也。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

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晁同年，卽晁美叔。

○時晁以違法與妓宴樂，停職待鞫潤州，故詩有別後西湖及遣子窮愁之語。

留別零泉○

舉酒屬零泉：『白髮日夜新，何時泉中天，復照泉上人？』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還將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零泉，見軾零泉詩敍，其泉汪洋折旋如車輪，軾琢石爲井，作亭其上，名曰零泉。○謂欲赴河中也。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初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知。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

○釋迦院，在密州。趙倅，名成伯，時以尚書郎倅密州。

○博陵崔護，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扣

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答以求飲，女以杯水至，獨倚小桃佇立，意屬殊厚，及來歲清明，逕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局鎖，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

舊笑春風。』

○註見前。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葱臘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駿，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敲棟。○老農釋耒嘆，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

○濰州，卽今山東濰縣。自此詩起，至後韓幹馬十四匹止，均作於熙寧十年，是年正月，自濰州至京師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改權知徐州軍州事，四月出京赴任。○逃戶，避官稅之農民也。敲，音起

(一) 傾側也。

京師哭任遵聖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彫喪。
每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況奇逸，先子推輩行。
文章得少譽，詩語尤清壯。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
自喜作劇縣，[○]偏工破豪黨。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姦將。[○]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
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遊久不樂，江海永相望。
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此懷今不遂，歸見纍纍葬。
望哭國西門，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
見之齟齧中，[○]已有食牛量；[○]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
惟有王濬沖，心知中散狀。[○]

[○]任遵聖，蜀人，學問氣節，推重鄉里，與蘇洵齊名。[○]政事繁雜之邑曰劇縣，晉袁甫嘗詣何勗，自言能爲劇縣。

[○]唐張巡守睢陽，裂臂血面，嚼齒皆碎。二句皆敍任事。[○]任子名伯雨，字德翁，遂於經

術，文力雄健。⑤齠齦，毀齒也，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齧齒。女子七月而齧齒，⑤戶子載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量；杜甫徐卿二子歌：『小兒五歲氣食牛。』⑥晉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言君復未見其父耳。嵇，戎字。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韓愈詩：『不忍千株雪相映。』又：『聞道郭西千株雪。』均謂梨花。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履，竹色侵杯
罇，○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獨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路

社，^③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④才全德不形，^⑤所貴知我寡。^⑥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⑦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⑧持此欲安歸？^⑨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⑩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瘡啞。^⑪

○司馬君實，司馬光也。光名君實，字，歷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王安石行新法，光爭之不得，力乞歸，自號迂叟。熙寧四年，始居洛，於尊賢坊北築獨樂園。^⑫○斝，音加（ㄐㄧㄚ），上聲，酒器。^⑬唐白居易致仕居洛，愛香山之勝，與僧如滿結社焉。^⑭○孟子問齊宣王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王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王曰：『不若與衆。』^⑮語出莊子。^⑯老子有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之語。^⑰○光雖退隱，人皆望其再出。^⑱○光德隆望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曰君實。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⑲○蒯通說韓信曰：『足下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持此安歸乎？』持此，猶言處此情形之中也。^⑳○古人犯罪者着赭衣，此言吾輩爲名所累，欲却不得，殆天以此病見罰也。^㉑○光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時事。

次韻李邦直感舊

驕騎傳呼出跨坊，簿書填委入充堂。[○]誰教按部如何武，[○]只許清尊對孟光。[○]婉婉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李邦直，名清臣，魏人，以詞藻受主知，爲新法黨，時官提點京東刑獄職，居密州。[○]跨乃凌跨之跨。

言出而驕騎傳呼，凌跨坊巷，入而簿書填委充滿廳堂。[○]漢何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

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致死。[○]孟光，漢梁鴻妻，有賢名，夫婦極相得。按邦

直初娶韓琦姪女，後更娶孫巨源女爲繼室，其先軾謂巨源欲得佳婿，無易邦直，巨源首肯而歸之，故此云云。[○]趙飛燕進合德，成帝謂爲溫柔鄉，曰：「吾終老是鄉矣。」二語因邦直娶巨源女而戲之。

[○]唐張建封官僕射，好擊球，有球場，韓愈贈詩曰：「汴泗交流郡城角，斲場千步平如削。」按張氏球場在徐州，軾以此對溫柔鄉言，謂已酸寒，無溫柔可戀，惟張氏所遺球場，供娛遺耳。

陽關詞三首①

贈張繼愿

受降城下②紫鬚郎，戲馬臺前③古戰場。
恨君不取契丹首，_④金甲牙旗_⑤歸故鄉。

○唐王維詩：『渭城朝雨濕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本詩名爲陽關詞者，卽以依王原作爲聲調之故。三詩各自說事，軾皆以陽關調歌之，故聚而爲一標題焉。○

○唐有三受降城，中城在朔州，西城在靈州，東城在勝州，皆在黃河之外。唐神龍三年，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時築。○戲馬臺，在今江蘇彭城縣，項羽築。_④契丹，國名，東胡種，卽宋時之遼國，後滅於金。

○牙旗，將軍之旗也。

答李公擇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_③時作陽關腸斷聲。

○濟南卽今山東省城。○龍山鎮在濟南城東。○霅音牒（ㄉ一ㄝ；）霅溪，在浙江湖州。李先知湖州，故詩戲之。

中秋月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初別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七年，微言誰與賡？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枰。
○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無憂賴賢婦，藜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倒牀作雷鳴。秋眠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別，妙理難細評。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歸來北堂上，古屋空崢嶸。退食誤相從，入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人事水火爭。念當閉閣坐，頽然寄聾盲。妻

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黃精。四

○枰棋局也。對枰宜弈，而意不屬，蓋以惜別之故，既無情於弈，而又無言，惟默對而已。○語見莊子田子方篇。謂能消人無道之意念，下句卽申述之。○南都，卽南京。時轍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黃精草名，食之益壽。言只須閉閣自修，勿預他人之爭，且并妻子文章亦不問，自能心廣體胖，不必更用黃精益壽。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霜林日夜西風急，老送君歸百憂集。清歌窈眇○入行雲，雲爲不行天爲泣。
紅葉黃花秋正亂，白魚紫蟹君須憶。憑君說向鬢將軍，衰病相逢應不識。

○臺頭寺，在彭城戲馬臺上，宋置。宋初仍前代之制，有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也。太宗名崇文院，館職分三等，兼三館與史館修撰等爲高等，李於熙寧十年爲國史院編修官，賦作此送之。○窈眇猶窈窕也。○鬢將軍，謂孫巨源也。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珥筆，戴筆也。唐龍朔三年，造宣政紫宸蓬萊三殿，常朝之儀，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宋因之。李職兼修起居注及知制誥，故詩云。[△]○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麟，司馬遷作史記，以獲麟起，此處謂世方隆盛，李所製作，與麟之隱見無關也。[△]○晉陳壽撰三國志，張華深善之，謂當以晉書相付，寧論晉言李才不僅作一晉書；一說，三字用桃花源記『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語，係希李作史能超秦漢臻於至治之意。[△]○漢文帝時，賈誼作過秦論，軾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五篇，意欲李於國史中載之。

○丁儀丁廙俱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當爲尊公作佳傳。』子不與，壽竟不爲立傳。[○]漢末有前漢時陵冢者，宮人猶活，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又發范朋友家奴冢，奴亦三百五十餘年矣，說霍光廢立之事迹，多有與漢書相似者。二句所以警李，蓋恐其史職有索賄

作僞之事，故預戒之，明天下後世之不可欺也。[○]仲尼稱素王，左邱明爲素臣。又韓愈答劉秀才書：

『左邱明記春秋時事以失明夫作史者不有人禍卽有天刑』兩語警李使其憮天刑人禍而毋作僞。

韓幹馬十四匹

一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驟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
老鬚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
旣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
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韓幹，唐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畫馬。○任前舉後，謂馬以前足踏地，支持其體而舉後足踢也。

○奚官，任養馬之役者。二句謂養馬者能悉馬之情性，不啻通馬語也。○此總敍八匹已過溪者，
舉頭如出林之鶴。在溪中者，如鶴之俯首啄食。最後一匹，指八匹中之最後者，馬八尺以上爲龍，此特
言其壯偉也。

送鄭戶曹

遊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
羸童瘦馬從吾飲，陋室何人似子賢！
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
○東歸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鄭戶曹，鄭愬也，字彥能，徐州人，時官大名府戶曹參軍，而軾知徐州府。自此詩起，至後送參寥師止，均作於元豐元年，時仍在知徐州任。○後漢鄭太，字公業，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唐玄宗置廣文館，以鄭虔爲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虔州八境圖

并引

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即其城上樓觀臺榭之所見，而作是圖也。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俛章貢之奔流，烟

雲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觀此圖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嘵然而嘆矣蘇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從而入乎所自觀之者異也且子不見夫日乎其旦如槃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此豈三日也哉苟知境之爲入也則凡寒暑朝夕雨暘晦冥之異坐作行立哀樂喜怒之接於吾目而感於吾心者有不可勝數者矣豈特入乎如知夫入之出乎一也則夫四海之外詠詭譎怪禹貢之所書鄒衍之所談④相如之賦⑤雖至千萬未有一者也後之君子必將有感於斯焉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

○虔州屬豫章郡晉爲南康卽今江西南昌縣地原詩八首第一第四及七八兩首皆未選。○孔君孔宗翰也字周翰孔知虔州故稱太守○虔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齧孔伐石爲址治鐵鑄之由是屹然。○鄒衍戰國齊人善辨精於天文著有談天今不傳。○相如漢司馬相如工詞賦。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倦客登臨無限思孤雲落日是長安。

○宋嘉祐六年趙抃知州於治西北隅野景亭舊址築臺名曰章貢。

白鵠樓前○翠作堆，繁雲嶺路若爲開。故人應在千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

○

○郡治東北有八景臺，白鵠樓在臺北。○陸凱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范曄。此二句似爲望大庾嶺之辭，以嶺在虔西南，而又以早開梅著故也。

使君那暇日參禪，○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靈運後，○著鞭從使祖生先。○

○此首爲虔之馬祖遺跡而作，馬於唐時在南康龔公山習禪，稱道一禪師，山在城北，有寺，有其遺跡。

○孟顥事佛精勤，而爲謝靈運所輕，靈運嘗謂顥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劉琨爲并州刺史，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卻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

○塵外亭名，在贛州城東馬祖巖上。○唐貞元中，馬祖示寂，旋賜諡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之塔，卽詩所云孤塔也。

讀孟郊詩二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
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
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鵠，竟日持空螯。
要當翻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
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膠。

○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其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以矯崛稱，韓愈引爲忘形之契。

○蟹之最小者名彭鵠，音如越，吳人譌爲彭鵠，見本草。○僧指賈島，島初爲僧，名本，無詩才與

郊埒，時稱郊寒島瘦。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饑腸自鳴喚，空壁轉饑鼠。
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

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尙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不憂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紵。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孟送澹公詩十二首自銅斗句至此，皆隱括原詩中語，其詩中有云：『銅斗飲江水，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脚踏小船頭，獨速舞短蓑。笑伊漁陽摻空恃文章，多閒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短蓑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菰蒲，鬪作豪橫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射鴨復射鴨，鴨驚菰蒲頭。鴛鴦亦零落，彩色難相求。儂是清浪兒，每踏清浪遊。笑伊鄉貢兒，踢土稱風流。如何卯角翁，至死不裹頭。』○孟詩有云：『數年伊洛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莊，小女啼喈喈。』江湖曲蓋指此。

芙蓉城○并敍

世傳王廸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

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按此爲當時一段著名神話，胡微之爲作傳，節錄如下，藉明詩中本事。王迴子高初遇一女，自言周太尉女，冥契當侍巾幘，既去，衾枕之屬，餘香不散，由是倏忽去來。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王曰：「我居幽僻，君能一往否？」喜而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王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王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逡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俄聞殿上捲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王登東廂之樓，梁上題曰碧雲；王未及下，一女郎登，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王曰：「此芳卿也。」夢之明日，周來，王語以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勤也。」王問何地，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王問芳卿何姓，曰：「與我同。」王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留詩云：「久事屏幃不暫閑，今朝離意尙闌珊，臨行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

○王迴子高，迴名，字高，字虞部員外郎。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①珠簾玉案翡翠屏，霞舒雲卷千娉婷。
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②天門
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綠山朝
帝廷，③夜聞笙簫弭節聽；④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
執，寒衾虛幌風泠泠。⑤仙宮洞房本不局，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
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玲玢，⑥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
開如酒醒。⑦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⑧羅巾別淚空熒熒。⑨春風花
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身流浪隨滄溟。⑩偶然相值兩浮萍。⑪願君收視
觀三庭，⑫勿與嘉穀生蝗螟。⑬從渠一念三千齡，⑭下作人間尹與邢！⑮

①石石曼卿也，宋人多傳石曼卿死後爲芙蓉城主。丁，宋丁度也。慶曆中有朝士晨行通衢，見美婦三

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其最後行者，丁將遊何處，後行者言諸女
御迎芙蓉館主，時丁已在告頃之聞卒。②黃庭經，道經也。誦經者大都精思講讀則獲福，麤行招罪，

詩言此仙女本已功德圓滿，超凡入聖，徒以誤讀經故，致遭罪譴，謫向人間，重結俗緣也。⑤緑山在

今河南偃師縣南。相傳周王子晉於七月七日，乘白鶴駐綠山嶺，舉手謝時人而去。此句敍入王迴。

④弭節，按節徐行也。此處作逗留解。⑤飄然四句，敍冥契事畢，以下接敍入夢。⑥姈嶧，行不正也，

⑦蘧蘧，夢醒貌，見莊子齊物論。又同篇：「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⑧李白妾薄命詩：「雨露

不上天，水覆難重收。」此喻一別不再見也。⑨自仙宮洞房句至此，皆敍同遊及與周別，本傳事至此止。⑩滄溟，謂海也。⑪以上四句，爲王子高作別後追憶之辭，言偶親仙女，便覺世間凡女無顏

色。⑫此下四句爲結語，插入作者之意，卽敍中所云歸之正者，故此君字爲作者對王言。收視猶言

收攝其情。⑬黃庭內景經：「三庭嘉穀生蝗螟。」意謂母與仙女共墮落也。⑭從渠一念猶一心
想伊之意，陳鴻長恨歌傳：「方士至玉真太妃院，致上皇意。玉妃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馬明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已三千年矣。」見神仙傳。⑮尹與邢，謂漢武帝之尹夫人及邢婕妤也。意謂周與芳卿甘同事

一人，將重入世，如尹之與邢。末數句言如不能歸之以正，則此念終在，必將牽周等重念人間，而所謂

極其情者，將終不可止。

續麗人行 ⊙ 引

李伸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 ⊙ 戲作此詩

○麗人行，杜甫所作。○周昉字景元，唐京兆人，官至宣州長史，善畫仕女。唐人稱教坊中歌伎爲內人。

深宮無人春日長，沈香亭 ⊙ 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
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破睡；若教回首卻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杜陵饑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心醉歸來茅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啼！

○唐玄宗以外國貢沉香材而作沉香亭，亭在興慶池東。○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云：臣里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按陽城下蔡爲二縣名，楚之貴介公子，多封於此。風靡言如草之經風，皆

貼服也。

○杜甫自謂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常恐轉死溝壑，可謂飢客。杜甫詩：「秋山眼

冷魂未歸。」眼寒當用此典。

○杜甫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背後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按以杜詩有背後句，故此詩題爲續麗人行。

○漢梁鴻妻孟光，有賢名，每供

鴻膳，舉案齊眉，形甚莊敬。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

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

○傅國博，傅裼也，官國子監博士，時方爲徐州通判。○山公，晉山簡，濤子，鎮襄陽，習氏有園，簡愛之，

常往遊。李白詩：「襄陽小兒齊拍手，笑殺山公醉似泥。」

○髡，淳于髡也。語出史記滑稽傳。

不肯惺惺騎馬迴，玉山知爲玉人顙。○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

○惺惺寂靜貌。山公稱稽叔夜之爲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秀，其醉也，忽若玉山之將頽。劉禹錫詩：『寂寂獨看金燼落，紛紛只見玉山頽。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惺惺騎馬迴。』○唐杜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龍鎮閒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嘗宴客，女伎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公：『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伎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詠：『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辯才法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今浙江於潛人。生十年而出家，二十五賜紫衣及辯才號。沈遘治

杭，請住上天竺，人爭施之，居十七年，爲他僧所篡奪而被逐，後僧敗，朝廷復以上天竺畀之，當師去後，上天竺施者不至，及師復來，士女不呼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世尊從肉髻中涌出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見楞嚴經。○白居易天竺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晉嵇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金剛經：『應生無所住心。』又：『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峯，楊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爲聖僧梅，見杭州圖經。

答范淳甫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重瞳遺迹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④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⑤

○范淳甫，名祖禹，成都人，與軾極相得。○吾州指徐州，時軾爲州太守。劉季漢高祖也。高祖爲徐沛

縣豐邑人，下邑卽謂沛豐邑也。③自注：「來詩有張僕射臨淮之句，」張謂建封，爲徐泗節度使，李謂光弼，封臨淮郡王。④項羽重瞳，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軾拆之以蓋黃樓。⑤呂布與曹操相持于彭城，布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布請於操，願將騎兵助定天下。曹操小字阿瞞。范詩以張李譽軾，軾謂己不洗儒生酸氣，但不致如呂布之屈辱，用呂布事實，隱指附和新法之呂惠卿與曾布。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①

去歲遊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蝴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野已分宿。②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溜，繁華真一夢，寂寥兩榮朽；③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④

①鮮于子駿名侁，時任京東西路轉運使。鄆州今山東鄆城縣地，宋初爲京東路，熙寧七年，分東西兩路。鄆州屬西路。②分宿，星宿之分野不同也。言相距甚遠，所見星異，指鄆州與徐州也。③言無論

榮枯，結果皆歸寂寞。④船喻歲月。言應憐世人在歲月中不知不覺度過，不自知其生命在暗中銷

蝕也。

中秋見月和子由○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萬丈生白毫。
一盃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濤。
誰爲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
○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
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變。
○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
青熒滅沒轉山前，浪颶風迴豈復堅。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蟬鳴露草。
卷簾推戶寂無人，牕下咿啞惟楚老。
○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
明朝人事隨日出，恍然一夢瑤臺客。○

○轍中秋見月寄子瞻詩首數語曰：「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坐聽百

步鳴飛濤，使君攜客登燕子，月色着人如着水，筵前不設彭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唐盧仝月
蝕詩：「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
爲詩謂月爲天眼所本。○角，星名，東方七宿之首。蒼龍亦星名。○艤，附船著岸也。○是夜賈客
舟中放水燈。○賦近有一孫名楚老。○時子由任南京判官，故以南都從事稱之。○瑤臺，月宮
也。李公垂詩：「恍然夢作瑤臺客。」言明朝日出，復爲人事所侵，今夕詩境，都成一夢。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
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鞚韁，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
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鋤。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霧如細雨，
南山不見千尋剎，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鶻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熱酒
澆腸氣先壓，烟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巒疊。○詩人猛士雜龍虎，○楚舞吳

歌亂鵝鴨。一杯相屬君莫辭，此景何殊泛清霅。㊂

○軾守徐之明年，旣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黃樓。△△○
○鴉軋搖櫓聲。○○鑿音壓（一丫）鑿鑿，山勢不平貌。△△
○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雪讀如牒，亦讀札，水名，在吳興，以風景清麗著，黃樓臨泗上，故以雪水爲比。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山蒼蒼，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絕猿鳥去，惟有喬木攬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久與船低昂。峨峨兩烟鬟，曉鏡開新粧，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李思訓，唐宗室，官至左武衛大將軍，畫稱一時之妙。○○大孤山在江西九江縣東南鄱陽湖中，與

彭澤縣西北之小孤山相對。○○大小孤山，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

云彭郎卽小姑婿也。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座隅。山上白雲橫匹素，水中明月臥浮圖。
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五湖。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紅紗本障燭之紗。白居易詩：『夜深一盞紗籠燭。』此直借作燭。

百步洪○二首并敍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旣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以爲陳迹。喟然而嘆。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頤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石阻河流爲洪。百步洪在徐州城東南二里，水中若有限石，懸下迅急，亂石激濤，凡數里。○三人皆當時名妓。

○參寥師，名道潛，參寥其字，杭州於潛人，本姓何，幼不茹葷，以童子誦法華經爲比丘，能文章，尤喜爲詩，軾甚愛重之，徽宗時示寂，賜號妙總大師。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綫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荆棘埋銅駝。○覺來俛仰失千刼，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身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

○有僧問從盛禪師：『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見傳燈錄，新羅在海水，一念即逾，即

莊子所謂俯仰而拊四海也。○晉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外銅駝，嘆曰：『會見

汝在荆棘中！』○饒，音餽（ㄉㄞ）；饒饒，語噪也。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盪槳肩相摩。
不學長安闐里俠，貂裘夜走臘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
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
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擾擾毛羣欺臥駝。不念空齋老
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時來洪上看遺跡，忍見屐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
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晉謝鯤，字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臘脂坡，俗呼紅沙岡，在河南開封西北，朝暮斜暉，

照之如臘脂。按詩但用其贊名耳，非必指此地也。○鮑謝，晉詩人鮑照謝靈運。

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織女星名，斜側向也。河，天河。○金叵羅，酒卮名。見北史祖珽傳。

○

羊何，晉時人，東海何長琦，太山羊濬之。詩借指舒堯文顏長道也。○呵，吹氣令暖也。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三

○秦觀字少游初字太虛高郵人詩詞皆清俊極爲軾愛重。○袁昂書評「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請參寥師入定時往問諸天也用劉禹錫和宣上人詩典。

一尾追風○抹萬蹄，崑崙元圃謂朝隣。○回看世上無伯樂，卻道鹽車勝

月題。四

○追風，秦始皇七名馬之一。○古人謂崑崙山最高處爲神仙所居，山三級，二曰元圃。隣同躋，升也。

○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善相馬。

○戰國策楚策言駢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謂其不用於奔馳而用於負重。莊子馬蹏篇載伯樂自言善治馬，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月題額上當顛，形似月者也。此言不遇伯樂，無以見才。

得喪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郤伴參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

○李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爲逐吾輩，文
字爭蔚炳。[?]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
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邱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
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
臥雲嶺，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更當請。

○苦空，苦修之意。[△]莊子則揚篇『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劍環頭小孔，吹之吷然如風過也。[○]

穎禾末已焦之穀，不能再芽，意與上句同。

○八句用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典。

○言參寥爲詩無害，

惟須以空靜爲務。

人日獵城南① 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得鳥字

兒童笑使君，憂慍常悄悄，誰拈白接羅，②令跨金驥。③ 東風吹濕雪，④ 手
冷怯清曉；忽發兩鳴籜，⑤ 相趁飛蟲小。放弓一長嘯，目送孤鴻矯。吟詩忘鞭轡，不
語頭自掉。歸來仍脫粟，⑥ 鹽豉煮芹蓼。何似雷將軍，兩眼霜鶲皎。黑頭已爲將，⑦
百戰意未了。馬上倒銀瓶，得兔不暇燎。少年負奇志，躡躅百憂繞。回首英雄人，老
死已不少。青春還一夢，餘年真過！烏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⑧

○京東第二將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于徐，徐人欲觀其能，軾爲小
獵城南，觀者數千人。自此詩起，至後十二月二十八日止，作於元豐二年，是年三月罷徐州，移知
湖州，四月抵湖，任七月，追赴臺獄，十二月，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接羅，白帽也。○驥，讀如杳嫋，
神馬之稱。○濕雪，霰也。○籜，音孝，十一糸；鳴籜，卽鳴鎬，古之響箭也。○脫粟，未精鑿之米。
○黑頭，頭髮尙黑，謂年少也。○呼鷹臺，在襄陽，劉表任荊州刺史時築。曹操笑表爲豚犬。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屨中庭月趁人。
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遙
知金闕同清景，想見輶車輾暗塵。
回首舊遊真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傾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入夜更歌金縷曲，○他時莫忘角
弓篇。○三年不顧東隣女，○二頃方求負郭田。○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斷
龍泉。○

○孔子遭程子于途，傾蓋而語，見家語。

○南臺，卽戲馬臺，在徐州城南。

○金縷曲，詞牌名，杜牧秋

娘詩『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金縷曲當卽從唐金縷衣演出。

○是日，軾與宋同栽松於寺中。

○角弓，詩小雅篇。此用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事。杜甫詩『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此

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典，賦謂東家美女，登牆窺玉三年，玉未之許，借玉美希元也。

○此用蘇秦典。

秦嘗歎言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④晉張華，字茂先，見牛斗間常有紫氣，知應在豫章豐城，因以雷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餘，得石函，中有雙劍，上刻劍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杜甫詩：「徒勞望斗牛，無計斬龍泉。」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
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⑤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
斷月明中，⑥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捲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

④香雪，指杏花也。⑤與飲客中，有王子立、王子敏，二人方年少，吹洞簫。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忘歸不覺鬢毛斑，好事鄉人尙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送君直過楚王山。⑥

飛。

○△△△楚王山，一名桓山，在徐州；山有楚元王墓。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

○雲龍山人張君，于故居之東作亭，山人有二鶴，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暮則傃東山而歸。○唐人謂新得科第者爲新郎君。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次韻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研姦邪窟，屬鏤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

○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真，千里妖蟆一寸鐵，地上空愁蠻蝨臣。○四

○田國博，字叔通，時方以國子博士爲徐州通判。○太宰嚭譖伍子胥於吳王夫差，夫差乃賜子胥

屬鏤之劍以死。○費無極爲楚讒臣，賊害忠良，人皆謗令尹囊瓦，瓦乃殺之以止謗。此句反用其事，

意有所指。○唐詩人盧仝，自號玉川子。仝作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圍十尺入池」

腹，如此癱駭阿誰生？」又云：「地上蟻蟲臣全，告訴上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剗妖墓癱腸。」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淒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
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撻遭割截。
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
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四)

○如來廣說十二因緣，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見法華經。
○唐姚崇牧荊州，受代日，吏民泣擁馬首，鞭撻民皆截留之，以抒瞻戀。
君得辭，徐人不勞扣關請，向來此地幾送迎，草間翁仲口不瘡。」詩如此云，則徐有石人可知。
^(四)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父老何自來，花枝裏長紅。
○洗盞拜馬前，請壽使君公。
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
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
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
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

○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挂綵，謂之長紅。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暫別復還見，依然有餘情。春雨漲微波，一夜到彭城，過我黃樓下，朱闌照飛甍。可憐洪上石，○誰聽月中聲？

○汴水名，在今河南商邱縣北。○洪卽百步洪也。

前年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黃綠，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坐穩生髀肉，○聯翩閱三守，迎送如轉轂。○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

○時子由方從張方平簽書南京判事。○劉備在荊州，嘗起至廁，見髀裏生肉，慨然流涕，謂劉表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云。○三守除張方平外，餘二人無考。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下有爾家川，千畦種秔稌。山泉宅龍蜃，○平地

走膏乳，異時畝一金。③近欲爲逃戶，④逝將解簪紱，賣劍買牛具。⑤故山豈不懷，廢宅生蒿穿。⑥便恐桐鄉人，長祠仲卿墓。⑦

○石佛山在眉山縣南。

○蜃龍也，狀如螭龍，池井間有，則吐氣爲雨，見物類相感志。

眉山有石佛鎮，

鎮有豬龍泉。

○畝一金謂地價也，鄆鎬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見漢書東方朔傳。

○逃戶者，以

歲收過歉，不能完稅而逃他處者也。言向值價之地，今乃碗瘠矣。

○漢龔遂爲勃海太守，民有帶持

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犧。言止可乘地價賤時回鄉購置也。

○穡，自生稻也。

○漢朱邑字仲

卿，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人利物爲行，未嘗笞辱人，所部吏民愛敬焉，還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後病且死，屬其子葬桐鄉，言桐鄉民愛我，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祭祀不絕。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樹，○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

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蛩，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初聞風聲，疑爲雨，開門看之，乃見月滿湖也。

遊惠山○并敍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

○惠山，在今江蘇無錫縣西郊。詩凡三首，和王一首未選。○王武陵，字晦伯，竇羣，字丹列，朱宿，字遐景，王朱唐書無考，惟竇有之，三人後皆登諫列，而題詩惠山日，尙均未仕，故敍稱爲處士。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淄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讒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

○論語：「不亦堅乎？磨而不磷。不亦白乎？涅而不淄。」●○小旻，詩小雅篇名，大夫以幽王信邪，不能從善，故作以刺之。二句蓋用竇詩。○竇羣爲扶風人。四巢許巢父許由也，皆堯時隱士。此首和竇羣。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牕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宿。

○楚人謂兩樹交陰之下曰樾，見玉篇。○唐玉川子，見前。全有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此首和朱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

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松江卽今江蘇松江縣。關彥長名景仁，錢塘人。徐安中未詳。○垂虹橋名，一名長橋，在松江東門外。

與王郎○夜飲井水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菰蒲聚鬪蚊；此井獨能深一丈，凜然如我亦如君。○

○王郎名通，字子立，蘇轍之婿，時從軾於吳興。○首二句謂人皆趨炎，次二句言爾我獨冷，飲此最

宜。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歧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旋見兒童迎細
候。○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謔。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

仕道固應慚孔孟。㊂扶顛未可責由求。㊃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惱可憐真喪狗。㊄時時相觸似虛舟。㊅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㊆可倚樓齋。
釀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鷗。遠思顏柳并諸謝。㊇近憶張陳與老劉。㊈風定
軒牕飛豹腳。㊉雨餘欄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尙黑頭。憶昔湖山
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掉風船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
三人同作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庥。㊋已許春風歸過我。預
憂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謬悠。犀首正緣無事飲。㊌馮驩應
爲有魚留。㊍從今更踏青州麌。薄酒知君笑督郵。㊎

○周開祖名邠。軾倅杭時。周爲錢塘令。時出宰樂清。○路以多歧亡羊。爲楊朱語。此句自謂老於歧
路。不致迷途。頗近江湖老優伶也。○晉謝安嘗爲吳興守。以之自比。○後漢郭伋字細侯。爲并州

牧。始至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迎拜道次。見後漢書伋傳。○蒙山。在山東蒙陰縣。二句自敍。上句在
徐州事。下句在密州事。○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故有慚孔孟。○由求仲由與冉求也。扶顛事

見論語季氏將伐顓臾章。詩意譏朝臣不能扶正。

㊂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其纍纍若喪家之狗。㊃莊子山木篇有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語。㊄若

溪有二源：一曰東苕，出浙江天目山之陽，東流經臨安餘杭杭縣，又東北經德清爲餘不溪，北至吳興

爲霅溪；一曰西苕，出天目山之陰，東北流經孝豐安吉長興至吳興兩溪合流入太湖。

㊅柳子厚謝安謝萬等，皆嘗爲湖州刺史。㊆謂張先子野陳舜俞令舉劉述孝淑也，皆軾在湖州時交往者。

㊇湖多蚊，土人云豹脚者尤毒。

㊈莊子逍遙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

㊉晉左思詠古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犀首，古官

名，如虎牙將軍之屬。戰國時，秦公孫衍爲犀首，陳軫嘗求見之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

㊋馮驥，齊孟嘗君門下客。驥以食無魚，歌而索之，見戰國策。㊌桓溫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

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以青州屬齊，齊與臍諧音，平原有鬲縣，音與臍同，謂美酒直達臍下，惡

酒至膈而止也。

次韻答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
明。④艤舟茗雪人安在？
⑤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與君蓋亦不須傾。

○孫侔，字少述，湖州人，作文奇古，內行孤峻，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離騷：『餐秋菊之落英。』

○韓愈詩：『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驅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鉅鐘。』○淵明隱居刺史王宏造焉，淵明稱疾不見。宏候其往廬山，遣人以酒要於半道。淵明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聞問，歡宴窮日。四句自道湖守，雖切定孫之湖，人說而以淵明比孫，實以王宏自居。○唐張志和書云：『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茗雪間。』見唐書隱逸傳。○傾蓋事註見前。此言未嘗識面，僅憑文字相投贈，已成知好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二首○

百日歸期恰及春，[○] 餘年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 風吹面，走馬聯翩鶴唳人。[○] 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 軾以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就逮，八月十八赴御史臺獄，在獄中寫所勘諸詩之供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準勅授責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檢校爲兼官，官凡十九，末爲水部員外郎。水部員外郎，唐置屬工部，掌天下山瀆陂池之政令。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團練副使，從八品。軾在獄時，自分必死，曾作二詩寄子，由此二詩卽用前韻，爲出獄時所作。

○ 軾以八月十八日赴獄，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計一百三十日，此言百日舉成數也。

○ 使平聲，旋去聲，便旋便捷也。

○ 啭與啄通。

○ 二句出獄後躊躇滿志之情狀。

○ 謂竊位宦海中，升沈都屬偶然事。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鬪少年雞。

○ 休官彭澤貧無酒，○ 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余投檄向江西。

○此卽用塞翁失馬事，見淮南子。○唐賈昌，年七歲，玄宗召爲鷄坊小兒長，至元和庚寅，年九十八矣，語太平事，歷歷可聽，自言少年以鬪鷄媚上，上以倡優畜之，見城東父老傳二句，言以後卽復爲朝廷信任，亦必不復如少時之矜才使氣矣。○陶淵明爲彭澤令，以不甘爲五斗米折腰而退職，其所作五柳先生傳有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維摩經載維摩詰以法喜爲妻，法喜見法而生喜也，人以妻色爲悅，菩薩以法喜爲悅。○軾弟轍聞軾下獄，乞以官爵爲贖罪，貶筠州監酒；按睢陽唐置郡，宋改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縣，時轍任著作郎，簽書應天府判官，故稱爲睢陽老從事。筠州，今江西高安縣。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爍○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破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自此詩起，至後定惠院顥師……止，作於元豐三年，是年正月出京至黃州貶所。○的爍鮮明貌。

○關山往黃州之路。
△今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二句從落字生清，謂落梅隨溪水相送也。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扁舟泝巴峽，落帆樊口高桅亞。○長江衰衰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凌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竟安閒如啖蔗。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

○定惠院在湖北黃岡縣東南。

○定惠院在徐^{△△}州任花下對月與張師厚王子立兄弟飲酒賦詩。

樊口在黃州南岸。此指治平三年載父喪還蜀，曾經黃州，不意後日謫居於此。

○蓼草名，味苦辣。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羈俗也。
知造物有深意，故遺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挂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唐玄宗嘗登沈香亭，召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高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上笑曰：「豈是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有此句一轉而下，始不似純粹之海棠曲。○蜀之灌錦江，海棠爲多。詩意黃

州不當有此好花，或從蜀移植，但路遠，故必爲鴻鵠銜子而來者。

雨中看牡丹

明日雨當止，晨光在松枝。清寒入花骨，蕭蕭初自持。午景發濃艷，一笑當及時。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

○看牡丹法，當在午前，過午則離披矣。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卻來雲夢澤南州。○睽離動作二年計，牽挽當爲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

○陳州，清府，今河南淮陽縣其舊治。齊安，地名，屬黃州，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軾赴黃州貶所時，曾過陳州，與子由言別，子由還至南都——即睢陽——即挈兩房眷屬下汴泗渡淮，自廣陵泝江而上。

以達九江，乃安頓其夫人等于舟中，而自送軾妻及軾子迨過等至黃，卽軾作此詩時也。③宛丘，卽

今淮陽縣。④唐開元中，有盧生於邯鄲逆旅遇道者呂翁，生自嘆窮困，翁探一枕授之，令枕，時主人

方蒸黃粱，共待其熟，生夢入枕中，娶崔氏女，女容麗而產甚殷，生舉進士，累官至節度使，大破戎虜，爲

相十年，子五人皆仕宦，孫十餘人，其姻媾皆天下望族，年逾八十而卒，及醒，黃梁猶未熟也，怪曰：『豈

其夢寐耶？』翁笑曰：『人世之事，亦猶是耳。』見李泌《枕中記》。⑤雲夢澤，名在湖北安陸縣南，雲在

江北，夢在江南。⑥柳宗元別劉夢得詩：『皇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

曉至巴河口①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②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汨漬紙筆。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淨，烟雨輕幕罿，孤舟如鳬鷺，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③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旛腳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宜可老，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

四

○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四句回憶在獄時困苦之情狀。百尺井，喻獄中之狹隘。○磁湖，在湖北大冶縣。軾來黃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軾到黃州，初寄居定惠院，子由送眷來後，乃謀購柯氏林，議未成，乃遷居臨皋亭。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

孟公好飲寧論斗，醉後關門防客走。○不妨閒過左阿君，○百謫終爲賢太守。○老居閭里自浮沈，笑問伯松何苦心；○忽然醉酒從陋巷，爲愛揚雄作酒箴。○長安富兒求一過，千金壽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

○陳季常，名慥，宋永嘉人，少好俠，嘗與軾論兵法及古今成敗，及壯，乃折節讀書，隱于光黃間，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岐亭，河名，在麻城縣西北。漢陳遵，字孟公，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詩以孟公比季常。

○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轍投井中，客雖有急，終不得出。二句謂季常使酒好客。
○遵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起舞跳梁，頓仆坐上，免歸。
○哀帝末，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遵少與張竦伯松相親友，嘗謂竦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若己之放意自恣，浮沈俗間，官爵功名亦不減，而差樂云。此以伯松自況。
○漢揚雄嘗作酒箴，謂酒無惡於人，以諷諫成帝，遵見之，大喜。
○趙平原君以千金爲魯仲連壽，仲連笑卻之。
○遵時列侯有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曰陳驚坐。四句寫諸豪爭邀，而季常不就。

定惠院顚師爲余竹下開嘯軒

啼鵝催天明，喧喧相詆譙；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吊。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

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鳶貪聲最鄙，鵠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
阮生已麤率，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竅；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阮生孫子，卽晉阮籍孫登，二人俱善嘯。○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數語寫默自照之默字，言卽有振河海之風，不能使無竅者爲之號，物累既盡，吾心無復不平，不必更有所言，故此嘯軒非我處其中之人嘯，乃風來時竹作聲如人之嘯耳。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往女王城東禪莊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潘丙，字彥明，古名耕道，郭名達，字興宗，俱爲黃州名下士。去黃州十里有永安城，俗謂之女王城，戰國春申君黃歇相楚，受淮北十二縣之封，蓋楚王城之訛耳，在唐爲禪莊院。自此詩起，至後莊安節述

來夜坐止作於元豐四年，是年皆在黃州。○因赴岐亭而念舊，末句暗指道中，蓋唐詩有路上行人欲斷魂之句也。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謁王文父於江南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种謗領兵深入破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衆喜忭唱樂各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闐，○將軍旂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

○王文父，名齊愈，四川犍爲人。种謗，字子正，洛陽人，有將略。元豐四年九月，將兵大破西夏。○乞闐，銀州也。銀州以谷爲名，舊有人牧驥于此谷，虜語驥馬爲乞銀，故名。謗以十月入銀州。○無定河，在陝西榆林縣邊外，以瀆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夏兵自此出。唐陳陶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闌夢裏人。」詩翻用其意。

四時詞四首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簾幕。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爲誰。○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作春衣。○

○李白詩：『美人卷朱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二句出此。○紵，細麻所織，即今夏布。

唐張籍白紵歌：『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簾額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滿黃蜂靜。高樓睡起翠眉顰，枕破斜紅未肯勻，玉腕半搘雲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

○杜甫入奏行：『蔗漿歸厨金盤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

新愁舊恨眉生綠，粉汗餘香在蘄竹。○象牀素手熨寒衣，爍爍風燈動華屋。夜香燒罷掩重局，香霧空濛月滿庭，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

○蘄竹，謂竹簾也，韓愈詩：『蘄州笛竹天下知。』

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陡覺羅衾薄；夜風搖動鎮帷犀，酒醒夢回聞雪落。

來呵手畫雙鴉。○醉臉輕勻楓眼霞，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如纖手嗅梅花。

○廣世南嘲袁寶兒詩：「學畫鴉兒半未成。」

姪安節遠來夜坐○

南來不覺歲崢嶸，夜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原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
嗟余潦倒無歸日，令汝嗟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

○安節，軒堂兄不疑子時方赴舉報罷。○有僧問藥山惟儼禪師：「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卻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見傳燈錄。○韓愈有短燈檠歌。

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
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

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醶，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潘郭二生，卽潘丙、郭遘，註見前。自此詩起，至次韻和王鞏止，均作於元豐五年，時在黃州。

○楚詞

有招魂一篇，宋玉作。

魚蠻子

江淮水爲田，舟楫爲室居。魚蝦以爲糧，不耕自有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袒徒。
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
擘水取鮀鯉，易如拾諸塗。破釜不著鹽，雪鱗芼青蔬。
一飽便甘寢，何異獮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
○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
○

○魚蠻子，漁戶也。○披髮左衽，夷俗詩意謂化外之民也。○竹瓦，瓦以竹代之也。○戚施駝背。

侏儒短人。

○耄，熟而薦之也。此有與魚伴煮意。

○算舟車，徵舟車之稅也。漢武帝時有此稅。詩指

新法擾民。

○桑大夫，漢武帝計臣桑弘羊也。弘羊始興舟車稅，故云。

次韻和王鞏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薏苡，

○?

瘦詞聊復託芎藭。

○子還可責同元亮，

○?

妻卻差賢勝敬通。○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

○王鞏字定國，以收受軾譏諷文字，謫監賓州鹽稅，以詩寄軾，軾和之，凡六首，此選其一。

○後漢馬

援在交趾，嘗餌薏苡實，用能輕身少慾，以勝瘴氣，故取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

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此自謂被譖也。

○?

度詞，隱語也。左傳宣公十二年，申叔展爲隱語，有鞠

窮之言，鞠窮卽芎藭。詩謂不敢正言，祇得如申叔展之作度詞也。

○?

陶淵字元亮，有與子疏訓以處

世遇人之道。

○?

後漢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年二十，博通羣書，王莽時，朝臣多薦之，辭不肯就，後歸

光武帝以其嘗從更始，黜之，頃之，任爲曲陽令。有功當賞，以譏不行，妻任氏性悍忌，衍爲書與妻弟絕之。軾嘗題和王詩後，謂己文雖不逮馮，而大節不愧。馮遇英主而不遇，流離斥逐與己相似，而其妻妬悍，已卻少此，故詩有勝敵通之語。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孔毅父名平仲，新喻人。孔集古詩成句爲詩贈軾，軾次其韻答之。集句詩前古未有，王安石始盛爲之，後人多效者，然詩有美惡工拙，殊不能混而爲一。軾詩美之，亦譏之，如市人豈可使之如兒鴻鵠亦不可與家雞爲對也。自此詩起，至後海棠止，皆作於元豐六年，時仍在黃州貶所。
○孔詩當多集韓杜句，故云。
○軾嘗對歐陽修誦文與可某詩，歐言此非與可詩，世間原有此句，與可拾得之云，按文詩乃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一聯也。

紫駝之峯人莫識，雜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脣與熊白。

○路傍拾得半段槍，[○]何必開鑪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鯖音正（ㄓㄥˋ），雜集珍膳而成之名。漢成帝封舅王氏五人爲侯，五人各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惟要護傳食五侯，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爲鯖，世稱五侯鯖。世稱五侯鯖。^{△△△△△}○猩脣熊白皆珍味。^{△△△△△}熊白，熊肪也。

○唐哥舒翰掉吐蕃，嘗持半段折槍擊虜，當者無不披靡。五侯鯖與半段槍，皆喻集句。

南堂[○]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向。臥看千帆落淺溪。
○南堂在黃州之治南一里水驛高陂上，俯臨大江，蔡景繁築之，以爲賦遊憩地。詩凡五首，選其四。
他時夜雨困移牀，坐厭愁聲點客腸。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小荷香。
山家爲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憂門外故人車。
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唐路巖奢肆不法，後籍沒，有蚊蠅一頂，輕密如烟，人疑爲餃綃。

孔毅父妻挽詞

結槁○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高風相賓友，^④古義仍兄弟。^⑤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沉病，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⑥

○詩『親結其襦』，襦，香櫻也。○溫嶠姑有女，囑嶠覓婿，嶠自有婿意，答曰：『佳婿難得，如嶠云何？』

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婿矣，門地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

既婚，禮畢，姑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晉王濟，王渾子，少有逸才，丰姿英

爽，善弓馬，勇力絕人。○此用春秋翼缺事，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詩『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漢朱建母死，辟陽侯奉百金悅，悅贈終者之衣被也。

徐君猷挽詞 ⊖

一舸南游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歎。○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采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徐君猷名大受，東海人，任黃州太守，四月受代，十一月卒。○赤壁有三，一在嘉魚縣東北，一在武昌縣東南，一在黃岡縣城外，又名赤鼻磯，此蓋指在黃岡者。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表示極傷感意。○徐喪過行路，揮涕。○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文，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見史記滑稽傳。○徐去黃時，乞郡湖南，軾爲作詞，中有句云：『搖落春風，有手栽雙柳。』

橄欖 ⊖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橄欖，一名諫果，亦稱青果，常綠喬木，產閩廣。○橄欖樹高，以紅鹽塗其樹，或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於刻痕，其子自落，昔多如此說，但今摘橄欖，多用梯或杖，故或謂軾語出自小說家言云。○蜂之釀蜜，卽峻崖縣真其窠，是名崖蜜。小說載有南人誇橄欖於河東，云：『此有回味。』河東人云：『不若我棗，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

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
莫嫌犧礮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東坡，地名，在今黃岡縣治東，軾貶黃，居於此，因自號東坡居士。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

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捲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宋林逋字和靖隱居杭州西湖之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子。作梅花詩頗多，所謂西湖處士，卽逋也。
○白居易杭州春望：『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謂孤山寺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也。○詩『投畀有昊』，猶言拋棄之于昊天也。

海棠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虛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

○嫋嫋，風細而悠揚也。楚辭招魂：『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汎卽泛，搖動貌；崇高也。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辭無倫

次一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
柯邱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三
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眠日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
○出簷
聚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塘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卻尋流水
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臥開桃李爲誰妍？對立鶼鷀○相媚嬈。開樽藉草勸行
路，不惜春衫污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卻入韓家圃。○轆轤繩斷井深碧，秋
千挂索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膺門女。○南上古臺臨斷岸，雪陣翻
空迷仰俯。故人餽我玉葉羹，水冷烟消誰爲煮？○崎嶇束縕下荒徑，姪婉隔花聞
好語。更隨落影盡餘樽，卻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倒牀不必聞鐘鼓。明
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游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
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

○志林中有記事一篇，可與此詩相發明，特摘要如下：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茂盛，每歲開

時，軾必爲置酒。本年三月三日，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然以軾故，稍加培治。山多老枳，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飲後憩於尚氏第，第中竹林花木皆可喜。醉臥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琴，鏗鏘然意非人間。晚乃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置酒竹陰，興盡乃歸。自此詩起，至後泗州除夜雪中……止，均作於元豐七年。是年三月，改授汝州團練副使，四月離黃，五月赴筠，七月至金陵，十月至揚州，表乞常州居住。十一月過楚州，十二月抵泗州貶所。是年以所經地多，成詩多至百餘首。

○卯酒[△]，早晨卯時所飲之酒也。○吳中士大夫家有竹，王徽之欲觀之，便出，造竹下，嘯咏長久。主人掃灑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乃賞之，盡歡而去。此卽指市井之園主。

○尚氏家有蘿枳，甚大。軾嘗自爲圖寫之。○鷁鵠，水鳥，大如鳬，高脚長喙，頭有紅毛冠，翠鬣青胫，甚有文彩。○春草亭，韓家圃，俱在黃州東門外。○唐裴航經藍橋驛，求漿于老嫗，嫗呼雲英持漿，航飲之，真玉液也。○睹雲英，艷麗驚人，願納厚禮聘之。○有劉唐年主簿，饋油煎餅餌，甚美。○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豈弟猶愷悌，和樂謙厚意矣。

過江夜行武昌山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
○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
江南又聞出塞曲，
○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概？
○鼉憤龍愁爲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
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黃州在江北，軾此時往遊廬山，且將視子由於筠，故渡江而南。軾去黃，夜行武昌，回望東坡，聞黃鼓角聲，爲之淒然。
○吳王峴，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下，孫權泛江，自樊口鑿山通道歸武昌，故稱。
○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長安，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有黃鸝隴頭出塞入塞等十曲。

○杜甫詩：「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

初入廬山

三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
要識廬山面，
○他年是故人。

○廬山，一名匡山，又名鄆山，昔匡俗結廬於此，及仙去，空廬尚存，故名廬山，在潯陽縣東三十二里，山

水之勝冠于一方。○偃蹇山兀傲貌。○山南山面也。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在廬山。

芒鞶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軾入廬山歎爲未見，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此首，因復作下二首，此首實爲三首中之第一首。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康山頭白早歸來！
○

○李公擇名常，皇祐中進士甲科。累官御史中丞，少時讀書于白石菴，後雖出仕，而書藏山中，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五老峯名，在廬山東，懸崖突出，如五老人狀。○謫仙，李白之稱，此謂公擇，以其同姓也。○匡廬山避宋太祖諱，改名康山。杜甫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總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_△西林，廬山中一寺名。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古銅劍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涴壁○長遭罵，不瞋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鋒；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_△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有詩名。○_△涴，同汙，泥著物也。劉禹錫詩：「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牕日」

賞勤」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遜小名幹兒。○頑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搖頭卻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此子爲軾妾朝雲所生。○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尙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邱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中年四句，言中年已悟人生爲夢幻，而一旦遇此，仍不能自遣，譬如平時雖儲多藥，臨病全不得用，仍別求他方也。下四句因卽極力作解脫語。

張庖民挽詞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四事文章。故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庾嶺^④銘旌暗，[○]秦淮^八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

○張庖民字翔父，元豐五年卒於曹溪。[○]陶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云巾車令者，以陶嘗爲彭澤令故也。[○]西京謂西漢。漢郎官皆執戟，[○]東方朔揚雄皆曾爲之。[○]結髮，謂幼年髮初可結時。

○東方朔嘗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孺飽欲死，臣朔飢欲死。[○]韓愈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庾嶺，在江西廣東交界處，即大庾嶺也。[○]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謂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流，至今呼爲秦淮。其水本名龍藏浦也。

○黃魯直亦爲庖民作哀詞，黃香爲漢人，以孝行聞于時，魯直事母亦以孝著，故軾以黃香比之。

同王勝之遊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惆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泫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約[○]橫秋水，浮圖插暮烟。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抗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入官，連守大郡。蔣山，卽南京鍾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事於此，吳人爲立廟焉，故名。[○]王出守江寧，纔一日，移南都，故詩云。[○]王荊公宅時已捨爲寺。[○]蒼髯，指山上松檜。[○]建業官城，孫權所築，諸葛亮嘗言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高僧傳載誌，公生于鷹窠，手類鳥爪，死葬此山上。[○]略約，小橋也。

次韻蔣穎叔

月明驚鵠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

|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四

○蔣穎叔名之奇，以蔭得官。○瓊林苑名，在開封城西鄭門外，俗呼爲西青城。宋時建爲宴進士之所，其中松柏森列，百花芬茂。○宜興縣有圻溪，俗呼罨畫溪。○指後期，蔣詩記及第時瓊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漢張邵具雞黍以待范式，後餉客輒用此語。詩謂正爲國用，不能相邀。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熱，臥吹簫管到揚州。

三

○金山，在今江蘇鎮江。○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采其花爲布。○此爲有感而托之夢作。

|廣陵後園題扇子○

露葉風枝曉自匀，綠陰青子淨無塵。間吟繞屋扶疎句，須信淵明是可人。○

○時呂公著帥維揚，自黃移汝，經揚見之，呂爲置酒，酒罷，行後圃，卽案間筆墨，書歌者圓扇。

○陶

淵明詩：『孟夏草木長，遠屋樹扶疏。』桓溫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兒可兒！』

邵伯梵行寺山茶

山茶相對阿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會，爛紅如火雪中開。

○江都縣北有邵伯湖，上有邵伯鎮，有梵行寺院。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

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璀璨。澹雲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陳直躬，家故饒財，父偕及其弟喜學畫，技日進，而家日微，遂以爲業。直躬亦世其傳。

衆禽事紛爭，野雁獨閒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

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苔雪，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旂二首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游汗漫，○憶嘗捫蟲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尙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旂音又一又；王旂字元龍，父安國，安石之弟，幼敏悟，長有文名，父不附新法，旂有其風。○謫仙

人謂安國也，安國嘗夢被要至海上，見海水宮殿，題曰靈芝宮，聞其中作樂。○世傳李白死時，自投

海中，騎鯨逝。○軾與安國交善，捫蟲王猛事見晉書。○孫綽天台山賦：『投刀皆虛，目牛無全。』

係用莊子庖丁語。

嫋嫋春風送度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閒。

○軾移汝過金陵，與安石相唱和，故詩云。○元豐二年六月，清汴成，引洛水入新口斗門，通流入汴。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

暮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黃沙。
舊遊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
冷覩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生花？
使君夜半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黃師是名寔，陳州人。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嘗於除夜泊汴口，見軾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即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盞，貽之。○樊噲問陸賈：「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目闌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鵠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見西京雜記。

書劉君射堂○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閒驄馬，只有清樽照畫蛇。
○寂寂小軒蛛網徧，陰陰垂柳雁行斜。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四

○劉君名倩叔，泗州人。其父嘗守是郡，作射堂。自此詩起，至後送戴蒙赴成都……止，均作於元豐八年。是年正月發泗州，二月至南都，五月至常州居住，六月復朝奉郎，起知登州，八月過揚州，十月抵登任，詔以禮部郎中召還，十一月過齊州，十二月抵禮部郎中任，遷起居舍人。○雙鞬，見後漢書董卓傳，藏箭者爲服，藏弓者爲鞬。○應彬爲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飲之，得胸腹痛切，後彬問其變故，云蛇入腹中，思維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宣遂解，由是瘳平，見風俗通。句言刺史已故，不復馳射，但遺弓在壁間耳。○此用呂布爲袁術劉備解和事，見後漢書布傳。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不論錢數。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卻尋歸路。輕舟短櫂任橫斜，醒後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遶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初遊江淮間，久之歸杭，結廬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宋真宗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自爲墓廬側，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孟東野詩，孤僻特甚，軾嘗以寒蟲。[○]留臺，卽御史臺，此指李建中，李嘗任分司御史也。[○]逋臨終詩云：

「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司馬相如將死時，作遺札，其妻乘上使者來求書時與之札

言封禪事。
⑤卓文君作白頭曲，文人多藉寓老而不遇意。

⑥西湖上有水仙王廟。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二首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
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

三

○竹西寺，在江都縣。此蓋經寺往常而作也。
○竹西寺山上有井，其水味如蜀江，號曰蜀岡，故下句

謂爲鄉味。
○江東，江之東，謂常州也。

涼。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
暫借藤牀與瓦枕，莫教辜負竹風

○本草載有水蘇紫蘇假蘇，三種各異。水蘇一名雞蘇，實形如酒器，中有白米，極細，可煮粥。江東人呼千葉者爲麗春花，見本草。
佳，實形如酒器，中有白米，極細，可煮粥。江東人呼千葉者爲麗春花，見本草。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
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

○孟震字亨之，篤學力行，克有常德，信於朋友，時人稱之爲君子。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特向三茅○乞靈雨，半篙流水送君行。

○三茅指茅山，茅君兄弟三人，皆成仙，茅山則大茅隱處，在今江蘇句容縣。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溪南十畝陰。

○此過真州范氏溪堂作。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爲狂道士，山谷恣騰蹤。
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
○君命囚巖間，巖石爲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昧其目，叢棘哽其口。
三年化爲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
楊公海中仙。
○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
○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

○楊康功華陰人。
○茅山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名華陽洞，爲大茅君煉丹之所。
○康功曾使高麗，故云海中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見莊子逍遙遊。
○亡是叟，猶司馬相如假託之亡是公。

懷仁令
○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

山。

尙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
○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

○懷仁，卽今江蘇贛榆縣。

○穆陵關，在山東沂水縣北。左傳僖公四年載召康公命姜太公語曰：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南至於穆陵。』

○膠西漢爲國，今山東膠縣高密等地。

我是膠西舊使君，○此山仍合與君分。故應竊比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

○軾曾知密州，故詩云。○陶弘景隱居梁武帝未顯時常與之遊，及卽位，恩禮愈篤，書問不絕，時人謂之山中宰相。○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登州海市○并序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僊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功。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

臯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伸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登州古萊國，唐武德初始置州，今山東蓬萊縣爲其舊治。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樓觀城堞人物之狀，謂之海市。春夏晴和之時，往往見之，實爲返照之象也。○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云。○韓

愈詠衡岳詩：『我來正直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擣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愈謫潮陽，此以自況。○青銅鏡也。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萎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惠崇建陽僧，工繪小景，爲寒汀遠渚，蕭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春江晚景，其畫名也。○河豚魚名。

古謂之駘，又謂之鮓。或鯪產水之鹹淡相交處，味美，暮春楊花飛，河豚大肥，江淮人鬻其肉，雜蕷蒿荻芽，瀹而爲羹，然其卵巢內含有毒質，故食者往往致死。

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漠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尙有城南杜。
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反誰能盡？○檜木三年已足燒。
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
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夜雪去尋君。○

○戴蒙，本名莊，吳興人，登第後改名蒙。道經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名玉局。玉局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宋時宮觀使有勾管成都玉局觀提舉成都玉局觀之名。○杜甫爲右拾遺，避亂居成都浣花草堂。○諸葛亮於此橋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因以

爲橋名。四芋魁芋之大者，汝山郡有之。

五檣音崎（ㄑ；）檣木古稱蜀木，成都最多，蜀人以爲薪，

種之三年，可燒。

六漢揚雄成都人，執戟爲郎。

七後漢張綱，憇爲人，順帝時，選遣使者出徇風俗，綱

亦被選，他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抗疏奏大將軍梁

冀罪十五事，京師震慄。

八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夜乘小舟

就之。詩以安道比蒙，以子猷自居也。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榦都生菌，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儻有濟時心。閉門試草三千牘，○仄席求人少似今。

一○千之東坡同祖兄不欺子。自此詩起，至後虢國夫人夜遊圖止，均作於哲宗元祐元年，是年三月，除

中書舍人，八月，擢翰林學士，知制誥。二○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牘。

次韻李修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盡呼黃髮寄安危。風

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我欲折繻留此老，○繻衣誰作好賢詩？○

○漢終軍步入關，關吏予軍繻。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綰衣，詩篇名，美秦武公之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孔子以其詩爲好賢之詩。

此生別袖幾回磨，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堪老，當時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

○姜詩，地名。

號國夫人夜游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燕踢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

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⑦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⑧

○號國夫人楊貴妃姊貴妃寵幸因封圖爲內侍劉有方所蓄絕筆也劉請軾跋其後。○韻讀如控，

馬勒也此作動詞用唐玄宗有名馬曰玉花驄號國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正月望夜楊

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

○漢有明光殿以金玉珠璣爲簾箔晝夜光明。○羯鼓樂器玄宗最善此見前註花奴汝陽王璡小名善羯鼓玄宗酷不好琴嘗

聽彈琴未及畢叱琴者出曰『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貴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

謳浪巧會旨趣三姊封號國八姨封秦國。○吳公臺在江都縣西以陳將吳明徹得名雷塘在江都

縣東北十里隋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唐平江南改葬雷塘。

○煬帝昏湎滋深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

與陳後主相遇後主云『每憶張麗華方倚臨春閣作答壁月旬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

來衝人就至今日始謂殿下政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如此逸游曩時何見罪之深耶』○張麗華陳後

主寵妃韓擒虎隋文帝遣以兵平江南者也。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
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尙從天日下，
收駒時有渥洼姿。
四踞床到處堪吹笛，
五橫槊何人解賦詩。
四知是丹霞燒佛手，
五先聲應已懾羣夷。
六

一錢名暉。承制武職，正八品都監，兵馬都監也，依路各掌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分者，一路不止一員也。自此詩起，至後郭熙秋山平遠二首止，均作於元祐二年，時在翰林學士知制誥任。
二淳祐九年，詔以官山三百畝給表忠觀，旌錢氏功德，賦爲作碑。
三吳越王錢氏，世葬臨安，先有題詩於上者云：『天目山前兩乳旁，鸞飛鳳舞下錢塘。兩山空缺橫爲案，數百年中出五王。』或云乃晉郭璞作。
四渥洼，水名，在今甘肅安西縣。漢時言有神馬出見水中。
五晉桓伊有蔡邕柯亭管，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相識，伊於岸上過，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六建安之後，曹氏父

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

○丹霞天然禪師遇天大寒，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

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見傳燈錄。

○廣西僧寺頃有佛動之異，鑿

碎而投之江中。

郭熙畫秋山平遠

玉堂畫掩春日間，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
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疏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雲巘。
伊川佚老鬢如霜，臥看秋山思洛陽，爲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
○我從公遊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爲畫龍門八節灘，
○待向伊川買泉石。
○

○郭熙，河陽人，工畫山水寒林。○禁中官局多郭筆跡，玉堂中屏作春江曉景尤深妙。

○文彥博，

河南伊川人。嵩嵩山洛洛水，文爲跋尾，故詩云。○龍門山名，卽伊闕，下有八節灘，在伊川，今屬洛陽縣，白居易致仕香山石樓，鑿爲遊賞之樂。

○詩意欲卜居伊川以從文。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

帝城春日帽簷斜，
二陸初來尙憶家。
未肯將鹽下尊菜，
已應知雪似楊花。

(四)

○李建中字得中蜀人進士甲科景德中以員外郎掌西京留御史臺愛洛中風土就構園地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二錢惟演與錢易也惟演字希聖易字希白皆吳越之後易善行草書○二陸晉陸機陸雲皆吳人二錢亦吳人故以比之陸機在洛忽動鄉思曾以其意語劉實○陸機嘗詣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有鹽豉時人以爲名對○世傳錢照度詩南人如問雪向道似楊花照度二錢之族也

平生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三)

○賀老唐賀知章杜甫詩知章騎馬似乘船

○漢武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宋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其制，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嗜蟹，嘗求補外郡，人問所欲何州，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西臺妙跡繼楊風，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宮。
○建中善古文八分行書，嘗得古文孝經，研翫臨學，遂盡其勢。楊凝式善行草，西洛寺觀二百餘處，題寫幾徧，時人以楊風呼之。

五季文章墮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

○南北朝時，庾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肩吾子信，並爲鈔撰學士，文並綺艷，世號爲徐庾體。○徐陵有玉臺新詠十卷，詩言錢李文辭綺艷，學江左之體也。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

[○]晁補之，字无咎，濟州巨野人。神宗朝進士，與黃庭堅、秦觀、張耒齊名，稱蘇門四弟子。與可姓文名同，宋梓潼人，善畫竹。[○]『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爲列子語，莊子引之，乃疑於神者，謂直與神同也。世本疑多作疑，不合。詩猶言誰能知此疑神之神理。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
又驚白酒催黃菊，尙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軾薦定國，言者謂定國諂事軾，遂自宗正丞出倅揚州。[○]南梁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虞卿，戰國遊說之士，困於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凡八篇，以刺謔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謂其非窮。

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

愁。
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
○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

○宋肇字懋宗，南唐後主有讀書撰述之所，曰澄心堂，後主有巧思，製澄心堂紙，其時甚珍之。
○詩

老，指梅聖俞。百番，猶百幅。歐陽修曾以此紙二幅寄梅，梅詩云：『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

○雕肝腎，猶言苦費心思爲文詞也。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識，送與襄陽孟浩然。
○孟浩然，唐襄陽人，唐著名詩人之一。

木落騷人已怨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處，他日終煩顧虎頭。○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丹青傳寫，莫不妙絕，人問會稽山水之狀於顧，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

腮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韓絳字子華，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封康國公。自此詩起，至後王晉卿所藏著色山止，均作於元祐三年。

時在翰林學士任，正月詔權知禮部貢舉。○韓謝事後，在私第會從官，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宴後，韓新寵者曰魯生，當舞爲遊蜂所螫，韓不憚，久之呼出，持白團扇從軾乞詩，軾書首二句云云，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韓大喜。

一一腮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袖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來。

○佛告阿難，汝嗅此旃檀△△△此香然於一株，四十里內，同時聞香，見楞嚴經。

書艾宣畫杏花白鸞○

天工剪刻爲誰妍，抱蕊游蜂自作團。把酒惜春都是夢，不如閒客○此閒看。

○艾宣，宋金陵人，人工畫花竹翎毛，尤長野趣。鷗似山雞而色白，嘴及爪皆赤色，長江以南最多。詩凡四首，錄其一。○李昉以國相致仕，所居畜五禽，皆以客爲名，白鸞曰問客，鷺鷺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

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

○林次中，名旦，時官右司郎中。李伯時，名公麟，宋舒州人，長於詩，識奇字，善畫山水佛像，老居龍眠山莊，號龍眠山人。○唐劉禹錫詩：『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

唱渭城。」渭城謂王維渭城朝雨浥輕塵一詩也。

〔三〕又禹錫詩：「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

樂。近來時勢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四〕陽關亦指王維送客詩。

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爲君翻作歸來引，

〔一〕

不學陽關空斷腸。

〔二〕小秦王歸來行，皆曲名。小秦王曲，卽陽關遺聲，軾有哨遍詞，一闋，世傳卽此歸去來引。

書王定國所藏烟江疊嶂圖

〔一〕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烟。山耶雲耶遠莫知，烟空雲散山依然；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繁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畫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二〕江山清空我塵土，雖

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嘆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圖爲王晉卿畫，晉卿名洗，宋太原人，尙英宗公主，能書畫，善屬文，與軾友善。

○此用陶淵明桃花源記事。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縹緲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邇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王晉卿，見前註。

○王明清揮麈錄：『李成，字咸熙，系出長安，唐之後裔，避地徙營邱，妙畫山水，周

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嘗召赴輦下，會朴亡，因放誕酣酒，遨遊搢紳間，後客家於陳，病酒卒，年四十九。』

○唐宗室李思訓畫，稱一時之妙，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世言

山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攀確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

時。^三

○意行，謂隨意閑行也。劉禹錫詩：『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

○解駁，謂層雲裂開也。見韓愈兩

海神廟碑。
○韓愈詩：『山紅澗碧紛爛漫。』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顚。
○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

○莫君陳，字和中，吳興人。元祐三年知舒州，官至少府監。自此詩起，至後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止均作於元祐四年。是年三月除龍圖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四月出京，六月入浙，七月到杭州任。
○古人謂白髮曰華髮，華顚，猶言白頭也。
○蘇往爲杭倅日，有詩云：『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故今詩云爾。

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故今詩云爾。

送子由使契丹 ⊖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
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①識鳳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②湖山應夢武林春。^③
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⑤
○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軾出知杭州，是年八月十六日詔蘇轍爲賀遼國生辰國信使。○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見漢書匈奴傳。○清禁謂朝廷宮禁也。

^④武林山名，在浙江杭縣。^⑤唐李揆美風儀，善奏對，上嘆爲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按當時蘇氏兄弟，名揚北狄，故令其勿對單于以第一人自居，以示朝中人才之盛。

寄蔡子華 ⊖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
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
江
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船。
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
霜鬚三老

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輩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遺麻姑更爬背。

蔡子華名襄眉之青神人。

三老謂王慶源

蔡子華與軾表叔楊君素也。

戰國時蔡澤嘗從

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王方平降蔡經家召麻姑久之始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手似鳥爪衣有文章而非錦繡謂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滄海三爲桑田今海水復清淺於往昔矣經見其手爪心中念背上大癢時得此搔之當佳此言但謀自適也。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丹。

涿州今河北涿縣。○軾昔年曾辭免北使。○盧龍唐平州州治隋爲縣今屬河北。南北中三水其出涿郡故安縣閩鄉城谷中者燕丹餞荆軻處也。

易水有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
○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窮髮，謂極遠之邊鄙，見莊子逍遙遊。
○漢蘇武，字子卿，出使匈奴，留十九年而還，節旄盡落。
○山，殆謂黑山，在大漠之北。石晉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皆在山後。

耗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鳩舌問三蘇。
○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

○耗毳，胡俗，此喻胡人。
○鳩舌，謂外族之言語。如鳩鳥也，見孟子。三蘇轍及父洵也。軾與轍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軾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
○鏡湖，在今浙江紹縣，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築塘蓄水，三百五十八里，界山陰會稽兩縣間。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
○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

○楚屈原自述生年爲庚寅，蓋在寅年寅月庚寅日，見離騷。

○王僧虔少時，與諸兄弟戲，虔採蠟燭

珠爲鳳凰。伯父宏稱其長者。此蓋軾稱美其姪也。時轍子遲侍行。首句謂遲之生年。次句美其幼德。今復能萬里侍行。如此子孫。何勞代置田產。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蕭蕭搖窗扉。牕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杭州葛嶺下有壽星院。院有杯泉靈泉寒碧軒平秀軒垂雲亭明遠堂等。自此詩起。至後滕達道挽詞止。均作於元祐五年。時在杭州。

次韻蘇伯固主簿

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鬢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槎。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烟子患多。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

○蘇伯固名堅，博學能詩，交友以義。軾自翰林守杭，道吳興，伯固以臨濮縣主簿監杭州在城商稅，自杭來會。○雲和瑟名。李白寄遠詩：「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遙知玉牕裏，纖手弄雲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白居易醉示妓人商玲瓏歌：「歌罷胡琴掩素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挂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劉景文，名季孫，開封人。能詩，軾表薦之，得隰州。○詩作於初冬。○劉父平爲忠臣，兄六人皆亡。

時。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余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

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予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邱。
○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
去住兩無礙，人天爭挽留。
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
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
○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
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
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
大千在掌握，
○寧有別離憂。

○龍井山名，在今杭縣西，內有延恩衍慶院。辯才於元豐三年歸老於此。遠公晉高僧，名惠遠，送客未嘗過虎溪，過則虎輒簇鳴，見廬山記。虎溪廬山下水名。

○漢書楊惲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謂無大差別也。

○合浦郡海出明珠，先時宰守貪穢，詭人採求，珠漸徙於交趾。後漢孟嘗爲太守，革易前弊，未逾歲，去珠復還。辯才至龍井，以茅竹自覆，吳越人爭爲築室。三年，爲太守鄧溫伯請去南屏一年，鄧去乃歸龍井，故詩有去來之句。

○大千謂世界也。柳宗元石門精舍詩：『小劫不逾瞬，大千若

在掌。』

滕達道挽詞二首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
至今詩禮將，獨數武宣臣。
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
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
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
淒涼舊部曲，淚濕冢前麟！

○滕達道名甫，字元發，後以避諱，遂以字名，而更字達道，東陽人。廷試第三，受知於范仲淹，孫沔，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時爲翰林學士，任開封府尹，後出守鄆州、筠州及蘇揚等州，徙真定河，治邊凜然，威行西北，以名將稱。年七十一，復知揚州，未至卒。
○先帝謂神宗熙寧初，滕受上知居臺諫。
○武宣謂漢武帝宣帝也。當時如衛青霍去病趙充國等，皆爲名將。
○高平舊屬山西澤州府，
指仲淹。孫沔謚威敏。
○乘邊，守邊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
○公方占賈鵬，我正買龔牛。
○共有江湖樂，俱懷畎畝憂。
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
○骯髒儀刑在，驚呼歲月遒。
○回頭雜歌

哭，挽語不成謳！

○雲夢，在安州。樊山，在黃陂。滕罷安州，赴闕，軾與約會岐亭，及往迎之，以風雨相失，首句指滕罷安，第二句謂已貶黃。○賈誼爲長沙王傳，有鵩入舍，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因作鵩鳥賦。此言滕被謫去職。○此用龔遂事，指已任黃州也。漢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太守，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荆溪，在江蘇宜興縣。浮玉，謂金山也。此指買田時重遇金山，滕嘗代軾籌乞常州居住事。○骯髒，高亢婢直貌，見後漢書趙壹傳。○宋玉九辨：「歲忽忽其適盡兮，恐余壽之弗將！」適，迫也，盡也。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

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

○楊公濟^{△△△}名蟠，章安人，舉進士，能詩，軾守杭時，楊爲通判。詩凡十首，錄其五。自此詩起，至後和劉景文見贈止，均作於元祐六年，是年正月，遷吏部尚書，二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三月，察視湖廣二郡水災，四月至淮上，五月到京，八月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東昏^{△△}南齊末主，東昏妃潘氏玉兒有國色，梁武帝將留之，王茂曰：『亡齊者此物，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義不受辱，乃自縊。○陳後主寵貴妃張麗華，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皆以沈檀香爲之，微風暫至，香聞數里。詩喻梅花爲古美人之返魂。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
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
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

○木芍藥^{△△△}牡丹也。意謂牡丹雖華美，須人將護，不如梅之耐凍也。

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倬未開枝。
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子時。
鮫綃翦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
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

情。

○俗傳鮫人自水中出於人間賣綃。林逋梅花詩『蕊訝粉綃裁太碎』。玉簪喻梅枝也。○檀量爲舊時婦女之畫眉粧，檀指顏色也。

再和楊公濟梅花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烟浦，脈脈當壚傍酒家。

三

○詩共十首錄其四。○鄭交甫將適南楚，遵彼漢高臺下，遇二女佩二珠，大如鷄卵，交甫曰：『欲子之佩。』二女解以與之，交甫旣行，顧不見二女，佩亦失之。○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與相如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貰酒舍。文君自當壚賣酒。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朶含風露，恰似西廂待月來。○

○唐元稹會真記崔鶯鶯詩『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湖面初驚片片飛，樽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
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
○至今鳳凰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
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
○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
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
○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
江湖鷺了我竟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菴閒臥洞霄宮，
○井有丹砂水長赤。
○

葉淳老

名溫叟

侯敦夫

名臨

張秉道

名弼

元祐中

軾以內

相出典

杭州

時

侯

臨爲水官

相繼出守上

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軾相視其宜，乞於朝，已得請，而軾入爲翰林

承旨，林子中爲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詩二首，選其一。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復建通江候潮等城門，江濤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五百，以射

潮頭又親築胥山祠，而潮頭遂趨西興，城基始定。③鳳凰山在杭州城中。④西湖舊爲葑田所淤，軾開鑿之，半年之間，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

⑤浮山在杭州東南四十里。軾疏河奏略謂

潮水自海門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以亂潮水，潮水洄洑激射，其怒百倍，沙磧轉移，狀若鬼神，

雖舟師漁人，不能測其淺深云云。

⑥漢哀帝時，賈讓奏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軾守杭州，興水利凡三

凌鹽橋茅山二河，監稅蘇堅創之，開濬西湖，錢塘縣尉許敦仁創之，新河開鑿，以避浮山之險者，俟臨

所創也，故詩云人謀。^{△○}⑦畫蛇足而失酒，事見戰國策。言多事也。

⑧曹操攻漢中，久不能下。操出令曰雞肋，楊修便自治裝，人問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則無所得，以比漢中，故知王欲還也。』

時軾已聞召還之耗，故有老病思歸數句。

⑨宋時大臣嘗提舉宮觀，熙寧初，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岳

廟等，並依崇福宮置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數，人皆得以自便。一菴云云，謂將乞宮觀而去，蓋宋大臣退老或降職，多任宮觀提舉。

⑩葛稚川祖爲臨沅令，縣民有年百歲者，因徙所居，子孫多夭，他人居其宅，復世享壽，有井水殊赤，令人疑有丹藥，浚井求之，果得丹砂數十斛，見抱朴子。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二老長身屹兩峰，常撞大呂應黃鐘。[○]將辭鄴下劉公幹，[○]卻見雲間陸士龍。[○]白髮憐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我今官已六百石，慚愧當年邴曼容。[○]

[○]軾被召爲翰林承旨，將離杭，與劉飲於西湖，劉有詩，軾和之。[○]六律陽聲以黃鐘爲首，陰聲以大

呂爲首，故周禮奏黃鐘，必歌大呂。此譬同聲之相應。[○]劉公幹，名楨，三國時魏人，能詩，爲曹植門下客，時相從于鄴下。[○]陸士龍，卽陸雲，與荀隱素不相識，嘗會張華坐，二人各通姓名，雲抗手曰：『雲

間陸士龍。』隱應曰：『日下荀鳴鶴。』日下，謂京師，鳴鶴，隱字也。時軾將入都，而子由於是春除尚書

右丞，詩言將別劉見子由也。[○]漢時琅琊邴漢，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乞骸骨歸，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覺出處老少麤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

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二

○白居易仕唐，升降無定，故軾言似之。○白居易休官於洛，與僧如滿結香火社，文酒娛樂二十年，其洛下詩云：『水畔竹林邊，閑居二十年。』白致仕六年而卒，年七十五，賦今召還，年五十六，而欲致仕，則比白餘二十年矣。

三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處裁。

○天竺峯在杭州靈隱飛來峯之南，分上中下三峯，其間寺院最多，爲西湖勝景之一。白居易罷杭守時詩有云：『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蘖，惟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雲根石也。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
看畫題詩雙鶴鬢，歸田送老一羊裘。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滄波沒兩鷗。

○詩二首選其一。○喻子由方負重任。○子由時新入政府，與軾方日在洛黨煎熬壓迫中，詩實由衷之言也。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臥水中龍。○試君眼力看多少，數到雲峯第幾重。
○漢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白居易草堂記：「夾澗有古松，如龍蛇走。」○二句寫峯疊翠狀。

○漢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白居易草堂記：「夾澗有古松，如龍蛇走。」○二句寫峯疊翠狀。

感舊詩并序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嘗八九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懷遠驛在安徽舊鳳陽府。

○黃岡縣名今屬湖北。軾於元豐二年貶黃州卽居此。

○筠州今江

西高安縣轍坐兄詩獄貶此。

○宋時樞密院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東府掌文西府掌

武。轍時爲尚書右丞居東府。

○元祐六年八月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州在漢時名汝陰縣屬汝

南郡今安徽阜陽縣。

牀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

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
筮仕^③記懷遠，謫居念黃岡。
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
扣門呼阿同，^③安寢已太康。
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
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④
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⑤
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
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⑥

○東府在馳道旁，故云枕馳道。

○古人初出仕，恆以卜筮定其趨向，故云。

○子由一字同叔。

潼江，一名梓潼，源出四川平武縣，東南流入涪江。言欲從潁州上章，請移守四川梓潼也。

○軾欲請

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也。^⑥末四句乃別辭也。軾以親嫌請郡，旣出仍有此嫌，輒心不安，請罷，故作此以慰之，意謂嫌我者多，我已無意爲政，爾則較宜，幸已得之，即是行我之志，若慮阻我進用而求去，則報國之心終不自了，是爾不知我也。今我將請歸，不復入，爾但自問報國何時了畢，以復於我耳。

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①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遶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②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鬚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縕。^③趙陳兩歐陽，^④同參天人師。^⑤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詩。

○潁水名，源出河南登封縣西境，東南流經安徽太和阜陽——卽潁州——等縣，至西正陽關入淮水。^⑥○渭水草相交之處也。^⑦○謂不速不緩也。^⑧○磷淄汚損也，見論語。言玩水之好，賢於聲色臭味之好。^⑨

○趙景貺，名令畤，宋宗室，時在東坡幕府中任簽書判官，後改字德麟，因東坡薦引，授光祿寺丞，至高宗紹興間，封安定郡王。陳履常，名師道，彭城人，時在潁州教授。哲宗元符間，除祕書省正字，著有後山集十二卷。^⑩兩歐陽皆修子，一字叔弼，名棐，元祐間以著作郎守蔡州，一季默，名辯，官承議郎，早卒。^⑪○法華經有天人師佛世尊之稱，意謂天理人事之師，或凡聖兩界之師也。此指學道言，似謂藉自然景物爲悟道之因。

臂痛謁告示四君子

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繁簾一炷香。

○舊時官廳中謂請假曰謁告，或曰請告。四君子卽前首趙陳兩歐陽也。詩凡三首錄其二。

心有何求遺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閒童子，卻作泠泠一水看。

○楞嚴經載有弟子窺窗觀室，惟見清水遍在室中，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我出定後，頓覺心痛，我則告言：「汝更見水除去瓦礫。」童子奉教，開門除之，我後出定，身質如初。此借經意言心如古井，猶老僧入定，但懼被外緣挑動耳。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間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抑昌其詩也。

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饑。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

衰。雖云老不衰，刦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壹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
欺。○人言魏勃勇，股票向小兒。^④何如魯連子，談笑卻秦師。^⑤慎勿怨謗讒，乃我
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壞出菌芝。^⑥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⑦吾言豈須多，冷
暖子自知！^⑧

○韓愈所作孟郊墓銘有云：『於戲貞曜，維世不訾。維執不猗，雖卒不施。以昌其詩。』○刦壞猶言
世界毀滅之日，佛經謂天地之一成一敗爲刦。^⑨○孟子養氣之說，見孟子公孫丑，言直養無害，則塞
天地之間。^⑩○魏勃號能折服強禦，然見灌嬰，不覺股票。小兒卽謂嬰，以嬰傳有雖少，然數力戰之語。^⑪
○秦圍趙，魏使辛垣衍說趙尊秦爲帝，秦兵可罷。魯仲連與新垣衍論帝秦之害，秦將聞之，卻軍五
十里，見戰國策。^⑫○喻在謗毀之中，愈能自持其潔白。^⑬易：『枯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⑭
此借言恢復其生氣。^⑮○傳燈錄言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借以示領悟之意。

聚星堂雪 一 幷引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四各賦一篇

○歐陽修守潁時於州治起聚星堂與知友日夕燕遊於此。歐有聚星堂雪七言古詩卽引中所舉。

○張龍公名路斯潁上人爲宣城令罷歸每夕出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怪而詢之張自言龍○禁體物語者禁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類似之物以爲形容比喻也。○輒舉前令卽依歐所禁也。

牕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尙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卻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飄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

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時太守有鈴閣，蓋晨間有侍衛掣鈴催起也。句似朝來爲看雪早起，或竟一夜未眠，上句亦言夜中貪玩雪景也。○作衣稜，寫雪之冷，衣衾積雪成冰而起稜角也。下句則寫白雪照日光之下，目眩而生花。○罰人飲曰浮，後乃通指自飲。大白酒蓋之稱。○潁州汝南地，此用袁安臥雪事，安汝南人也。○醉翁卽歐陽修，歐始有詩話之作，今舉歐前令，故詩云。○喻不假鋪敍修飾。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失路今爲噲等伍，○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爲我風黧面，○獨臥無人雪縞廬。○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

○三國陳登，字元龍，許汜稱爲湖海之士，惟豪氣未除。○韓信廢爲淮陰侯，嘗過樊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耶！」○漢獻帝建安末年，孔融陳

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人，俱以詩名，號建安七子。五言詩至此爲盛大時期，後人乃稱此時之作風爲建安體。○謂面目受風霜也，杜甫詩：『會面嗟黧黑。』 ○今，稿，白色之絹。謝惠連雪賦：『兩隱則萬頃同稿。○漢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靄靄青城雲，娟娟峨嵋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遊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脚輕，猶堪踏泉石。

○朱朝奉，朱世昌也。朝奉官名，亦曰朝請郎，或朝請大夫，諸侯王入覲，設散員奉朝會請召職也。朱時

方入蜀爲運判。自此詩起，至後軾近日以石屏獻子功中書公……止，均作於元祐七年，是年三月，赴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任，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差充南郊鹵簿使，十一月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一)蜀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其第一峯也。青城雲與峨嵋月，同稱佳景。
(二)嘉陵江源出陝西鳳縣嘉陵谷，流經甘肅入四川巴縣入長江，爲四川境內之巨川。
(四)慈竹叢生，根不離母，故名。
(五)謂待百姓如家人也。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淮水，源出河南之桐柏山，東流入安徽江蘇兩省，經洪澤湖下游由江蘇涇水縣入海。時軾方知揚州，故過淮。
○軾自熙寧四年被出至是，宦途歷碌，往來於此者凡十次，故詩云。

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

見懷次其韻○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潁誰雌雄。
[○]我在錢塘拓湖濤，[○]大隄士女爭昌丰。
[○]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
[○]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
[○]竭來潁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
[○]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瞳曨。
[○]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
[○]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
[○]明年詩客來吊古，伴我霜夜號秋蟲。
[○]趙德麟卽景覘見前泛潁詩註西湖潁州之西湖也長十里廣二里爲潁水合諸水匯流處。
[○]窮極也絕對之意言都非絕對的。[○]來詩云與杭爭雄。
[○]錢塘卽今杭縣湖濤猶湖水此言浚治西湖。
[○]昌丰爭妍門媚之形容詞詩『子之昌兮』『子之丰兮』言在大隄上爭妍。
[○]杭州西湖蘇隄上有六橋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壓隄五曰東浦六曰跨虹天漢喻湖流。
[○]北山西北面山今稱之北高峯卽在其中南屏山在南高峯中位西湖南岸峯巒聳秀環立若屏。

西湖未浚時水涸草生成爲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
[○]昭靈宮在潁州焦氏臺上卽祀張龍公。
[○]當

往時神話，謂月中有桂樹。吳剛持斧伐之，曠曠雲氣貌，此借指治湖。

○隋於揚州置二十四橋，並以

城門坊市署名。

○玻璃風，意謂水平如鏡之湖風。

歐陽修自揚移潁，作潁之西湖詩云：

『卻將二十

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詩蓋活用歐語。

○雷塘，在揚州東北十里，隋煬帝葬此。

煬帝平昔與宮

人宴遊之，故農人時耕出寶釵等飾。

鸞龍，即寶釵之飾也。

○德麟約至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

和陶飲酒○并序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出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鬚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學士。

○陶，卽淵明也。陶有飲酒詩二十首，本詩亦二十首，錄其五。

○盤礴，箕坐也。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住處正在

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爲？舉觴酌其根。『無事莫相羈！』○

○此言雖爲官而常欲歸隱。

○蜀岡，在江蘇江都縣北四里，揚地名山之一，地勢高仰，綿亘四十餘

里，相傳此山地脈通蜀，因名。

○凌霄花，一名紫葳，蔓生，依大木，久延至頂。

○其指凌霄也。意謂不久還山，決不復入朝，羣小無須相猜也。

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萬松嶺，在杭州鳳山門外，舊多松。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

○孟子「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形容餒極之狀。○是年夏田熟，民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見左傳襄公十五年。賦自揚奏民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請降詔諸欠負特與權停催理一年。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識真，頹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瘡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二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漢曹參爲齊相，膠西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參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及爲宰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唐陽城爲諫議大夫，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卽自引滿，或先醉臥客懷中。○三人，蓋公曹參陽城也。○漢公孫弘爲武帝丞相，封平津侯，布衣素食，以俸祿養給賓客。○南齊高帝子新浦侯子雲，善草隸，百濟使人求書，子雲書三十紙與之。

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韻

鬧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歸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山光寺，在揚州北十五里，隋大業中建。芝上人，名曇秀。軾與晁无咎曇秀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醉臥舟中，曇秀作詩，因和之。○天藏，猶言天然真性，靈中之深處，必醉時始能發現。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闢道逾密。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軾以元祐六年自杭州被召爲翰林承旨，是年出守潁州，七年復徙揚州。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于宋^①凡十五年
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
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蓋萸囊自古傳，^②長房寧復是臞仙。^③應從漢武橫汾日，^④數到劉公戲
馬年。^⑤對玉山人今老矣，^⑥見恆河性故依然。^⑦王郎九日詩千首，^⑧今賦黃樓
第二篇。

^①劉宋建都建康此稱宋卽稱建康也時王定國方留南都故云。 ^②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

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③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令其家人於九月九

日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山飲菊花酒以避禍詩指定國學道而顏益壯也。 ^④漢武帝行河東祠

后土作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此指定國在彭城日與顏長道遊泗水吹
笛飲酒乘月而歸也。 ^⑤宋武帝劉裕爲宋公時在彭城嘗於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臺此句自道在

彭城。 ^⑥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此以玉山喻王以對玉山

人自喻。^④佛問波斯匿王：『昔見恆河水，與今所見何異？』王對以『宛然無異。』佛再語之以『汝之髮白面皺，而此見精性未曾有皺也。』見楞嚴經。此言定國學道有得。^⑤王郎卽定國王在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軾嘗苦其多，畏其敏，服其工云。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並求純父數句^①

紫潭出元雲，^②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掛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僞何足評，笑彼三子歐梅蘇，無事自作雪羽爭。^③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棲窗櫺；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脇令人驚。^④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⑤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⑥

^①月石屏，捫之，月微凸，實則僞也。范百祿，字子功，元祐中，知開封府，復召入，拜中書。涵星硯，星在池上。

者十有三，有墨書子瞻二字，後歸李才元家，以范李爲嫗家故也。范祖禹字純父，一字夢得，子功姪也。
哲宗時，拜翰林學士，後改侍講學士。
○紫潭謂硯也。
元雲喻硯中墨水。
○歐梅蘇，歐陽修梅聖俞蘇舜欽也。
雪羽爭用孟子白雪之白，猶白羽之白語意。
歐蘇皆有月石硯屏詩，梅讀而又作詩。
○唐皇甫湜序，顧况集言其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
○孟郊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
○杜甫戲題畫山水歌：『舟人漁子入浦漱，山木盡亞洪濤風。』蓋風林屏上有山木洪濤之畫，故此引作結。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宴射

北苑傳呼陞楯郎，
東夷初識令君香。
○天山自可三箭取，
海國何勞一葦杭。
○宣勸不辭金盃側，醉歸爭看玉鞭長。
錦囊詩草勤收拾，
莫遣雞林得夜光。

○高麗使人在大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元旦朝見訖，後二日，詣南御苑試射，朝廷旋選能射武臣伴

射，射畢賜宴。自此詩起，至後題毛女真止，均作於元祐七年。
②漢時傳呼陸楯，乃今之前導也。陸楯，執楯立陛下者，見史記滑稽列傳。
③後漢荀彧稱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見世說。
④唐薛仁貴爲鐵勒道行軍總管，時九姓衆十萬餘，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
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⑤杭與航同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李賀每旦出，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投囊中，未嘗先立題而後爲詩。
⑥唐白居易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僞者相輒能辨之，見唐書居易傳。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趠筋骨強。煙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晁說之字以道，自號景迂，年未至三十，軾卽以著述科薦之。○軾嘗言有人見牧童驅羊於瘠地，人謂曰：「彼澤地草美，何不就牧？」童曰：「美草則見食，羊何自而肥？瘠地之草，羊細咀其味，乃得肥也。」詩意卽此。○李白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吹馬耳。」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汝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八餅茶。

○宋時茶每歲分十餘綱，淮白茶自驚蟄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號爲頭綱，尙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是年綱到最遲。

夢繞吳山卻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楊梅盧橘。

東南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飛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嘆息，主人亦是客，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歸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
○中山戰國時國名，今河北定縣地。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靡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李太白真，李白之寫真也。

○漚水上泡也。詩意謂天人同爲一浮漚而已。

○隘狹也。

○韓愈

詩：「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還當三千秋，更起

鳴相酬。」詩言李杜也。

○開元，唐玄宗年號。

○太白，鳳翔山也。

○峨岷，四川山也。

○唐郭子儀以

平安史亂，爲中書令，封汾陽王，未顯時，嘗犯法，白奇其人，爲救免。

○天台司馬子微見白，謂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子微有坐忘論，以爲修道階次。後漢禰衡論當時人物，惟曰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孔文舉，孔融，楊德祖，楊修也。

○高將軍宦者高力士也。

力士素貴，白嘗侍帝醉，使爲脫轎。

鶴嘆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閼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憂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賈誼鵬賦：「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題毛女真○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祇應閒過商顏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葉，遂不飢寒，至漢成帝時尚生，見列仙傳。○商山，一名商顏山，在今陝西商縣東，老卽指漢四皓，亦避秦而隱者。四皓尙有護漢太子事，不若毛之不問人事，故毛壽而四皓不聞其久存也。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間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杕杜，○不妨侍女唱陽關。內朝接武知何日，白髮羞歸供奉班。^(四)

○王雄州，王崇拯也，字拯之，知雄州，故稱。雄州，今河北雄縣。自此詩起，至後寓居合江樓止，均作於紹聖元年，是年閏四月，謫知英州，六月，再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八月，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

置不得簽書公事，十月至惠州。

○老李，李允則也。允則，字垂範，太原人。景德二年正月，真宗以契丹

初和，易置守將，選知雄州。所謂八十年者，指自景德二年至元祐八年爲八十九年也。

○詩小雅有

秋杜詩，慰勞將士遠役之詩也。

○唐時凡有一材一藝者，得供奉內廷，故有翰林供奉諸名。宋時初

有東西頭供奉官，爲武階，又有內東西頭供奉官，爲內侍官階，後改內西頭爲左侍禁，內東頭爲供奉

官。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泫月蕊，溫風散晴葩。春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剪？刻天質自清華。惱客香有無，弄妝影橫斜。中山古戰國，殺氣浮高牙。叢臺餘核服，易水雄悲笳。○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游俠窟，化作溫柔家。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劉郎歸何日？○紅桃爍殘霞，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

○四

○叢臺，戰國趙王之臺，在邯鄲。袴服，盛服也。漢書鄒陽傳：「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袴服叢臺之下者，一

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荆軻入秦，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唐劉禹錫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閻

水東南流，曲折三曲如巴字，故稱。軾欲請梓州而歸，故云。

黃河

活活何人見混茫，崑崙○氣脈本來黃。濁流若解污清濟，驚浪應須動太行。

○帝假一源神禹蹟，世流三患梗堯鄉。○靈槎果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

○太行山在

○崑崙山，爲亞洲最大山脈之一，起自帕米爾東境之葱嶺，沿西藏新疆之境東走入內地；史記大宛

列傳謂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三患多男

河南河北山西等省，綿亘數千里，其主峯在山西之晉城縣南。此句爲自中山渡河作。

○太行山在

子富壽也。堯謂多男子多懼，富多事，壽多辱，見莊子天地篇。

○古傳漢張騫使西域，曾乘槎至於天

河。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
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
○他年若畫蔣山圖，_(四)爲作泉公喚居士。

○佛慧禪師名法泉，生隨州時氏出家，博極羣書，過目成誦。熙寧中住鍾山。
○寶公名寶志，手足鷹爪，初建康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養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

梁天監初，卓錫於鍾山，十三年入滅。葬定林寺前獨龍岡，建塔五層。
○梁天監元年，有僧智藥泛舟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遂開山立名寶林，言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見

傳燈錄。
_(四)蔣山卽鍾山。

慈湖夾阻風

捍索○ 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菅蒯○ 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

○慈湖，在今安徽當塗縣北。

○桅竿兩旁之索爲捍索。

○菅蒯，皆多年生草，葉細長而尖，可製繩

索。

此生歸路轉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日輪亭午汗珠融，誰識南訛○ 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卻當空。

○書「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訛卽譌，與爲通，南爲東作，皆勸農之事。

望湖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

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江西南昌吳城驛有吳城山，山有望湖亭。

○岷峨，見前，試家所在。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
○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
長風送客添帆腹，^四積雨浮舟減石鱗。^五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

○惶恐灘亦作黃公灘，蓋轉音也，爲十八灘之一，在江西萬安縣境。○自贛州二百里至峩縣，又一

百里至萬安，其間有十八灘，曰儲鼈橫弦天柱小湖銅盆陰陽會神金崑崙曉武朔小蓼大蓼綿漂神黃公。
○蜀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
○帆當受風高張時，有如人腹，故曰帆腹。
○水在石上流，其波如魚鱗，故曰石鱗。
○知津用論語長沮桀溺事。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雲漠漠桂花濕，梅雨翛翛荔子然。聞

道黃柑常抵鵠，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武來宏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清遠縣，在廣東省惠州。今廣東惠陽縣。紹聖元年六月，來之邵等疏蘇軾詆斥先朝，詔謫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南北朝陶宏景，字通明，秣陵人。齊高帝時，嘗爲侍讀學士，後隱句容句曲山，好神仙之術，年八十五，無病而卒。或傳其仙去。神武，齊京城之一門也。○晉葛洪，字稚川，句容人。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煉丹，在山積年，後忽與嶽書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彷彿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

○新豐，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漢高祖爲江蘇沛縣豐邑人，既爲帝都長安，太上皇時思東歸，因置此邑，移豐民以實之，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

亦競識其家。

○漢蘇武使匈奴，被匈奴所留，備盡艱苦，越十九年乃得還。此言被謫後不知究能生

還否也。

○三國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少遊學異國，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平原

華歆及王烈同縣邴原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示無遷意。

○萬戶嶺南酒

名。

寓居合江樓

海山葱曨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肯爲蘇子浮江來。
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四

○合江樓，在惠州城東，東江西江匯流處，卽城之東門樓也。軾寓樓數日，遷嘉祐寺。

○秦始皇時，齊

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侯道華

好子史，手不釋卷，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嘗仙人。』見續仙傳，詩蓋用其意。^四

三山，卽指三神山。軾家釀酒名羅浮春。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媼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嘆之醉作詩記之。①

縹帶細枝出絳房，②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③焰焰燒空紅佛桑。④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更四娘。⑤

①嘉祐寺在歸善縣西。自此詩起，至後章質夫送酒……止，均作於紹聖二年，時在惠州貶所。②帶

謂花蒂房。謂花房，青白色，細，淺黃色，絳，大赤色。③含笑，花名，紫色。④佛桑，一名木槿，花莖皆如

桑葉光而厚，樹高四五尺，花深紅色。⑤杜甫有黃四娘詩。

和陶歸園田居。①

窮猿旣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
莽。○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

○陶淵明有歸田園居詩六首，軾悉次其韻，亦爲六首。今錄其三。
○蟻，音但（ㄉㄢˋ），蟻叟，南蠻之一種，以舟楫爲家，以漁爲業。今閩粵沿海地多有之，稱爲蟻戶，亦作蛋戶。舊律不許陸居，今已解放。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邱墟。
○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
○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言造物偶漏此老人，未收回其生命，至其同儕則大都已逝也。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支，以陳家紫爲第一。
○此句至末，述老人語。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
○願同荔支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
○月固不勝燭。
○霜飄散氣侵，廓然似朝旭。

○杜甫詩：『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商山翁卽四皓見前。○後漢書張奐傳：『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謂自斂其光芒也。○莊子外物有月固不勝火之句，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霜飄秋風也，陰陽相侵也，又妖氛也。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華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烟雨裏，特與荔枝爲先驅。
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無，遺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麤。○先生洗蓋酌桂醑，○冰盤薦此頰虬珠，○似聞江鯷研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蓴鱸，○人生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荔支類須六七月後始熟，此云四月十一日所食者，蓋廣西火山種，火山直對梧州城，上有荔支，四

月卽熟，核大味酸，其地熱，故曰火山。③楊梅，盧橘，皆先荔支而熟。④中單，襯衣也。白居易荔

支圖序：『殼如紅繪，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卽此句所自出。

⑤楊貴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

數千里置騎傳送，其味不變。二句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及漢李延年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歌之意。

⑥自福州至海南，凡栽木松檜之

外，雜植荔支，取其枝葉蔭蔽云。

⑦楂，一名山楂，野生灌木之一，實如木瓜略小，色黃味酸。謂楂與梨

俱霜雪之困，故麤劣，而荔支則否也。

⑧美酒曰醑。

⑨頰虬，亦龍也。亦龍之珠，喻其色，及狀其形態。

⑩軾以荔支厚味高格，果中無比，惟江鯷柱河豚魚近之。

⑪晉張翰爲齊王冏東曹掾，見秋風起，

因思吳中菰蓴等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

偉哉造物真豪縱，攫土搏沙爲此弄！劈開翠峽走雲雷，截破奔流作潭洞。①

因隨化人履巨跡，②得與仙兄躡飛鞍。③曳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

看驚鳥救霜葉，^㊂知有老蛟蟠石甕。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念兄獨立與世疏，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辭角上兩蠻觸，^㊃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絕無人送。筠籃擷翠爪甲香，素縗分碧銀鉢凍。歸路霏霏湯谷暗，^㊄野堂活活神泉湧。^㊅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鳳。

○正輔姓程氏，軾母舅程濬之子，時任提點刑獄官於粵。白水山，在廣東故增城縣，爲羅浮山東麓，在惠州東北，有瀑布懸注百餘丈，西有佛跡巖，其東湯泉出焉。

○二句指瀑布自上而下，約百數十丈，截爲三潭。

○化人借言佛。白水山旁有巨人跡，卽所謂佛跡巖。

○仙兄猶仙卿仙伯之類。躡飛鞚，追隨蹤跡之也。

○韓愈詩：『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

○莊子載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蠻氏，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觸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喻所爭之小。軾與舅家宿有隙，後釋之，句隱寓釋憾意。

○湯谷卽陽谷，相傳爲日出之處，因卽以湯谷爲日之別稱。此處當謂日光黯淡。

○此卽指山中

之湯泉。

送惠州押監

一聲鳴雁破江雲，萬葉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足羈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宋御前忠佐軍頭有都監押監之名京官幕職者爲押監此押監爲子由門下客姓名不傳。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
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章質夫名濬浦城人仕至資政殿學士時知廣州。○晉王戎嘗使白衣人送酒與陶淵明見前註。

○青州從事謂酒亦見前。

○烏有先生見司馬相如子虛賦。

○左手持蟹用晉畢早事。

○嗅

落英用淵明事。○北海謂三國孔融爲北海相以座客常滿著。

遷居○并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於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時方卜築於白鶴峯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自此詩起，至後白鶴峯新居欲成……止，均作於紹聖三年，時仍在惠州貶所。

○白鶴峯在歸善

縣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惠之勝處也。

前年家水東，回首多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峯，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青山滿牆頭，鬟髻幾雲髻。○雖慚抱朴子，金鼎陋蟬蛻。四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嘉祐寺在歸善，惠人以歸善爲水東。

○合江樓在惠州東江口，惠人以惠州爲水西。

○鬟髻，同

阿墮髻樣之『古樂府』『頭上阿墮髻』劉禹錫賦送酒奴『鬟鬢雲鬟宮樣妝』(四晉葛洪自號)

抱朴子著書言神仙丹藥之事，中有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尸解仙之語。黃帝服所鍊金丹而成仙。 (五唐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故稱柳柳州。韓愈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雜穀疏兮進侯堂。』四句言雖不能望抱朴子所言之昇仙，但亦不冀如柳柳州死後之受人祭饗。(六二句分說時間與空間。 (七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言已超越世界萬有之上，下觀生物之以息相吹，只覺人亦如蚊蚋之生息於世耳。

擷菜并引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一)不知何苦食雞豚。

○晉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筭處。

縱筆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牀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章惇見此句以爲安適，怒再貶儋耳，儋耳漢郡，今廣東儋縣，即在其地。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尙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中原北望無歸日，隣火村春自往還。

○翟秀才名逢亨，惠州人，隱居於白鶴峯側，在軾新宅之西，逢亨天性至孝，博治羣書。[○]行去聲；林姓，行婆，老嫗居家事佛者之通稱。[○]連娟曲細也，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本以狀眉，此處以狀缺月。

○韓愈詩：『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篋。』柳宗元詩：『海上尖峯若劍鋒，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

詩也。

甕間畢卓防偷酒，
壁後匡衡不點燈。
待鑿平江百尺井，
要分清暑一壺冰。
③佐卿恐是歸來鶴，
四次律寧非過去僧。
⑤他日莫尋王粲宅，
夢中來往本何曾。

○畢卓會盜鄰家酒句指翟。

○漢匡衡好讀書，家貧無油燭，乃鑿隣壁，映光讀書。句指林行婆。

新居成，擬鑿金井，預許共汲。後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

○天寶中，玄宗獵於沙苑，有孤鶴，

帝射之，鶴中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道觀，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常三四至。一日自外至，謂弟子曰：「吾行山中，爲飛矢所中。」以箭挂於壁，且曰：「後箭主到此付之。」後玄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箭曰：「此吾沙苑所射鶴箭。」乃知是佐卿焉。

○房琯與邢和璞遊廢佛堂，和璞以杖叩地掘之，得一瓦瓶，瓶中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和璞笑曰：「省此乎？」琯彷彿記前世嘗爲僧，名智永，見高道傳，次律琯字也。

○王粲依劉表於荊州，嘗作登樓賦以述思歸之意，其宅在襄陽縣西十里萬山坡下。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淒涼。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几坐燒香。

門外橘花猶的爍，牆頭荔子已爛斑。樹暗草深人靜處，卷簾欹枕臥看山。
○二詩蓋爲居惠之最後作品，權臣聞軾在惠甚安，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居處稍安，後命又至矣。自此詩起，至後獨覺止，均作於紹聖四年四月貶瓊，被命卽行，七月至貶所。

行瓊僧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
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詠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羣仙，鈎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囑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

色笑電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⑨

○四州瓊崖儋萬也。四州皆在海南島上，位島四隅，故曰環一島。○自瓊州東路至此爲萬，再北至崖，此非軾所經，自其西路至北爲儋，又極者爲崖。軾但至儋而止，故云如度月半弓，以像其形。○騶衍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談天翁，卽指騶衍，亦以自喻。○莊子秋水：『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二句寫山之形勢，及山谷中之風雨聲。○列子：『鈞天廣樂，帝之所居。』○青童，仙童也。○妙聲，指谷中風雨聲及羣仙語聲。蓬萊宮，蓬萊仙山之宮闕。

和陶還舊居

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矮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亦何有偶於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

共丁推。^④夢與隣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⑤

○[△]瘞人，殘廢之人也。漢書韓王信傳：『僕之思歸，乃瘞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鵝城，卽惠州，相

傳初立州時，有木鵝浮至江上，故號鵝城。

○[△]魚在失水時，以口沫相煦，詩人因用描寫失意人之相慰藉。^④大兒當門戶，謂留長子邁在惠料理白鶴新居。唐律令有丁推當爲丁稚，以高宗諱避之，損其點畫耳，謂少壯可任公役者也。^⑤史記汲黯傳：『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和陶擬古○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詩九首錄其二。○[△]言來自無何有之鄉。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

孔顏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遺我古貝布，②『海風今歲寒。』

①黎山，黎母山也，在瓊州南界，黎人居山四旁，內爲生黎，外爲熟黎。

②古貝布，卽木棉布也。

東樓①

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②獨棲高閣多詞客，爲著新書未絕鱗。小醉易醒風力軟，安眠無夢語聲新。長歌自調真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③

①東樓，一名蘇公樓，在雷州城南，軾弟轍謫雷郡人造以居之。此爲贈轍詩。

②董生，董仲舒也，仲舒

下帷講讀，三年不窺園，又著春秋繁露等書，時二人方著書釋春秋，故以爲比。

③自謂猶自欺也。柳

宗元詩：『高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柳詩意在非所樂地以長歌自解，此謂人間無地爲己所樂，又

何必以長歌自謂，故謂柳可笑。

和陶雜詩 ⊖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
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①
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
從我來南海，幽絕無四鄰。
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
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

①詩凡十一首，錄其二。
②風動竅，喻人受激刺而興奮。言空中本有塵，但無日光照之，則不可見。平時此身本存在，但不受激刺時，感情不真切，既受激刺，誰能信我能忘此身。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
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③
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
④兔死縛淮陰，⑤狗功指平陽。
哀哉亦何羞，世路皆羊腸。⑥

①漢張良字子房，封留侯。後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
②漢蕭何爲相國，下廷尉，數日赦出，何徒跣入謝。未央，漢宮在長安縣，蕭何治之，以備漢之入都。
③漢韓信初封楚王，旣被縛，乃歎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遂械信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④高祖旣平天下，論功，以蕭何發綱指示，功人也，餘爲功狗。曹參封平陽侯。
⑤羊腸，坡名，在晉陽西北，石礎繁委若羊腸，喻世道之險。

獨覺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
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翛然獨
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酣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粵中山川濕鬱之氣，能使人生麻瘋癱瘓等病。

觀碁○并引

予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閨戶晝寢，獨聞碁聲於古松
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儻守張中
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自此詩起至後縱筆三首止，均作於紹聖五年及元符二年，時仍在昌化軍貶所。——紹聖五年六

月，改元符元年。②白鶴觀，在廬山凌霄峯西南，爲山中第一勝處。

五老峯前，①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暮者，戶外履二。②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鮑鯉。③小兒近道，剝啄信指，④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

①五老峯，在廬山，山石兀峙，如五老人駢肩而立。②禮「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有屨二雙，卽示室內有人。③謂不用餌而以空鉤釣魚，不過盡釣之興，非冀得魚也。④剝啄，本狀

叩門聲，此作下碁聲。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①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②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①子雲威徽先覺四人皆姓黎。②牛矢，牛糞也。

總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葉①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谿邊自有舞雩風。

○劉克莊詩：『幼吹葱葉還堪聽，老畫葫蘆却未工。』

○古求雨之祭，爲壇，率女巫而舞，故曰舞雩。

後因以名其地，會點言志，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語，見論語。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

○軾於是日復見秀才符林，言換扇之事，符乃僨人之安貧樂道者。○晉謝鲲隣家高氏女，有美色，

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後因謂爲女人所拒曰投梭。○軾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間，有老婦

年七十，謂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軾然之，里人呼此嫗爲春夢婆。
△△△

縱筆三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白居易詩：『酒伴衰顏只暫紅。』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烏角巾，古謂隱士之冠。許渾詩：『歸臥養天眞，鹿裘烏角巾。』[○]妙音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爲衆生說是經典，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見法華經。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竈，隻雞斗酒定膾吾。

○

[○]海南不產米。[○]膾，音煩（ㄊㄜㄢ），宗廟之祭肉也，此處作動詞用。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棲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
[○]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芻作上元。[○]

○陰歷正月七日爲人日。黃河以挾河太重故，其下游屢有變遷。元祐初，河流雖北，而河北諸郡皆被災，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軾兄弟及范百祿等以東流高仰，北流順下，不以爲然，屢上章爭論，卒無效。至元符二年，河決內黃，東流遂斷絕。自此詩起，至後次韻鄭介夫止，均作於元符三年，是年五月，自昌化移廉州安置，六月渡海，七月抵廉，八月遷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九月下端江，十月留居廣州，十一月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遂不往永。十二月抵韶州。○作詩孫軾孫符也，符曾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及知各州。○鬼門關名，在今廣西北流縣西，兩山相對，中闊三十步，其南尤多瘴癘。○漢憲帝時，賈讓奏治河三策，上策放河使北入海，中策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下，策繕完故堤，增卑培薄，爲古來治河名論。此處軾以讓自比。○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孫權積怒，放之交州，死焉。

○河源，縣名，屬惠州，南齊置，以縣東北有三河之源，故名。○白居易詩：「一甕香醪新插籤。」籤，酒籠，漉取酒也。上元，正月十五也。

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
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
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

○檳榔，南方特產，味苦澀，能下氣消穀。粵人多於飯後食之。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竿，軾謂蓋竹孫也。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

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

○老可，卽文與可。○蘇過，字叔黨，軾季子，頗以詩畫稱於時，人呼爲小東坡。○景德傳燈錄載有

僧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奪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怎麼長。』菩提，梵語正覺之義。」

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雁，要以空中得盡年。

○

○散木，不能成材之木。○莊子舍於故人家，故人殺雁而饗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空中，言枯木中空也。詩謂此木不必問雁如何，要以枯而自保其

天年矣。

倦看澀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束瘴根。惟有長身六君子，猗猗猶得似淇園。

○

○澀勒[△]，嶺南竹名，竹枝上有刺，南人呼爲刺勒。

○淇園[△]，漢時種竹處，見漢書溝洫志。

安期生[○]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交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
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挹扛鼎雄。[○]事旣兩大繆，飄然篫遺風。[○]乃知經世
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忍饑噉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
風客，[○]望祖猶蟻鑿。[○]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此詩有小序云：「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

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詩卽衍此序大意。

②項羽重瞳，故稱重瞳子。③

隆準，高鼻也。漢高祖隆準，故稱隆準公。

④魯仲連，戰國義士，隱於東海，故以比安期。抵掌，鼓掌也。吐

長虹，狀其談話之氣概。

⑤高祖嘗踞牀洗足以倨見士。

⑥挹，與揖通。項羽力能扛鼎。

⑦鑄，與躡

通。遺風，古仙人隱士之風。

⑧古有隱山澤間者，食松柏得長生。

⑨言山澤之隱者，縱使不死亦不足稱。

⑩漢武帝嘗作秋風辭，死葬茂陵。

⑪祖，指高祖。言武帝晚年求仙，如安期等高祖且不肯見，

何況武帝；一說祖爲祀之謠，言武帝望祀神山，有如蟻蓬之頻頻趨附，然卒不能達，下二句卽申此意

云，⑫神山所產棗，其大如瓜，食之不死。

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①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處脚，②松風忽作瀉時聲。③枯腸未易禁三椀，坐聽荒城長短更。

①活水，江水泉水之流動者。活火，炭之焰也。

②脚，似指茶葉。言煎時葉翻起作乳白色也。此句寫烹

時之形。③此句寫烹時之聲。④言其過數之寡者爲短，多者爲長也。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
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

○舊崖州西九十里，有澄邁縣。^{△△△}通潮閣，澄邁驛閣，一名通明閣，在澄邁縣西。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
杳杳天低鶴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詩用宋玉招魂，帝巫陽當爲善筮者。

雨夜宿淨行院

芒屨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淼茫。
林下對牀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淨行院，距舊雷州府城四十五里，自雷赴廉陸路之所經也。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
○墮此白玉盤。
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
莫作三人看。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盞若白露溥，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

○藤州卽今廣西藤縣，地以潯江爲界，亦名藤江。
邵道士名彥肅，從軾至蒼梧，始別去。
○雲笈七籤
『真人之心，如珠在淵。』
○李白詩：『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藤江自交趾流經蒼梧縣，至番禺入海，中有蒼梧灘。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茅都嶠與仙隣。
○少而寡欲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

許邁有妻還學道。
○陶潛無酒亦從人。
○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刦清遊結此因。
○

○都崎山名，在今廣西容縣南山凡八峯，有南北二洞，中峯絕頂有中宮院。○都嶠山洞仙人劉根治之。

○晉許邁，字遠游，父母尙存，往來茅嶺之洞室，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

天下之名山焉。此謂邵道士。○陶潛從人飲，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返，此以陶自况。

○佛書言天地一成一壞，謂之一劫，萬劫者，猶言無限之時間耳。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

西。^(四)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流竟日

○瓜步地名，在江蘇六合縣東南，前臨長江，軾知揚州時曾宿此。謝民師，名舉廉，新喻人，政和間以進士知南康，受知於軾，時方在廣州任推官。○吳塞，謂吳興之西塞山。蒹葭，蘆荻別名，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爲懷人之詩。西塞山前多蘆荻，然轉眼衰盡，只餘碧水。○隋時，自板渚引河達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柳，此御道當即金堤。○詩有華年逝水榮枯不常之感。

次韻鄭介夫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蠶未易眠。
海上偶來期汗漫，^①葦間猶得見延緣。
^②良醫自要經三折，^④老將何妨敗兩甄。^⑤收取桑榆種梨棗，^⑦祝君眉壽似增川。

○鄭介夫名俠福清人以不附新法屢遭貶謫。

○汗漫浪遊也。軾自謂偶來海上本期作浪遊。

○孔子在杏壇鼓琴有漁父下船來聽孔子欲從學道漁父答以數語刺船而去延緣葦間見莊子漁父。

此以比鄭雖被謫猶得見其風節也。——時鄭貶英州。

○左傳『三折肱知爲良醫』言已折肱三次經驗始富。

○甄音堅^{（四一弓）}陣名晉周訪擊賊杜曾使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

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親鳴鼓士卒奔赴曾遂大潰二句言鄭屢遭挫折。

○日落時光留桑榆之上故借作西方之稱又廣作晚年解。

○東齊謂老曰眉言秀眉也蓋老者必有毫毛秀出詩『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鬚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

○一謂本題作大庾嶺村居題壁。自此詩起，至末，均作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是年正月，度嶺至虔州，四月抵當塗，五月自金陵過儀真，六月歸毗陵，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卒。○軾還至庚嶺，少憲村居，一老翁出問從者，知爲軾，乃前揖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軾笑謝。因書此詩於壁。

過嶺二首

暫著南冠○不到頭，卻隨北雁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邱。
○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
○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爲玉局遊。

○謂南方之衣冠也。柳宗元詩：『一生判卻歸休，爲著南冠到頭。』○此用戰國策馮讜爲孟嘗君謀三窟事。○漢書楊惲傳：『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言其同類也。○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無往候者，獨徐晦至藍田慰餞。○唐韓愈以諫迎佛骨謫潮州，潮人爲立廟，軾爲作廟碑。○小劍故城，在利州益昌縣西南五十餘里，去大劍成四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道。此以代表其鄉里也。○玉局，地名。後漢桓帝時，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說經，地湧局脚玉牀，旣去，牀陷地成穴，其徑莫測。今四川成都縣城北有玉局觀，軾卽提舉是觀。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灌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毵毵。○

○軾於紹聖被貶，自定而惠而儋而廉，前後計七年。○曹溪見前。○此言機心已盡，無復相猜，非寫景也。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軒裳大爐轄，[○]陶冶一世人。縱橫落模範，誰復甘饑貧。
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黠，嗔兒與兵姻。[○]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真。
[○]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闔。深居不汝覲，豈問親與鄰。連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新年得異書，西郭有逸民。[○]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
清詩五百言，句句皆絕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
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願言敦宿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

[○]孫志舉名勵，虔州人。其父立節，字介夫，與軾友善。兄志康，與蘇過友善。[○]軒車也。轄，音鉤，所以扇風也。如今之轆轤，亦稱活塞。此軒裳當作形容辭用，謂此爐轄大如車服耳。[○]晉鄧愔，字方回，子超，字嘉賓，超實黨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及超死，愔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乃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四 晉王述字懷祖，子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意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五 詩意謂人

皆樂富貴，如郗超、王坦之等，皆爲趨富貴耳。雖其父皆惡桓氏，無如之何。因自言其不善於此，至遭流落。

六 晉周顥、周謨、周嵩兄弟三人，顥名最著，伯仁、顥字也。此當指志康，以其貢舉第六，廷試復第六也。

七 岭峒山，在虔州城南，一名空山。八 時楊行先以登真隱訣借軾，登真隱訣，陶宏景著。

九 丹砂、鍊銀之物，言其詩火候雖未到，要非凡質。

十 軾三子，邁、迨、過，轍亦三子，名遲、適、遠。

十一 晉有竹林七賢，此謂六子與志舉。

十二 用論語孔子在陳絕糧事，喻六子常從於遷謫困窮中也。

次韻江晦叔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江晦叔，名公著，時知虔州。詩有二，錄其一。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橫空初不跨鵬鷁，但覺胡牀步步高。①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

②歸來又見顚茶陸，④多病仍逢止酒陶。⑤笑說南荒底處所，祇今榕葉下庭臯。

④

①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少時持論有識，司馬光爲相，荐爲祕書正字，擢右正言，進諫議大夫，時人目曰：殿上虎，紹聖中，被貶元符末，軾歸自嶺南，相遇於道，始交歡。

②器之言嘗夢飛，自覺身與坐牀皆起空中。③軾渡海北還，以三更發瓊。

④唐陸羽字鴻漸，竟陵人，隱居苕溪，著有茶經三卷，軾嘗語江

「陸羽茶顛，君亦然。」⑤陶淵明有止酒詩，器之少時飲量無敵，時不復飲。⑥榕樹多產粵，至度而止，拱把者不出十年，可數人合抱，其根上下糾纏，久而固結，遇他樹，則附爲寄生。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語帶烟霞從古少，
無。○喬林乍喜聞蒼蘋，^(四)古井惟慙斷轆轤。^(五)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
奴。^(六)

○錢塘僧思聰，總角善琴，能詩，詩甚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而工妙，辟穀，常啖蜜。此以二僧比道通也。○李白曾言他人之文，如山無煙霞，春無草木。○言其詩無酸餡氣，蓋宋時恆以蔬筍爲饅首之餡，而當時學詩之僧，格律鄙俗，人謂有蔬筍之酸餡氣。^(四)舊音詹，^(一)蘋，^(二)花名，頗香。^(五)井中汲水器曰轆轤，^(三)斷轆轤，猶今人言汲深梗短意。^(六)自言對於詩學猶有未逮也。^(七)韓公，韓愈也。
島，^(八)賈島，^(九)可明，唐詩僧。島可皆爲愈所稱賞。

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

早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郭功甫，名祥正，當塗人。軒在惠時，郭題其雪雀畫詩云：『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

雪林枝上雀，羽翰雖好不能飛。」及軾北返，又寄詩云：「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卻尋雲跡貼天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李白自署海上騎鯨客。○軾致仕後，提舉成都玉局觀。○自言如鶴飛還，見前白鶴峯新居欲成……註。

答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

○維琳，武康沈氏子，好學能詩，軾倅杭，請住徑山。此詩蓋軾之絕筆。○軾生於景祐三年丙子，至是年辛巳卒於常，以日數計之，僅得二萬三千四百餘日，云三萬者，舉成數也。○晉鳩摩羅什，天竺人。

七歲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二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
◎老子有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之語。
◎鳩摩羅什未終，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此詩蓋琳老於試疾時來說偈而作以和者，故用羅什將絕時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482B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權所有印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印行國難後第一版

(三七〇七)

學生國學叢書 蘇軾詩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嚴旣

編輯主幹

朱王經雲

發行人

王上海雲河南

發行兼印制者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農五澄



~~F054738~~